

大唐西域記序

尚書左僕射燕國于志寧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見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象化之跡東歸帝闕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為景胄法師籍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莖茂導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

誕生含和降德結根深而葉茂道尋源浚而靈
長奇開之歲霞軒日舉聚沙之年蘭薫桂馥
泊乎成立藝殫憤素九皐載響五府交辟
以夫早悟眞假夙昭慈慧鏡眞筌而延佇顧生
涯而太息而未紱紫纓誠有累之徽纆寶車
丹枕寔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
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
身世挺鵷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
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勤請
奄分陪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
騰芬蘭室抗策平道苞九部而吞夢藪挹
玄津俯四諦而小魯自茲遍遊談肆載移涼燠
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
子雲般若恍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
而雲趍玉柄纔撝披霧布而波屬若會劉輪
之旨猶知琴瑟之徽以瀉瓶之多聞添麈爲獨
達迺於轥轢之先摧鍱腹之誇并絡之卿遠表
浮杯之異遠迹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
今見陳門雙驥汝潁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
幻迄長遊刃玄籍多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
本據華指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糺永言
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駮未能筌究欲窮
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
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玄灞而
延望指葱山而矯迹川陸綿長備嘗艱險陋
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踐之處畢究方
言鐫求幽賾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
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
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

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迺睠通識前膝黄屋之間手詔綢繆中使継路俯矯睿思乃制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玄妙之津盡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鷄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絶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倫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二十二巻編錄典奥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大唐西域記序

竊以穹儀方載之廣蘊識懷靈之異談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詎足辯其原是知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之疊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絶於曩代壤隔於中土山経莫之紀王會所不書博望鑿空徒寘懷於邛竹昆明道閉謬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鬱玄妙於千載夢章佩日秘神光於万里暨于蔡愔訪道摩騰入洛経藏石室未盡龍宮之奥像畫涼臺寧極鷲峯之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閹豎乘權潰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裂憲章泯於函雒烽燧警於關塞四郊因而多壘況茲邦之絶遠哉然而釣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経未摭真如之旨有隨一統寔務恢疆尚且眺西海而咨嗟望東離而杼軸揚旌玉門之

闡至賾存記注寧盡物土之宜徒採神經
極真如之旨有隨一統寔務恢疆尚且臘
西海而咨嗟望東離而拓軸揚旌玉門之
表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无足紀
曷能指雪山而長騖望龍池而一息者
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　我大唐之
有天下也闢寰宇而創帝圖掃欃槍而
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臨人荷再生肉
骨豺狼之吻家蒙錫壽還魂鬼蜮之墟
揔異類於藁街掩遐荒於輿地苑十
洲而池環海小五帝而鄙上皇法師幼
漸法門慨祇園之莫履長懷真跡仰
鹿野而翹心褰裳淨境寔惟素蓄會淳
風之西偃屬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
錫遵路資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
夷假冥助而踐畏塗幾必危而已濟暄
寒驟徙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
於空有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
際廓群疑於性海啟妙覺於迷津於是
隱括眾經无片言而不盡傍稽聖跡无
一物而不窺周流多載方始旋返十九年
正月屆于長安所獲經論六百五十七部有
詔譯焉親踐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
八國或事見於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
和飲澤頓顙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賮
歡闕庭而相抃襲冠帶而成群爾其物產
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稽之國典近
則詳之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勞握
槧已詳緗素名為大唐西域記一袠十二卷

則詳之於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勞握
槧已詳緗素名為大唐西域記一袠十二卷
竊惟書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瑣詞小道
冀有補於遺闕秘書著作佐朗敬播序
之云尒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卅四國

阿耆尼國　屈居勿反支國　跋祿迦國　笯奴故反赤
建國　赭時國　怖敷薮反捍國　窣蘇沒反堵利瑟
那國　颯秣建國　弭秣賀國　劫布呾那國
屈霜去聲你迦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彌伽國　羯霜那國　呾蜜國　赤
鄂衍那國　忽露摩國　愉巴俱反漫國
鞠和衍那國　鑊沙國　珂咄羅國　拘謎莫閉反
陁國　縛伽浪國　紇露悉泯健國
忽懍國　縛喝國　銳秣陁國　胡寔健
國　呾剌健國　揭職國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歷選皇猷遐觀帝録庖犧出震之初軒
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畫畺分
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洽四表虞
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已降空傳書
若時逢有道運屬无為者歟我大唐御
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
照臨玄化滂流祥風遐扇同乾坤之覆載
斉風雨之鼓潤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
叙創業垂統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
先代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无以贊大
猷非照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
風土雖未考方辯俗信已越五踰三合

歎非照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遊至舉其
風土雖未考方辯信已越五踰三合
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
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
承正朔俱霑聲教贊武功之績諷感（成）口
實美文德之盛鬱爲稱首詳觀載籍所
未嘗聞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敘何
記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世界
（舊曰娑婆世界又曰娑訶世界皆訛也）三千大千國土爲一佛之化攝
也今一日月所照臨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
界之中諸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道聖
導凡蘇迷盧山（舊曰須彌又曰須彌樓皆訛略也）四寶合成在大
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迴諸天之所遊
舍七山七海環峙環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
七金山外乃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
四洲焉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逮訛之也）南贍部洲
（舊曰閻浮提洲又曰剡浮洲訛之也）西瞿陀尼洲（舊曰瞿耶尼又曰劬伽尼訛之也）北拘盧
洲（舊曰鬱單越又曰鳩樓訛之也）金輪王乃化被四天下銀輪
王則政隔北拘盧銅輪王除北拘盧及西瞿
陀尼鐵輪王則唯贍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
位隨福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
銀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一之差因其先瑞
即以爲號則贍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
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皆訛也）在香山之南大雪山之北
周八百里矣金銀琉璃頗胝飾其岸焉金沙
彌漫清波皎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爲龍王
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贍部洲是以池東面
銀牛口流出殑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
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

銀牛口流出殑（巨矜反）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帀
入東南海池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頭河訛
之也）繞池一帀入西南海池西面瑠璃馬口流出
縛芻河（舊曰博叉河訛之也）繞池一帀入西北海池北面頗
胝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陁河訛之也）繞池一帀入東
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
為中國之河源云尒時無輪王應運贍部洲地
有四主焉南象主則暑濕宜象西寶主乃臨
海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多人
故象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術服則橫
巾右袒首則中髮四垂族類邑居室宇重
閣寶主之鄉無禮義重財賄短製左衽斷
髮長髭有城郭之居務殖貨之利馬主
之俗天資獷暴情忍殺戮毳帳穹廬
鳥居逐牧人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
冠帶右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
類三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戶
旦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為尊方俗殊
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上下之禮憲章文
軌之儀人主之地無以加也清心釋累之訓出
離生死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
經誥聞諸土俗博關古詳考見聞然則
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方語謬音訛
則義失語謬則理乖故曰必也正名乎貴
無乖謬矣夫人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
則繫風土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
產之異風俗性類之差則人主之地國史詳
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
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

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誥備載可略言矣
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詳或書地多暑濕或
載俗好仁慈頗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
藏之致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故知候律以
歸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款玉門貢方奇
而拜絳闕者蓋難得而言焉由是之故訪
道遠遊請益之隙存記風土黑嶺已來莫
非胡俗雖戎人同貫而族類群分畫界封
疆大率土著建城郭務田畜性重財賄俗
輕仁義嫁娶无禮尊卑无次婦言是用男
位居下死則焚骸喪期无數務面截耳斷
髮裂裳屠殺群畜祀祭幽魂吉乃素服
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異政殊制
隨地別敘印度風俗語在後記出高昌故
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國（舊曰焉耆國也）阿耆尼國
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六
六七里四面據山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
水為田土宜糜黍宿麦香棗蒲陶梨柰
諸果氣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則取印度
微有增損服飾氈褐斷髮无巾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略好自稱伐國无
綱紀法不整肅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
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
度諸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
清勤勵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從此西南
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度平川行
七百餘里至屈（居忽反）支國（舊曰龜茲）屈支國東西千
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土
宜糜麦有粳稻出蒲陶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

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宜穈麥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產黃
金銅鐵鉛錫氣序和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
度粗有改變管絃伎樂特善諸國服飾錦褐
斷髮巾帽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
智謀寡昧迫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
欲其匾遞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
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
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
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東境城北天祠
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
㦃戾難馭龍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
多出善馬聞之耆舊曰近代有王號曰金花
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既欲終沒鞭觸其
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取汲池水
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驍勇走及奔馬如
是漸染人皆龍種恃力作威不恭王命乃引
搆突厥殺此城人少長俱戮略無噍類城
今荒蕪人煙斷絕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
一河水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
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肅誠為勤勵
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
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跡長尺有
八寸廣餘六寸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
西門外路左右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
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
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
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渴日忘疲
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

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珎寶飾之錦
綺載諸輦轝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
會所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
訪及高僧然後宣布會場西北度河至阿
奢理貳伽藍（唐言奇特）庭宇顯敞佛像工飾
僧徒肅穆精勤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
學高才遠方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
士庶豪右四事供養久而彌敬聞之耆舊
曰昔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聖迹
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竊自割勢
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
曰迴駕之日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
護王之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命監國婬亂
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逃責
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斷勢也曰斯
何異物欲何發明對曰王者遊方命知留
事懼有讒禍割勢自明今果有徵願垂
照覽王深驚異情愛彌隆出入後庭無
所禁礙王弟於後行遇一夫擁五百牛欲事
刑腐見而惟念引類增懷我今形虧豈非
宿業即以財寶贖此群牛以慈善力男形漸
具以形具故遂不入宮王怪而問之乃陳其始
末王以為奇特也遂建伽藍式旌美迹傳芳
後葉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
迦國（舊曰姑墨又曰亟墨）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
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
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細氈細褐鄰國所重伽藍數十所僧徒

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細氈細褐隣國所重伽藍數十餘所僧徒
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國西北行
三百餘里度石磧至淩山此則葱嶺北原
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合凍雖時消
泮尋復結氷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
難陵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
聲叫喚微有違犯災禍目視暴風奮發
沙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餘
里至大清池（或名熱海又謂鹹海）周千餘里東西長南
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帶青黑味兼
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㶆龍魚雜處靈怪
間起所以往來行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
敢漁捕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
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麥蒲陶
林樹稀疏氣序風寒人衣氈褐素葉已西
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不相稟命然皆役屬
突厥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地名窣利
人亦謂焉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
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記
豎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服氈褐衣
皮㲲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總翦剃繒
綵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恇怯風俗澆訛多行
詭詐大抵貪求父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
無差雖富巨萬服食麤弊力田逐利者雜半
矣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者地
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陸水土沃潤
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
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

林樹扶疏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
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群鹿
多飾鈴鐶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
下命群屬敢加殺害有誅无赦故此群鹿得
終其壽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邏私城城周八九
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
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
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
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
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泉城城周六七
十里土城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呾邏私西南
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
腴樹林蓊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笯〔奴割反〕
赤建國笯赤建國周千餘里地沃壤備
稼穡草木欝茂花菓繁盛多蒲陶亦所
貴也城邑百數各別君長進止往來不相稟
命雖則畫野區分揔稱笯赤建國從此西行
二百餘里至赭時國〔唐言石國〕赭時國周千餘里西
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土宜氣序同笯
赤建國城邑數十各別君長既无揔主役屬
突厥從此東南千餘里至怖〔數羨反〕捍國怖捍
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土地膏腴稼穡滋
盛多花菓宜羊馬氣序風寒人性剛勇語異
諸國形貌醜弊自數十年无大君長酋豪
力競不相賓伏依川據險畫野分都從此西
行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窣都利瑟那
國周千四五百里東臨葉河葉河出葱山領北原
西北而流浩汗渾濁汩淴漂急土宜風俗

西北而流浩汙渾濁汩淴漂急土宜風俗
同都時国自有附庸厥從西入大沙磧絶无
氷草途路彌漫疆境難測望大尋遺骨以
知所指以記經途行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国
唐言康国颯秣建国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
狭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極險固多居
人異方寶貨多聚此國土地沃壤稼穡備植
林樹蓊鬱花菓滋茂多出善馬機巧之伎
特工諸國氣序和暢風俗猛烈凡諸胡國此
為其中進止威儀近遠取則其王豪勇隣
國承命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
性勇烈視死如歸戰无前敵從此東南至弭
秣賀國唐言米国弭秣賀國周四五百里據川中東
西狭南北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北至
劫布呾那國唐言曹国劫布呾那国周千四五百
里東西長南北狭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
此國西行三百餘里至屈屈勿反霜去聲你迦國唐言
何国屈霜你迦国周千四五百里東西狭南北
長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国從此国西行二百
餘里至喝捍国唐言東安国也喝捍國周千餘里土
宜風俗同颯秣建国從此国西行四百餘里
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国也捕喝国周千六七百里東
西長南北狭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國從此國
西行四百餘里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也伐地国周四百
餘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国從此西南行五
百餘里至貨利習弥伽国貨利習弥伽國
順縛芻河兩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
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国語言少異從颯秣建

順縛芻河北岸東西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
里土宜風俗同伐地国語言少異從颯秣建
國西南行三百餘里至羯霜(去聲)那國(唐言史国)羯
霜那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同颯秣建
國從此西南山行二百餘里入山山路崎嶇谿
徑危險既絶人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
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
雖有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
鐵既設門扉又以鐵錮多有鐵鈴懸諸戶
扉因其險固遂以爲名出鐵門至覩貨邏
國(舊曰吐火羅国訛也)故地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
東阨葱嶺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據鐵
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絶
嗣酋豪力競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爲二
十七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
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此境
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溫疾而諸僧
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
斯乃據其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
恇怯容貌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語言去就
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
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多
衣氎少服褐貨用金銀等摸樣異諸国順
縛芻河北下流至呾蜜國呾蜜國東西六百餘里
南北四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
南北狹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即舊所謂
浮圖也又曰鍮波又曰塔婆又曰私鍮簸又曰藪斗波皆訛也)及佛尊像多神異有靈
鑒東至赤鄂衍那國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
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

鑒東至赤鄂衍那國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
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
五百僧徒尠少東至忽露摩國忽露摩國東
西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国大都城周十餘里
其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百餘人
東至愉翔俱反漫國愉慢國東西四百餘
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
王奚素突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
西南臨縛芻河至鞠和衍那国鞠和
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僧徒百
餘人東至餘沙國
鑊沙國
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
六七里東至河咄羅國河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
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
拘謎莫閉反陀國拘謎陀國東西二千餘里南
北二百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西南隣縛芻河南接尸棄尼國南
度縛芻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創那
國淫薄健國屈浪拏国呬火利反摩呾羅
國鉢利曷国訖栗瑟摩國曷邏胡國阿
利尼國瞢健國自活國東南至闍恙多
國安呾羅縛國事在典紀活国西南至
縛伽浪國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二
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悉
泯健国紇露悉泯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西北忽懔國忽懔国周八百餘里國
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
西至縛喝国縛喝国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

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
西至縛喝国縛喝国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
百餘里北臨縛芻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
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
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
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
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僧伽
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
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珎堂宇乃
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
素有毗沙門天像靈鑒可恃冥加守衛近
突厥葉護可汗子肆葉護可汗傾其部
洛率其戎旅奄襲伽藍欲圖珎寶去此不遠
乇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戲有何
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胷背可汗驚
悟便苦心痛遂告群屬所夢咎徵馳請
衆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殞沒伽藍
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灌量可斗餘雜色
炫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
八九分色黃白質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
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
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
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伽藍北有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
舍利時燭靈光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
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
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
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
基趾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

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
基趾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
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
匪懈凡聖難測大城西北行五餘里至提
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
窣堵波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
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
之次遂獻麨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最初得
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
遂授其髮爪焉二長者將還本國請禮敬
之儀式如來初以僧伽胝（舊曰僧伽利訛也）方疊布
下次欝多羅僧次僧却崎（舊曰僧祇支訛也）又覆鉢
竪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
還其城擬儀聖旨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
中最初窣堵波也城西行七十餘里有窣堵波
高餘二丈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
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銳秣陀國東西五
六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
胡寔健國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善馬西
北至呾剌健國呾剌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
北五六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剌斯
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職國揭職國
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
里土地磽陵阜連屬小花菓多菽麥氣
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
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
雪彌谷蹊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群盜橫

雪㳽溪徑難涉山神鬼魅暴縱妖祟群盜横
行殺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覩貨邏國境至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
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国大都城據
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麥少花菓
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
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覩貨
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鄰
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
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
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
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
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伽藍此国先王之
所建也伽藍東有鍮石釋迦佛立像高百
餘尺分身別鑄揔合成立城東二三里伽藍中
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餘尺其王每此設無遮
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国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
群官僚佐就僧酬贖若此者以為所務矣
臥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
至小川澤泉池澄鏡林樹青葱有僧伽藍
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餘五寸廣減四
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
娑(舊曰商那和脩訛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
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緘封又有商諾
迦縛娑九條僧伽胝衣絳赤色設諾迦草
皮之所績成也商諾迦縛娑者阿難弟子也
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日持施
眾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
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

施僧伽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
衣以最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
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法服及受具
戒更變為九條僧伽胝將證寂滅入邊際定
發智願力留此袈裟盡釋迦遺法法盡之後
方乃變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
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国迦畢試國周四千
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
宜穀麥多菓木出善馬鬱金香異方奇貨
多聚此國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褻
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覩貨邏國習俗語言
風教頗異服用毛氎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
錢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王窣利種也
有智略性勇烈威攝鄰境統十餘國愛育
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
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
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窣堵波僧
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
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髑髏以為
冠鬘大城東行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
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之耆舊曰
昔健馱邏国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
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
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
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国春秋
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
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
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
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眾每至入

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
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
相継不絶以至于今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
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
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
伽藍多藏珎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
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為震動
王及軍人僻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伽
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習定之處也其中
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叉守衛有欲開發
取中寶者此藥叉神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
作蟒蛇猛獸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
攻發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菩薩
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像中出妙
色身安慰行者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
怙邏僧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
齋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黒香
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耆舊曰昔此國
大臣曷邏怙羅之所建也功既成已於夜夢
中有人告曰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
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
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日有先獻者
願垂恩賜王曰然曷邏怙羅佇立宮門瞻
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
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尓守宜先白王曷邏
怙羅恐王珎貴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
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
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
矣故其隙間流黒香油城南四十餘里至

矣故其隟閒流黑香油城南四十餘里至
霫習立反蔽多伐剌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山崩
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霫蔽多伐剌祠城
南三十餘里至阿路猱奴高反山崖嶺峭峻巖
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漕矩吒國
蒭士句反下同那呬羅山髣髴相望便即崩墜聞諸
土俗曰初蒭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
神震恐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
傾動少垂賓主當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
國蒭那呬羅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
獻之時宜相屬望故阿路猱山增高既已尋
即崩墜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有池
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之耆舊曰昔健馱
邏國有羅阿漢常受此池龍王供養每至中
食以神通力坐繩床凌虛而往侍者沙彌密於
繩床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至
龍宮乃見沙彌龍王因請留食龍王以天甘露
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饌沙彌阿羅漢飯食已
訖便為龍王說諸法要沙彌如常為師滌器
器有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願諸
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為王沙彌發是
願時龍王已覺頭痛矣羅漢說法誨諭龍王
謝咎責躬沙彌懷忿從誨謝既還伽藍至
誠發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猛奮
發遂來入池殺龍王居龍宮有其部屬總其
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
時迦膩色迦王怪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
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

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
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為
心龍乘瞋毒作暴雨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
成迦膩色迦王恥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
即興兵眾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
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善本
多種勝因得為人王无思不服今日何故与龍
交諍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競
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怒哉王
今舉国興兵与一龍鬬勝則王无伏遠之威
敗則王有非敵之恥為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
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
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
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攝
強敵統贍部洲今為龍畜所屈誠乃我之
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
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眾人擔
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王曰我是
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
含育覆燾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殺
我我之与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
怨讎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与龍明
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
受身為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
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
候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揵椎我聞其聲
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
候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

像望雲氣於今不絶聞諸土俗曰窣堵波中
有如來骨肉舍利可升餘神變之事難以
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
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瞻仰良久
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旛循環表柱宛
轉而上升高雲際縈旋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
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齓齒長
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
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
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引長尺餘卷
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
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
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
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
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城
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
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
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盤石如來即之受
神供養其後无憂王即盤石上起窣堵波高
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此中有
如來舍利可升餘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
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
漱口嚼楊枝因即植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
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自此東行六百餘
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
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
供養頂骨伽藍西南有舊王妃伽藍中有
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
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
燭曜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斂入窣堵波
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
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
二百大阿羅漢山嶺有大盤石如來即之受
神供養其後无憂王即盤石上起窣堵波高
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此中有
如來舍利可一升餘象堅窣堵波北山巖下
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
漱口嚼楊枝因即植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
建立伽藍名鞞鐸佉（唐言嚼楊枝）自此東行六百餘
里山谷接連峯巖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
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大唐西域記巻第二　三國

濫波國　那揭羅曷國　健馱羅國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糺紛舊云身毒或曰賢
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
殊方異俗遙舉惣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
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群生
輪廻不息无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
既隱霄燭斯継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
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聖賢継軌
道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此義故謂之印度印度
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
稱傳以成俗无云經界之別惣謂婆羅門

種姓族類群分而婆羅門特為清貴從其雅
稱傳以成俗无云经界之別捴謂婆羅門
國焉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
五印度之境周九万餘里三垂大海北背
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餘國
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隱軫丘陵
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壠膏腴南方草木
榮茂西方土地磽确斯大槩也可略言焉大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舊曰旬又曰踰闍那又曰由延皆訛也）踰繕那
者自古聖王一日運行也舊傳一踰繕那四十
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
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拘盧舍者
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皆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
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
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
羊毛兔毫銅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七分
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析析即歸空故
曰極微也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候无
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短者謂剎那也
百二十剎那為一呾剎那六十呾剎那為一臘縛
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牟呼栗多為一
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分為
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時各有四分）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
晦謂之黑分黑分月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
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
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捴此
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

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揔此
二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
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
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
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
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
十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来聖
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
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
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
三月謂制呾羅月吠舍佉月逝瑟吒月當此
從正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謂頞沙
荼月室羅伐拏月婆達羅鉢陀月當此
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秋三月謂頞濕縛
庾闍月迦剌底迦月末伽始羅月當此從七
月十六日至十月十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
月頗勒窶拏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
月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安居或
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
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
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
臘斯皆邊裔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
未融而傳譯有謬又推如来入胎初生出家
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
紆闤闠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膾
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来僻於
路左至於宅居之制垣郭之作地既卑濕城

除糞旌厥宅居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
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既卑濕城
多壘塼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
板屋平頭泥以石灰覆以塼墼諸異崇
構製同中夏苫茅苫草或塼或板壁以
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
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
層榱梠棟梁奇形彫鏤戶牖垣牆圖畫衆
彩黎庶之居內侈外儉隩室中堂高廣有
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闢東戶朝座東
面至於坐止咸用繩床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
飾有殊規矩无異君王朝座弥復高廣珠璣間
錯謂師子床敷以細氎蹈以寶机凡百庶僚隨
其所好刻雕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无所
裁製貴鮮白輕雜色男則繞腰絡腋橫巾
右袒女乃襜衣下垂通肩總覆頂為小
髻餘髮垂下或有剪髭別為詭俗首冠花鬘
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憍奢耶衣及氎布
憍奢耶者野蠶絲也叢摩衣麻類也頷 堀蔽 又
鉢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剌縭衣織野獸毛
細軟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
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
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髑髏瓔珞或
无服露形或草枝（板イ）掩體或拔髮斷髭或蓬鬢
椎髻裳衣无定赤白不恒衆僧之服唯有三
衣及僧却崎泥縛些 又 那三衣裁製部
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
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 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

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葉有小大僧却崎
(唐言掩腋舊曰僧祇支訛也)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
腰泥縛些那(唐言裙舊曰涅槃僧訛也)既无帶襻其將服也
集以為襵縮為羈絡襵則諸部各異色乃黃
赤不同剎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儉約
國王大臣服玩良異花鬘寶冠以為首飾環釧
瓔珞而作身佩其有富商大賈唯釧而已
人多徒跣少有所履染其牙齒或赤或黑齊
髮穿耳脩鼻大眼斯其貌也
夫其潔清自守非矯其志凡有饌食必先盥
洗殘宿不再食器不傳凡夫之器經用必棄金
銀銅鐵每加磨瑩饌食既訖嚼楊枝而為淨
澡漱未終无相執觸每有溲溺必事澡濯身
塗諸香所謂栴檀鬱金也君王將浴鼓奏絃
歌祭祀拜祠沐浴盥洗
詳其文字梵天所製原始垂則四十七言也寓物
合成隨事轉用流演枝派其源浸廣因地隨
人微有改變語其大較未異本源而中印度
特為詳正辭調和雅与梵天同音氣韻清高為
人軌則鄰境異國習謬成訓競趨澆俗莫守淳
風至於記言書事各有司存史誥總稱謂尼
羅蔽荼(唐言青藏)善惡具舉災祥備著而開蒙誘
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曰
聲明尺詁訓字詮目流別二工巧明伎術機關
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邪藥石針艾
四謂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真偽五曰內明究
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訛
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

四諦因明考定正邪研覈眞偽五曰內明究
暢五乘因果妙理其婆羅門學四吠陀論舊曰毗陀
訛也一日壽謂養生繕性二日祠謂享祭祈禱
三日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日術謂異
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精微貫窮玄奧
示之大義導以微言提撕善誘彫朽勵薄若
乃識量通敏志懷逋逸則拘縶反關業成
後已年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德
其有博古好雅肥遁居貞沉浮物外逍遙
事表寵辱不驚聲聞以遠君王尚莫能
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貴高明褒贊既隆禮
命亦重故能強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
仁不遠千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
巡匃以濟有貴知道无恥遺財娛遊惰業媮
食靡衣既无令德又非時習恥辱俱至醜聲
載揚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醇醨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知之悟部執峰峙
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同致十有八部各擅
鋒鋭大小二乘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
行住立定慧悠隔諠靜良殊隨其衆居各
制科防无云律論絓是佛經講宣一部乃
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差侍者
祇承四部給淨人役使五部則行乘象輿六部
又導從周衛道德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
考其優劣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搉
微言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
馭乘寶象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
鋒挫鋭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

馭乘寶焉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辭鋒挫銳理寡而辭繁義乖而言順遂即面塗赭堊身坌塵土斥於曠野棄之溝壑既旌淑慝亦表賢愚人知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罹犯律儀僧中科罰輕則眾命訶責次又眾不與語重乃眾不共住〻〻者斥擯不齒出一住處措身无所羈旅艱辛或返初服

若夫族姓者四流焉一曰婆羅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剎帝利王種也舊曰剎利略也奕世君臨仁恕為志三曰吠奢舊曰毗舍訛也商賈也貿遷有无逐利遠近四曰戍陀羅舊曰首陀訛也農人也肆力疇隴勤身稼穡凡茲四姓清濁殊流婚娶通親飛伏異路內外宗枝姻媾不雜婦人一嫁終无再醮自餘雜姓寔繁種族各隨類聚難以詳載君王奕世唯剎帝利篡弒時起異姓稱尊國之戰士驍雄畢選子父傳業遂窮兵術居則宮廬周衛征則奮旅前鋒凡有四兵步馬車象〻則被以堅甲牙施利距一將安乘授其節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馬兵帥居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捍敢勇充選負大櫓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矢刀劍鉞斧戈殳長矟輪索之屬皆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狷急志甚貞質於財无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

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信政教尚質風俗猶
和凶悖群小時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
明則常幽囹圄无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
倫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
刖足或驅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財贖
罪理獄占辭不加荊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
拒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須案者凡
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盛以連囊沉
之深流校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
沉則无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遣
掌案又令舌舐虛无所損實有所傷懦弱之
人不堪炎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
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低石
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羖羊剖其右髀隨
被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部髀中實則
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防百非
之路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
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跪
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
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顙拜
手近則舐足摩踵凡其致辭受命褰裳長
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辭或摩其頂或拊其背
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禮唯
加善願无上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
周或復三帀宿心別請數則從欲凡遭疾病
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
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
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

絶粒七日期間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
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
有異終沒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
胷服制无聞喪期无數送終殯葬其
儀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
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飼獸國王徂落先
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无議
諡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无諱諸
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
耆壽耄死期將至嬰累沉痾生涯恐極猒
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
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流
自溺謂得生天十有其一未盡鄙見出家僧衆
制无號泣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
資冥福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
无傜課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粢
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叡碩學高才
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賦斂輕薄傜稅儉省
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
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
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
宮廬營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
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
別地利亦殊花草菓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
果菴弭羅果末杜迦果䟦達羅果劫比他果
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曇䟦羅果茂遮
果那利蘄羅果般橠娑果凡厥此類難以
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椑
柿印度无聞梨柰桃杏蒲萄等果迦濕彌羅

果那利蔚羅果般核娑果凡厥此類難以
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椑
柹印度无聞梨柰桃杏蒲陶等果迦濕彌羅
國已來往往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
農務稼穡耕耘播植隨時各從勞逸土
宜所出稻麥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瓜瓠葷
陀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
驅令出郭至於乳酪膏酥沙糖石蜜芥子
油諸餅麨常所膳也魚羊麞鹿時薦肴胾
牛驢象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猨凡此毛群例无味
噉噉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若
其酒醴之差滋味流別蒲陶甘蔗刹帝利飲
也麴糱醇醪吠奢等飲也沙婆羅門飲蒲
陶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
卑族无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功質有殊
什物之具隨時无闕雖釜鑊斯用而炊甑莫
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相調手指斟
酌略无匕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若其金銀鍮
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彌復盈積奇珍雜寶
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貨然其貨用交
遷有无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疆界
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
槩異政殊俗據國而敘
濫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
力競无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粳稻
多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
霜无雪國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

多甘蔗林樹雜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
霜无雪國俗豊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
詭詐更相欺誚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動止輕
躁多衣白氎所服鮮飾伽藍十餘僧徒寡少
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
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
國（北印度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
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隆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无大君長至令役屬迦畢試國豊穀
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
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
多僧徒寡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
異道百餘人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
无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
𦬇值燃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泥得授記處
時經劫壞斯迹无泯或有齋日天雨衆華群
黎心競式脩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
堵波是昔掩泥之地无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土俗曰昔有佛齒
高廣嚴麗今既无齒尚有故基其側有窣
堵波高卅餘尺彼俗相傳不知源起云從空下峙
基於此既非人工寔多靈瑞　城西南十餘
里有窣堵波是如來自中印度淩虛遊化降
迹於此國人感慕建此靈基其東不遠有
窣堵波是釋迦菩薩有值燃燈佛於此買
花城西南二十餘里至小石嶺有伽藍高堂
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絕无僧侶中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

重閣積石所成庭宇寂寥絶无僧侶中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
伽藍西南深澗陗絶瀑布飛流懸崖壁
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
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磎徑餘流
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
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髣髴而已至誠祈
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
在世之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
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即以金錢買花供
養受記窣堵波願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
壁投身而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
本惡願適起此心如來已鑒愍此國人為龍所
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龍見如來毒心遂止
受不殺戒願護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
弟子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寂滅為汝留影遣五
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无替汝若毒心
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
劫中當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影窟
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來足蹈之跡輪相
微現光明時燭影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
諸聖弟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是如
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來髮爪鄰此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來顯暢真宗說蘊界處之所
也影窟西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
裟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
周四五里竪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

裟文影煥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醯羅城
周四五里竪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中
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楹第二閣
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來頂骨骨周一尺二
寸髮孔分明其色黄白盛以寶函置窣堵
波中欲知善惡相者香末和泥以印頂骨隨其
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以貯如來
髑髏骨狀若荷葉色同頂骨亦以寶函緘
絡而置又有七寶小窣堵波貯如來眼睛睛
大如柰清白分明內外暎徹又以寶函緘封
而置如來僧伽胝袈裟細氎所作其色黄
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來
錫杖白鐵作鐶栴檀為笴寶筒盛之
近有国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親服用恃
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本國置所居宮曾
未浹辰求之已失爰更尋訪已還本處斯五
聖迹多有靈異迦畢試国王令五淨行給侍香
花觀礼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
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諠雜其大
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
者稅五金錢自餘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
觀礼弥衆　重閣西北有窣堵波不甚高
大而多靈異人以指觸便即搖震連基傾動
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餘里至健
馱邏國（舊曰乾陀衛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
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號布路
沙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畢試国

南北八百餘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号布路
沙布羅周四十餘里王族絶嗣役屬迦畢試国
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隅有千餘戶穀
稼殷盛花菓繁茂多甘蔗出石蜜氣序溫
暑略无霜雪人性恇怯好習典藝多敬
異道少信正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
師則有那羅延天无著𦬇世親𦬇法救如意
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千餘所摧殘荒
廢蕪漫蕭條諸窣堵波頗多頹圮天祠百數
異道雜居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
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
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剌斯城城外東南八
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餘尺枝葉扶疏蔭影
蒙密過去四佛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
賢劫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警
衛靈鑒潛被尺迦如來於此樹下南面坐告
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膩色
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
集此中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膩色迦王
之所建也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
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信罪福輕毀
佛法田遊草澤遇見白兎王親奔逐至此
忽滅見有牧牛小豎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
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豎對曰昔尺迦佛
聖智懸記當有国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
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
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

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
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
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喜慶增懷自
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
窣堵波更建石窣都波欲以功力彌覆其上隨
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
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
得覆小窣堵波王用喜慶復於其上更起廿
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
式脩供養營建纔訖見小窣堵波在大基東
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
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
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嘆曰嗟夫人事易迷神
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慚懼而已謝
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
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差
大窣堵波東面石陛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
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
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尺擬菩提樹下加趺
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
青紺聞諸耆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
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麥同類相從齧
其石壁文若彫鏤廁以金沙作為此像今
猶現在 大窣堵波石陛南面有畫佛像
高一丈六尺自胸已上分現兩身從胸已下
合為一軀聞之耆舊曰初有貧士傭力自
濟得一金錢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

合為一軆聞之耆舊曰初有貧士傭力自
濟得一金銭願造佛像至窣堵波所謂畫工
曰我今欲圖如來妙相有一金銭酬功尚少宿
心憂負迫於貧乏時彼畫工鑒其至誠无云
價直許為成功後有一人事同前迹持一金
銭求畫佛像畫工是時受二人銭求妙丹青
共畫一像二人同日倶來礼敬畫工乃同指一
像示彼二人而謂之曰此是汝所作之佛像也二
人相視若有所懐畫工心知其疑也謂二人曰何思
慮之久乎凡所受物毫釐不虧斯言不謬
像必神變言聲未靜像現靈異分身交影
光相照著二人悅服心信歡喜大窣堵波西南
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
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
窣堵波近有群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
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群盜因此改過自新遊
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
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
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
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
國適遭火災當見營構尚未成功大窣堵
波西有故伽藍迦膩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
榭層臺洞戶旌召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圮
毀尚曰奇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
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
德无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言脇尊者室
久已傾頓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

德无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湿縛 唐言脇 尊者室
久已傾頽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
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更誚之曰愚
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
二乃誦經而今衰耄无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
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
曰我若不通三藏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
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尒之後唯日不
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
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藏斷三界欲
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脇尊者
室東有故房世親菩薩於此製阿毗達磨俱
舍論人而敬之封以記焉世親室南五十餘里
第二重閣末笯曷剌他 唐言如意 論師於此製毗
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
好學有才辯聲聞遐被法俗歸心時室羅
伐悉底国毗訖羅摩阿迭多王 唐言超日 威風遠
洽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
主藏臣懼国用之遺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
俗澤及昆虫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遺之
府庫既空更税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
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
聚有餘給不足非苟為身侈靡国用遂
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田遊逐豕失蹤有尋
知迹者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
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王恥見
高心常怏怏欲衆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

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吏臣依即書記王恥見
高心常怏怏欲衆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
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収視聽遊
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考優劣
專精遵奉洎乎集論重下令曰外道論師
並英俊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
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
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之蔑如也因而
劇談語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諠言曰如意論師
辭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
雖欲釋難无聽覽者恥見衆辱齚斷其舌
乃書誡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无競大義
群迷之中无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日
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菩薩欲
雪前恥来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爲含識
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挫
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
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
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迦膩色迦
王伽藍東北行五十餘里度大河至布色羯
邏伐底城周十四五里居人殷盛閭閻洞連城
西門外有一天祠天像威嚴靈異相繼城東有
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過去四佛説法之處
先古聖賢自中印度降神導物斯地寔多
即伐蘇蜜呾羅（唐言世友舊曰和須蜜多訛也）論師於此製衆
事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
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

事分阿毗達磨論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
庭宇荒涼僧徒寡少然皆尊習小乘法教
即達磨呾羅多唐言法救舊曰達磨多羅訛也論師於此製雜阿
毗達磨論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
王之所建也彫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迦佛
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眾生欲惠施不倦喪身
若遺於此國土千生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餘尺右則
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以妙珍寶而瑩飾
之如來寂滅寶變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
高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
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不害人故此國
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
堵波是商莫迦菩薩舊曰睒摩菩薩訛也恭行鞠養侍盲
父母於此採菓遇王遊獵毒矢誤中至誠感
靈天帝注藥德動明聖尋復蘇　商莫
迦菩薩被害東南行二百餘里至跋虜沙城
城北有窣堵波是蘇達拏太子唐言善牙以父王大
馬施婆羅門蒙譴被擯顧謝國人既出郭
門於此告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
也昔伊濕伐邏唐言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
燈論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十
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昔
蘇達拏太子擯在彈多落迦山舊曰檀特山訛也婆
羅門乞其男女於此鬻賣跋虜沙城東
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
憂王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
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

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迦山嶺上有窣堵波无
憂王之所建蘇達拏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
有窣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羅門捶其
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猶帶絳色巖間
石室太子及妃習定之處谷中林樹垂條
若帷盖是太子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
閭即古仙人之所居也仙閭室西北行百餘里
越一小山至大山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
大乗其側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獨
角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婬女誘亂退失神
通婬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有青石大
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
自然有也靈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
請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天神形
者至誠貳絶食七日或有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
大自在天祠塗灰外道式脩祠祀毗摩天祠東
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迦漢荼城周二十餘
里南臨信度河居人富樂寳貨盈積諸方
珎異多集於此烏鐸迦漢荼城西北行二十
餘里至娑羅覩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
仙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劫壞世
界空虚長壽諸天降靈導俗由是之故文籍
生焉自時厥後其源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
時異道諸仙各製文字人相祖述競習所傳學
者虚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你尼仙
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偽刪定繁猥
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
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

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偽刪定繁猥
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
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
覃思採摭群言作為字書備有千頌頌三十
二言矣究極今古總括文言封以進上王甚珍
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
錢所以師資傳授盛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
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娑羅覩邏邑中有
窣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
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彌羅國遊
化至此乃見梵志捶訓稚童時阿羅漢謂
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業不
時進阿羅漢逌尒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
慈悲為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
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
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
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漢曰今汝此子
元是彼仙猶以強識翫習世典唯談異論不
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
子然則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福
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
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
飢凍聚積樵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
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毘
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
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
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
田近迦膩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
迦濕彌羅國作毘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

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
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
修學乘聞法聲聰明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
田近迦膩色迦王与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
迦溼彌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
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
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
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
婆羅門深生敬異嘆善久之具告隣里遂放
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迴信宗重三寶鄉人從
化於今彌篤從烏鐸迦漢荼城北踰山涉川
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苑昔輪王之苑囿也舊云烏場或曰烏荼皆訛北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八國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呾叉始羅國

烏剌尸國　僧訶補羅國　迦濕弥羅國

半笯（奴故反）嗟國　曷邏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産金鐵宜欝金香林樹蓊欝華菓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性怯懦俗情譎詭好學而不功禁呪爲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類崇重佛法敬

禁咒為藝業多衣白氎少有餘服語言雖異
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重佛法敬
信大乘夾蘇婆窣堵波舊有一千四百伽藍
多已荒蕪昔僧徒一万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
乘寂定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
特閑禁咒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
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五大衆部
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
治瞢揭釐城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瞢揭
釐城東四五里有大窣堵波極多靈瑞是佛
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羯利王（唐言鬪諍舊云哥利訛也）
割截支體瞢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
入大山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窣堵波河
之源也派流西南春夏含凍晨夕飛雪雪霏
五彩光流四照此龍者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
名曰殑祇深閑咒術禁御惡龍不令暴雨
國人賴之以稸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
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課殑
祇含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傷苗稼命
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流白水損傷地利釋迦
如來大悲御世愍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
此欲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
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

此故化暴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岸龍王震
懼乃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
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收人田今
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收糧儲如
来含覆慈而許焉故今十二年一遭白水之
災阿波邏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岸
大盤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福力量
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迹而去後人
於上積石為室迎迹相趍華香供養順流
而下三十餘里至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
煥焉如鏤　瞢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
醯羅山谷水西流逆流東上雜華異果被澗
緣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諠語之聲
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榻宛若工成連延相
屬接布岸谷是如來在昔為聞半頌 舊曰偈梵文略也
或曰偈他梵音訛也 今從正音宜云伽他 伽他者唐言頌頌三十二言 之法於此捨身命焉
瞢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伐那
唐言大林 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薩縛達多
王 唐言一切施 避敵棄國潛行至此遇貧婆羅門
方來乞匃既失國位无以為施遂令羈縛擒往
敵王冀以賞財迴為惠施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 唐言豆
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

摩訶伐那伽藍西北下山三四十里至摩愉(唐言豆)伽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其側大方石上有有如來足蹈之趾迹是佛昔蹈此石放拘胝光明照摩訶伐那伽藍為諸人天說本生事其窣堵波基下有石色帶黃白常有津膩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聞正法於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愉伽藍西六七十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尸毗迦王(唐言與 舊曰尸毗王略也)為求佛果於此割身從鷹代鴿代鴿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至薩褒殺地(唐言蛇藥)僧伽藍有窣堵波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殣相屬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蟒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咸慶相率奔赴隨割隨生療飢療疾其側不遠有蘇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為蘇摩蛇凡有噉食莫不康豫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在昔為孔雀王與其群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獲孔雀王以觜啄崖涌泉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趾迹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

流注今遂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趾迹
瞢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有窣堵
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之
將寂滅告諸大衆我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
王宜與舍利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
後來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如
來顧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式遵崇建
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狀如象昔上軍王以
大白象負舍利歸至於此地象忽蹎仆因而
自斃遂變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瞢揭釐
城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唐言赤）窣堵
波高五十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作
菩薩行為大國王號曰慈力於此刺身血以
飲五藥叉（舊曰夜叉訛也）瞢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
至遏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
來為諸人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
黎庶崇敬香華不替石窣堵波西渡大河三
四十里至一精舍中有阿縛盧枳低濕伐羅
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音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為光世音或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謬也）威靈潛被神迹昭明法侶相趍
供養无替觀自在菩薩像西北百四五十
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
淥波浩汗清流皎鏡昔毗盧擇王前代諸

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龍池周三十餘里
緑波浩汗清流晈鏡昔毗盧擇王前伐諸
釋四人拒軍者宗親擯逐各事分飛其一釋
種既出国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一鴈
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其鴈飛翔下
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異国迷不知路假寐
樹陰池龍少女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
當也變為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
曰羈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欵殷勤凌逼野合
女曰父母有訓祗奉无違雖蒙惠顧未承高
命釋種曰山谷杳冥尒家女在曰我此池之
龍女也敬聞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
弊命有燕私未聞來旨況乎積禍受此龍身
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言見允宿心斯
畢龍女曰敬聞命矣唯所去就釋種乃誓心曰
凡我所有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
福力所感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悦
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蒙垂顧
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變欲報此德糜
軀未謝心願陪遊事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
備禮龍女還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
種福力所感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
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

種福力所感豈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實
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請乃出池
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尊就卑願臨我室
敢供灑掃釋種受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
龍宮之中親近俻禮燕尒樂會肆極歡娛釋
種覩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止曰
幸无遠舍鄰此宅居當令據疆土稱大号揔
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謝曰此言非冀龍王
以寶劍置篋中妙好白氎而覆其上謂釋種
曰幸持此氎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
貢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国不亦善乎
釋種受龍誨便往行獻烏仗那王躬舉其氎
釋種執其袂而刺之侍臣衛兵諠亂階陛釋
種麾劍告曰我所持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
以斬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沮弊立
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備法駕即龍宮而
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宿業未盡餘報猶
在每至燕私首出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
圖計伺其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寤曰斯非
後嗣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當
苦頭痛故此国族常有斯患雖不連綿時一
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嗢呾羅犀那
王唐言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

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是為嗢呾羅犀那
王（唐言上軍）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来伏
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軍王適從
遊獵如来因為其母略說法要遇聖聞法遂
得復明如来問曰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
母曰旦出田遊今將返駕如来與諸大衆
尋欲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来
悲慜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待世尊曰
斯人者我族也可聞教而信悟非親誨以發
心我其行矣還語之曰如来從此往拘尸城
娑羅樹間當入涅槃宜取舍利自為供養如
来與諸大衆凌虛而去上軍王方遊獵遠見
宮中光明赫奕有大火聚獵而返乃見其
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
母復明如昔母曰汝出之後如来至此聞佛說
法遂得復明如来從此至拘尸城娑羅樹
間當取涅槃召汝速来分取舍利時王聞已
悲號頓躄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
涅槃時諸国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
与是時天人大衆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
均授瞢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
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
道虛臨飛梁危構椽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麗

途路危險山谷香冥或履絙索或牽鐵鎖棧
道虛臨飛梁危搆椽杙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麗
羅川即烏仗那国舊都也多出黄金及欝金
香達麗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象
金色晃昱靈感潛通高百餘尺末田底迦（舊曰
末田地訛略也）阿羅漢之所造也羅漢以神通力攜匠
升近人外都史多天（舊曰兜率陀又曰兜術陀訛也）觀親妙相三
返之後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派從此
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道履
危涉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國（北印度境）鉢露
羅国周四千餘里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
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国用富饒時唯寒
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无聞禮節形貌麤弊
衣服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国伽
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无專習戒行多濫
從此復還爲鐸迦漢荼城南渡信度河河廣
三四里西南流澄清皎鏡汩淴漂流毒龍惡
獸窟穴其中若持貴寶奇華果種及佛舍利
渡者船多飄沒渡河至呾叉始羅国（北印度境）呾叉
始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酋
豪力競王族絕嗣往者役屬迦畢試国近又
附庸迦溼彌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
流多華菓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

附庸迦湿弥羅國地稱沃壤稼穡殷盛泉
流多華菓茂氣序和暢風俗輕勇崇敬三寶
伽藍雖多荒蕪已甚僧徒寡少並學大乘大
城西北七十餘里有醫羅鉢呾邏龍王池周
百餘步其水澄清雜色蓮華同榮異彩此龍
者即昔迦葉波佛時壞醫羅樹葉一比丘
也故今彼土請雨祈晴必與沙門共至池所
彈指慰問隨願必果龍池東南行三十餘里
入兩山間有窣都波无憂王之所建也高百
餘尺是釋迦如來懸記當來慈氏世尊出興
之時自然有四大寶藏即斯勝地當其一所
聞之土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藏百步
无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
皆顛仆傍有伽藍地損已甚久絶僧徒城北
十二三里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或至齋
日時放光明神華天樂頗有見聞諸土俗曰
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禮懺
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華更
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
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脩善
薩行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頼婆（唐言月光）志求菩
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昔頭窣堵
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

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窣堵
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
部拘摩邏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
東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无憂王
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抉目之處无憂王
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
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憍婬
縱其惽愚私逼太子瀝泣引責退身謝罪繼
母見違彌增忿怒候王閑隙從容言曰夫呾
叉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其可寄乎今者
太子仁孝著聞親賢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
說雅悅矯謀即命太子而誡之曰吾承餘緒
垂統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呾叉始羅國
之襟帶吾今命爾作鎮彼國國事殷重人情
詭雜无妄去就有虧基緒凡有召命驗吾齒
印印在吾口其有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
歲月雖淹繼室彌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候
王眠寐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輔臣
跪讀相顧失圖太子問曰何所悲乎曰大王
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目逐棄山谷任其夫
妻隨時生死雖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
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
為封誠无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眼既失

面縛待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
為封誠无謬矣命栴荼羅抉去其眼眼既失
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城其妻告曰
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苦昔為王子今作乞
人願得聞知重申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廄
於夜後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
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恠而問曰箜篌
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即問內
廄誰為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旨王見太子
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釁愛子喪明猶
不覺知凡百黎元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
之衰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
其年日月忽奉慈旨无由致辭不敢逃責其
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无所究察便加刑辟
時菩提樹伽藍有寠（唐言音）大阿羅漢者四
辯无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
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
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
此聽法以盛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趍士女雲
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厥聞法莫
不悲耿以所持器盛其悲泣說法既已總收
眾淚量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
理理若不真說有紕謬斯則已矣如其不尒

衆淚盈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説諸佛至
理理若不真説有紕謬斯則已矣如其不尒
願以衆淚洗彼盲眼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
語訖持淚洗眼眼遂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
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諸豪世禄移居雪
山東北沙磧之中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
百餘里至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僧訶補羅国周三
千五六百里西臨信度河国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
多穫氣序寒人性譎獷俗尚驍勇又多詐譎
国无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国城南不遠
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莊飾有虧靈異
相繼傍有伽藍空无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
有石窣堵波无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
十數映帶左右彫石為岸殊形異類激水清
流汩淴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泳四色蓮華
彌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
可遊翫傍有伽藍久絶僧侶窣堵波側不遠
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説法處今有
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
息本師所説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
擬則軌儀大者謂比丘小者稱沙彌威儀律
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

擬則軌儀大者謂北丘小者稱沙彌威儀律
行頗同僧法唯留少髮加之露形或有所服
白色為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
類如来衣服為異相好无異從此復還呾叉
始羅国北界渡信度河東南行二百餘里度
大石門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投身飼餓烏
擇䖘其南有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訶薩
埵愍餓獸之无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刺以血
啗之於是乎獸乃啜焉其中地土洎諸草
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履其地若負芒刺
无云疑信莫不悲愴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彫刻奇制時燭
神光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塋
城其有疾病旋繞多愈石窣堵波東有伽藍
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乗教法從此東行五十餘
里至孤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
乗法教華果繁茂泉池澄鏡傍有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是如来在昔於此化惡藥叉令不
食肉從此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尸国
北印度境
烏剌尸国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
陿国大都城周七八里无大君長役屬迦濕
彌羅国宜稼穡少華菓氣序溫和微有霜雪
俗无禮義人性剛獷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
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

俗无禮義人性獷暴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
城西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
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習學大乘
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鐵橋行千餘里
至迦濕彌羅国（舊曰罽賓訛也北印度境）迦濕彌羅国周七千
餘里四境負山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
自古隣敵无能攻伐国大都城西臨大河南
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多華果出
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草氣序寒勁多雪
少風服毛褐衣白氎土俗輕僄人性怯懦国
為龍護遂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
多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
有四窣堵波並无憂王建也各有如来舍
利斗餘昔此国本龍池也昔如来自烏伏那
国降悪神已欲還中国乘空當此国上告阿
難曰我涅槃之後有末田底迦阿羅漢當於
此地建国安人弘揚佛法如来寂滅之後第
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
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来至此於
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
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内恵以容膝龍王於
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

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
水池空水盡龍飜請地羅漢於此西北為留
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
池地總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
无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
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
取此国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
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
異国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
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
国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訖利多（唐言買得）今時
泉水已多流濫（盧敢反去也）摩揭陀国无憂王以如来
涅槃之後第一百年命世君臨威被殊俗深
信三寶愛育四生時有五百羅漢僧五百凡
夫僧王所敬仰供養无差有凡夫僧摩訶提
婆（唐言大天）闊達多智幽求名實潭思作論理違
聖教凡有聞知群從異議无憂王不識凡聖
因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殑伽河欲
沉深流總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咸運
神通淩虛履空来至此国山棲谷隱時无憂
王聞而悔懼躬来謝過請還本国彼諸羅漢
確不從命无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

王聞而悔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
確不從命无憂王為羅漢建立五百僧伽藍
總以此国持施衆僧健馱邏国迦膩色迦王
以如来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
遠被殊俗内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
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无以
以去惑時脇尊者曰如来去世歳月逾邈
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據聞見共為矛楯時
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
餘福聿遵前緒去聖雖遠猶為有幸敢忘庸
鄙紹隆法教隨其部執具足三藏脇尊者曰
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
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湊
万里星馳英賢畢萃睿聖咸集七日之中四
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諠雜王乃具懷白諸
僧曰證聖果者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
宣令无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下
令具三明備六通者住自餘各還然尚繁多
又更下令其有内窮三藏外達五明者住自
餘各還於是得四百九十人王欲於本国苦
其暑濕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
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糺紛酬
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
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賢

脇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糺紛酬
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屬意此國此國
四周山固藥叉守衛土地膏腴物産豐盛賢聖
之所集往靈仙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
其王是時与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伽藍結
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尊者世友戸外
納衣諸阿羅漢謂世友曰結使未除諍議乖
謬尓宜遠迹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无疑
代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敏粗
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亦沈研得其
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
无學已而會此時未晩也世友曰我顧无學
其猶涕唾志求佛果不趍小徑擲此縷丸未
墜于地必當證得无學聖果時諸羅漢重訶
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无學果者諸佛所
讃宜可速證以決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
空中諸天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
氏三界特尊四生攸頼如何於此欲證小果
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咎推德請爲上座凡
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百賢聖先造十万頌
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論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修多羅藏訛也）次
造十万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耶藏訛也）
後造十万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
藏（或曰阿毗曇藏略也）凡三十万頌六百六十万言備

後造十万頌阿毗達磨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藏略也）凡三十万頌六百六十万言備釋三藏懸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焉迦膩色迦王遂以赤銅為鍱鏤寫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国西門之外東面而跪復以此国揔施僧徒迦膩色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斥逐僧徒毀壞佛法覩貨邏国呬摩呾羅王（唐言雪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疆土嗣膺王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滅佛法招集国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詐為商旅多齎寶貨挾隱軍器來入此国此国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袖利刃俱持重寶躬齎所奉持以獻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王驚慴无措遂斬其首令群下曰我是覩貨邏国雪山下王也怒此賤種公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黎庶非尒之辜然其国輔宰臣遷於異域既平此国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国西門之外東面而跪

窣且還於異域既平此国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堵如故復於此国西門之外東面而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覆宗毀祀世世積其忿疾惡佛法歳月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国不甚崇信外道天祠特留意焉新城東南十餘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黄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礼聖迹申其至誠後聞本国平定即事歸途遇諸群象横行草澤奔馳震吼沙門見已升樹以避是時群象相趍奔赴競吸池水浸漬樹根互共排掘樹遂顛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中有病象瘡痛而臥引此僧手至所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象持金函授病象象既得已轉授沙門沙門開函乃佛牙也諸象圍遶僧出无由明日齋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饌食已載僧去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跪拜而去沙門至国西界渡一駛河濟乎中流船將覆没同舟之人互相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来舍利諸龍利之船主[illegible]果得佛牙時沙門舉佛牙

今此舩覆禍是沙門沙門必有如来舍利諸
龍利之舩主撿驗果得佛牙時沙門擧佛牙
俯謂龍曰吾今寄汝不久来取遂不度河通
舩而去顧河嘆曰吾无禁術龍畜所欺重往
印度學禁龍法三歳之後復還本国至河之
濵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
沙門持帰於此伽藍而脩供養伽藍南十四
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
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
色身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
藍形製宏壯蕪漫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
僧徒卌餘人並字大乗法教昔僧伽跋陁羅
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順理論伽藍左右諸窣
堵波大阿羅漢舍利茲在野獸山猨採華供
養歳時无替如来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
或石壁横分峯留馬迹凢厥此類其狀譎詭
皆是羅漢沙弥群從遊戲手指麾畫乗馬往
来遺迹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
北山岸閣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
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小伽藍中有石窣
堵波高五十餘尺是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
有羅漢形量偉大凢所飲食与象同等時人
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

有羅漢形量偉大凡所飲食与烏同等時人
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
告諸人曰我今不久當取无餘故說自身所
證妙法衆人聞之更相譏咲咸来集會共觀
得失時阿羅漢告諸人曰吾今為汝說本因
緣此身之前報受烏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廄
是時此国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
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負佛經而至
於此是後不久尋即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
致遂得為人復鍾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
不遑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餘
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此諸人猶
未信即昇虛空入火光定身出煙焰而入寂
滅餘骸墜下起窣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
餘里至商林伽藍布剌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
釋毗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接
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昔佛地羅
（唐言覺取）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從此西南
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半笯（奴故反）蹉国（北印度境）
半笯蹉国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狹穀稼
時播華果繁茂多甘蔗无蒲陶菴沒羅果烏
淩跋羅茂底等果家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
溫暑風俗勇烈衣服所製多衣㲲布人性質

濕暑風俗勇烈裳服所製多衣氎布人性質
直淳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圮无大君長
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僧徒伽藍
北有石窣堵波寔多靈異從此東南行四百
餘里至曷邏闍補邏国（北印度境）曷邏闍補邏
国周四千餘里国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
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笯
蹉国風俗獷烈人性驍勇国无君長役屬迦
濕彌邏国伽藍十所僧徒寡少天祠一處外
道甚多自藍波国至於此土形貌麁弊情性
獷暴語言庸鄙禮義輕薄非印度之正境乃
邊裔之曲俗從此東南下山渡水行七百餘
里至磔迦国（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大唐西域記巻第四　十五国

磔迦國　至那僕底國　闍爛達那国

屈露多國（居勿反）　設多圖盧國　波理夜呾羅國

秣菟羅國　薩他泥濕伐羅國　窣祿勤那國

秣底補羅國　婆羅吸摩補羅國　瞿毗霜那國

堊醯掣呾羅國　毗羅刪那國　劫比他國

磔迦國周万餘里東據毗播奢河西臨信度
河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宜粳稻多宿麦出
金銀鍮石銅鐵時唯暑熱土多風飆風俗暴
悪言辞鄙褻衣服鮮白所謂憍奢耶衣朝霞
衣等少信佛法多事天神伽藍十所天祠數
百此國已往多有福舍以贍貧遺或施藥
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无累

大城南西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

或施食口腹之資行旅无累
大城南西十四五里至奢羯羅故城垣堵雖
壞基趾尚固周二十餘里其中更築小城周六七
里居人富饒即此國之故都也數百年前有
王号摩醯邏矩邏(唐言大族)都治此城王諸印度者
才智性勇烈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
欲習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莫
敢應命小欲无為不求聞達博學高明有懼
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已久辭論清雅
言談贍敏衆共推舉而以應命王曰我敬佛
法遠訪名僧衆推此隸与我談論常謂僧
中賢明肩比以今知之夫何敬哉於是宣令
五印度国继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斥逐無
復孑遺摩揭陁國婆羅阿迭多王(唐言幼日)崇敬
佛法愛育黎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自守
疆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將討幼日
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聞寇至不忍鬭其
兵也幸諸僚庶赦而不罪賜此微躬潛行草澤
言畢出宮依緣山野国中感恩慕從者數
万餘人棲竄海嶋大族王以兵付弟浮海
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金鼓
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引現大族王
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日王踞師子床群官
周衛乃命侍臣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
辭大族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
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宣令數
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賴苟任豺狼傾毀
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无可赦宜從刑

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攸頼苟任豺狼傾毀
勝業福不祐汝見擒於我罪无可赦宜從刑
辟時幼日王母慱聞強識善逹占相聞殺大
族也疾告幼日王曰我甞聞大族奇貌多智
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宮中幼日
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世間无常榮辱更
事吾猶汝母汝若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
大族曰昔為敵国之君今為浮囚之虜隆替
王業亡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黎庶誠恥面
目府仰天地不能自喪故此蒙衣王母曰興
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齊物則得喪倶忘以
物齊心則毀譽更起宜信業報与時推移去蒙
衣對語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
王業刑政失道国社亡滅雖在縲紲之中尚
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厚恩於是去蒙
衣出其面王母曰子其自愛當終介壽已而
告幼日王曰先典有訓宥過好生今大族王
積惡雖多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
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国之王當據
北方有小国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国
之君娉以稚女待以殊禮總其遺兵更加衛從
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国自立大族失位藏
竄山野北投迦湿弥羅国迦湿弥羅王深加禮
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歳月既淹率其邑人
矯殺迦湿弥羅王而自尊立乗其戰勝之威
西討健駄邏国潜兵伏甲遂殺其王国族大
臣誅鋤殄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
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无遺噍類

臣誅勠弥滅毀窣堵波壞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
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无遺類
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攝旌敵兵不交
鋒誅其首惡黎庶何咎願以微躬代所應
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
說本生欲傳我惡於未來世乎汝宜復位勿
有再辭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
三億中族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
兵士於是持其亡国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
歲尋即殂落落之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
暴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嘆曰枉殺无辜
毀滅佛法墮无間獄流轉未已奢羯羅故城
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
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
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
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
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
處雜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
路之處先賢記曰窣堵波中有多舍利或有
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至那
僕底国（北印度境）至那僕底国周二千餘里国大
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果木稀疏編戶
安業国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
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祠八所昔迦膩色
迦王御宇彼也聲名振隣国威被殊俗何
西蕃維畏威送質子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
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国則冬所居

西番維畏威送質子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
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国則冬所居
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国号
此境已往洎諸卬度土无梨桃質子所植
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来)梨曰至那羅闍弗呾
羅(唐言漢王子)故此国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
王本國人也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
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一
切有部衆儀肅穆德行清高小乘之學特為
博究賢劫中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
迦如来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也)
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闇林伽藍
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
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
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
初已来證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備舉齒
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
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
至闍爛達那国(北卬度境)闍爛達那国東西千餘
里南北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
多粳稻林樹扶疏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
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藍五十餘所
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
外道五百餘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国先王宗敬
外道其後遇羅漢聞法悟故中卬度王體
其淳信五卬度国三寶之事一以總監混彼
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窮淑慝故道德著聞
者竭誠敬仰戒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

者竭誠敬仰戒行覊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
所並皆旌建或窣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内
无不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山嶺越洞谷經危途
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屈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屈
露多國周三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地沃壤穀稼時播花果茂盛卉木滋
榮既隣雪山遂多珍藥出金銀赤銅及火珠雨
石氣序漸寒霜雪微降人貌麁弊既癭且尰
性對猛尚氣勇伽藍廿餘所僧徒千餘人多學
大乘少習諸部天祠十五所異道雜居依
巖據嶺石室相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国
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在昔如來曾至
此国説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路千八九
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至洛護羅国此北
二千餘里經途艱阻寒風飛雪至秣邏娑国
(又謂三波訶国)自屈露多国南行七百餘里越大山濟
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設多圖盧國周二千
餘里西臨大河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
盛果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衣
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順上下
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敬王城内外伽藍十
所庭宇荒涼僧徒尠少城東南三四里有窣
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行
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国(中印度境)波理夜呾
羅國周三千餘里国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宜
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多

穀稼豐宿麥有異稻種六十日而收穫多
牛羊少花果氣序暑熱風俗對獷不尚學
藝信奉外道王吠奢種也性勇烈多武略伽藍
八所傾毀已甚僧徒寡少習學小乘天祠十
餘所里道千餘人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
菟羅國（中印度境）秣菟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廿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是務菴沒羅果
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
黃大者始終青色出細班氎及黃金氣序暑
熱風俗善順好脩冥福崇德尚學伽藍二十
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
祠五所異道雜居有三窣堵波並無憂王
所建也過去四佛遺迹甚多釋迦如來諸聖
弟子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略也）沒
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布剌拏梅呾麗衍尼弗呾
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羅尼子訛略也）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
羅睺羅又曰羅雲皆訛略也）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皆訛也）
諸菩薩窣堵波等每歲三長及月六齋僧徒
相競率其同好賚持供具多營奇玩隨其所
宗而致像所設阿毗達磨眾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
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
眾供養優波釐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
戒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
是日也諸窣堵波競脩供養珠幡布列寶蓋
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
谷國王大臣脩善為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
伽藍踈崖為室因谷為門尊者烏波毱多（唐言
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

伽藍踈崖為室因谷為門尊者為波毱多唐言
近護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来指爪窣都波
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
四寸細籌填積其内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
倶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族雖證不
記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凋池傍有窣堵
波在昔如来行経此山處時有獼猴持蜜奉佛
佛令水和普遍大衆猕猴喜躍墮坑而死乘兹
福力得生人中成阿羅漢池北不遠大林中
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
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
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来在世屢遊此国說
法之所並有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
薩他泥濕伐羅国中印度境薩他泥濕伐羅國周
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
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競為
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
方奇貨多聚其国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内彼土之人謂為福地聞
諸耆舊曰昔五印度国之王分治境壤相侵
干戈不息兩主令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
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為衆庶
者難与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志
素知高才密賫束帛命入後庭造作法書
藏諸巖穴歲月既久樹皆合拱王於朝坐告
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貺夢賜
靈書今在某山嶺藏於某巖於是下令營求

諸臣曰吾以不德忝居大位天帝垂貺夢賜
靈書今在某山嶺藏於某山嶺於是下令營求
得書山林之下群官稱慶衆庶悅豫宣示
遠近咸使聞知其大略曰夫生死无崖流轉
无極含靈淪溺莫由自濟我以奇謀令離諸
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
歲月極遠銘記壞滅生靈不悟遂沉苦海溺
而不救夫何謂歟汝諸含諸臨敵兵死得生天
中多殺无辜受天福樂順孫孝子扶侍親老
經遊此地獲福无窮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
喪人身三途冥漠是故含生各務修業於
是人習兵戰視死如歸王遂下令招募勇烈
兩国合戰積屍如莽迄于今時遺骸遍野
時既古昔人骸偉大国俗相傳謂之福地城
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
之所建也甎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
利一升光明時照神迹多端城南行百餘里至
俱昏(去聲)荼僧伽藍重閣連甍層臺間峙僧徒
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
祿勤那国(中印度境)窣祿勤那国周六千餘里東
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而流国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閻牟那河荒蕪雖
甚基趾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
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學尚
福慧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
部商搉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疑滯
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
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如來

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閻牟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如來髮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羅漢髮爪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詿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閻牟那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波流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亡魂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引俯首反激狀異眾人有外道曰吾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冀斯遠濟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此事家國縣邈山川遼敻激揚此水終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度境秣底補羅國周六十餘里國大都城周廿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咒術信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戍陀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

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咒術信邪正者其徒
相半王戍陁羅種也不信佛法敬事天神伽
藍十餘所僧徒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
一切有部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大城南
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昔瞿拏鉢
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
論師少而英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
多聞本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毘婆沙論退
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紀成小
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非斥先進所作
典論覃思佛經十數不決研精雖久疑情
未除時有提婆犀那(唐言天軍)羅漢往來都史多
天德光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
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謂曰慈
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敢不致敬方欲
受業如何不屈德光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
誨然我具戒苾芻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
福樂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薩
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返不得請
疑更謂天軍重欲覲禮天軍惡其我慢蔑而
不對德光既不遂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
通定我慢未除不時證果德光伽藍北三四
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
是眾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迦濕彌羅國人
也聰敏博達幼傳雅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
部毘婆沙論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
言外破毘婆沙師所執作阿毘達磨俱舍論
辭義善巧理致清高眾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

言外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論
辭善巧理致清高衆賢循覽遂有心焉於是
沉研鑽極十有二歲作俱舍雹論二万五千
頌凡八十万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
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斥世親挫
其鋒銳无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
俊彥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
奢羯羅城遠傳聲聞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
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
名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
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
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无復鑒達衆賢後
進也詭辯若流我衰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
言頹其異執引至中度對諸髦彥察乎真
偽詳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
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衰於是裁書
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
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寡昧猥承傳
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
輒不量力沉究彌年作為此論扶正宗學智
少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
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為幸矣死何悔哉於
是歷選門人有辭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
輕淩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
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辭適畢奄然
失聲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辭曰我衆賢師
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
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

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
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
門人曰衆賢論師聡敏後進理雖不足辭乃
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
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緣大義存其宿志況
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
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改
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
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
應知衆賢死已焚屍收骨於伽藍西北二百
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菴沒
羅林側有窣堵波毗末羅蜜多羅唐言无垢友論師
之遺身論師迦濕弥羅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
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
學三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国途次衆賢
論師窣堵波也拊而嘆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
揚大義方欲挫異部立本宗業也如何隆年不
永我无垢友猥承末學異時慕義曠代懷德
世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論令
贍部洲諸學人等絶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為
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乱五舌重出
熱血流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
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絶理致幽玄輕
以愚昧駁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
學人厥鑒斯在各慎尓志无得懷疑大地為震
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為坑同旅焚屍收
嚴旌建時有羅漢見而嘆曰惜哉苦哉今
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无間獄国西

斆旋建時有羅漢見而嘆曰惜哉苦哉今
此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无間獄国西
北境殑伽河東岸有摩裕羅城周廿餘里居
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鍮石水精寶器去城不
遠臨殑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
池編石為岸引殑伽水為浦五印度人謂之
殑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百千
人集此澡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備珍羞儲
醫藥惠施鰥寡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
餘里至婆羅吸摩補羅国（北印度境）婆羅吸摩補
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廿餘里
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
鍮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
逐利人性獷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
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國境北大雪山
中有蘇伐剌拏瞿呾羅国（唐言金氏）出上黃金
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
女為王因以女稱国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
夫唯從征伐田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
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国北接于
闐国西接三波訶國從秣底補羅國東南行
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国（中印度境）瞿毗霜那国
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
固居人殷盛花林池沼往往相間氣序土
宜同秣底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
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眾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異道雜
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一月

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来在昔於此一月
月說諸法要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處其側則有如来髮爪二窣堵波各高一
丈餘自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掣呾
羅国（中印度境）堊醯掣呾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泉
氣序和暢風俗淳質翫道篤學多才博識
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
法天祠九所異道三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灰
之侶也城外龍池側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是如来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
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
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二百六七十里渡殑伽
河西南至毗羅刪拏国（中印度境）毗羅刪拏国周
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
堊醯掣呾邏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
信外道少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
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大
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圮尚百餘
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如来在昔於此七日說蘊
界處經之所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
遺迹斯在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国（舊曰
僧迦舍国中印度境）劫比他国周二千餘里国大都城周廿
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刪拏国風俗淳和人
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並學小乘正
量部法天祠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
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制輪奐工窮

量部法天十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
在天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煥工窮
剞劂聖尊形像務極莊嚴僧徒數百人學
正量部法數万淨人宅居其側伽藍大垣內
有三寶階南北列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
天降還也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
法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帝釋乃
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左水精右白銀
如來起善法堂從諸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
王執白拂履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
蹈水精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
百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諸
国君王悲慨不遇疊以甎石飾以珍寶於其
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
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階有釋梵之像
形擬厥初猶為下勢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无
憂王所建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
踞向階彫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影現
柱中寶階側不遠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窣堵波如來在昔於
此澡浴其側精舍是如來入定之處精舍側
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來經行之
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
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釋梵窣堵波前
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
如來自天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
須扶提又曰須菩提譯曰善吉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
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

有大石基長五十步高七尺是如来經行之
處足所履迹皆有蓮花之文基左右各有小
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釋梵窣堵波前
是蓮花色比丘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
如来自天宮還贍部洲也時蘇部底唐言善現舊曰
須扶提又曰須菩提譯曰善吉皆訛也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
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
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惠眼觀法身也時蓮
花色比丘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
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比丘尼如来告曰汝非
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聖迹垣
内靈異相継其大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
聖迹既有冥衛對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
毀從此西北行減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国唐言曲女
城国中印度境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大唐西域記巻第五　六國

羯若鞠闍國　阿踰陀國　阿耶穆佉國

鉢邏耶伽國　憍賞彌國　鞞索山格反迦國

羯若鞠闍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
伽河其長二十餘里廣四五里城隍堅峻臺
閣相望花林池沼光鮮澄鏡異方奇貨多聚
於此居人豐樂家室富饒花果具繁稼穡時
播氣序和洽風俗淳質容貌妍雅服飾鮮綺
篤學遊藝談論清遠邪正二道信者相半伽
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数千餘人

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
天祠二百餘所異道數千餘人
羯若鞠闍國人長壽時其舊王城号拘蘇磨
補羅唐言花宮王号梵授福智宿資文武允備威懾贍
部聲震隣國具足千子智勇弘毅復有百女
儀貌妍雅時有仙人居殑伽河側棲神入定經
數万歲形如枯木遊禽棲集遺尼拘律果於
仙人肩上暑往寒來垂蔭合拱多歷年所從
定而起欲去其樹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号
大樹仙人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
女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花宮
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大仙棲情物
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棲林藪彌積歲時出
定遊覽見王諸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
其辭計无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
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女无肯
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幼稚女候王事
隙從容問曰父王千子具足万國慕化何故
憂愁如有所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顧求婚而
汝曹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災祥儻不
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王深惟此
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此深憂我曹罪也
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

願以微軀得延國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
至仙廬謝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
之顧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悅乃
謂王曰輕吾老叟配此不妍王曰歷問諸女
无肯從命唯此幼稚願充給使仙人懷怨便
惡咒曰九十九女一時腰曲背傴形既毀弊
畢世无婚王使往驗果已背傴從是之後更
名曲女城焉今王本吠奢種也字曷利沙
伐彈那（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
邏伐彈那（唐言作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王增
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印度羯羅拏蘇伐
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隣有賢主
國之禍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亦
荒乱時大臣婆尼（唐言辯了）職望隆重謂僚庶曰國
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之子亡君之弟仁慈
天性孝敬因心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
如各言尓志衆咸仰德嘗无異謀於是輔臣
執事咸勸進曰王子垂聽先王積功累德光
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考輔佐無良棄身
讎手為國大恥下臣罪也物議時謠允歸明
德光臨土宇克復親讎雪國之恥光父之業
功孰大焉幸无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

切孰大焉幸无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古
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寡德父兄遐
棄推襲大位其能濟乎物議為宜敢忘虛薄
今者殑伽河岸有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
願往請辭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
其誠心現形問曰尒何所求若此勤懇王子
曰我惟積禍慈父云亡重茲酷罰仁兄見害
自顧寡德國人推尊令襲大位光父之業愚
昧无智敢希聖旨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
林中為蘭若比丘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
此王子金耳国王既毀佛法尒紹王位宜重
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久當王五印度
境欲延國祚當從我誨冥加景福隣无強敵
勿昇師子之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而
退即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
於是命諸臣曰兄讎未報隣國不賓終无右
手進食之期凡尒庶僚同心戮力遂總率
國兵講習戰士象軍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
万自西徂東征伐不臣象不解鞍人不釋甲
於六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象
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不起政教
和平務修節儉營福樹善忘寢与食令五印
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无赦於殑伽河

和平務脩節儉營福樹善忘寢与食令五印
度不得噉肉若斷生命有誅无赦於殑伽河
側建立數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
城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止醫
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跡之所並建伽
藍五歲一設无遮大會傾竭府庫惠施群有
唯留兵器不充檀捨歲一集諸國沙門於三
七日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令
相摧論校其優劣褒貶淑慝黜陟幽明若戒
行貞固道德淳邃推昇師子之座王親受法
戒雖清淨學无稽古但加敬礼示有尊崇律
儀无犯紀穢惡已彰驅出國境不願聞見隣
國小王輔佐大臣殖福无怠求善忘勞即攜
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對辭事有聞
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俗不常其居隨所至
止結廬而舍唯雨三月多雨不行每於行宮
日脩珍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
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二時營福
脩善三時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初受拘
摩羅王請自摩揭陀國往迦摩縷波國時戒
日王巡方在羯朱嗢祇羅國命拘摩羅王曰
宜與那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
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
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國來請求佛法

物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曰自何
国来將何所欲對曰從大唐國来請求佛法
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對
曰當此東北數万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
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那国有秦王天子
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代喪乱率土分崩
兵戈競起群生荼毒而秦王天子早懐遠略
興大慈悲拯濟含識平定海内風教遐被德
澤遠洽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氓庶荷其亭育
咸歌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盛之
德之譽誠有之乎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
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稱
昔未襲位謂之秦王今已承統稱曰天子前
代運終群生无主兵戈乱起殘害生靈秦王天
縦含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群凶殄滅八
方靜謐万国朝貢愛育四生敬崇三寶薄賦斂
省刑罰而国用有餘氓俗无宄風猷大化難
以備擧戒日王曰盛矣哉彼土群生福感聖主
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從數十万衆
在殑伽河南岸拘摩羅王從數万之衆居北岸
分河中流水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
泛舟或乘象撃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
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国

泛舟或擊鼓鳴螺拊絃奏管經九十日
至曲女城在殑伽河西大花林中是時諸国
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其国髦俊沙門及
婆羅門群官兵士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
大伽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量
等王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處從此東
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時仲春月也從初一
日以珎味饌諸沙門婆羅門至二十一日自
行宮屬伽藍夾道為閣窮諸瑩飾樂人不移
雅聲遞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宮中隱起高
餘三尺載以大象張以寶幰戒日王為帝釋
之服執寶蓋以左侍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
執白拂而右侍各五百象軍被鎧周衛佛像
前後各百大象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王
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散供養三
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躬負荷送上西臺
以諸珎寶憍奢耶衣數十百千為供養是時唯
有沙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国王為侍衛饌食
已訖集諸異學商搉微言抑揚至理日將曛
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像導從如初以至
散日其大臺忽然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
王曰罄捨国珎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照勝
業寡德无祐有斯灾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為

業寡德无祐有斯灾異咎徵若此何用生爲
乃焚香礼請而自誓曰華以宿善王諸卯座
願我福力攘滅火灾若无所感從此畢命尋
即奮身跳履門閫若有攘滅火盡煙消諸王
覩異重增柢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
諸王曰忽此灾變焚爐成功心之所擬意將
何謂諸王俯伏懇泣對曰成功勝迹冥傳來
葉一旦灰燼何可爲懷況諸外道快心相賀
王曰以此觀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
執常見唯我大師無常是悔然我檀捨已周
心願諸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諦之說斯
爲大善无可深悲於是從諸王東上大窣堵
波登臨觀覽方下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
王時窘迫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群官是
時群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此人
戒日王殊无忿色令不致王親問曰我何
負汝爲此暴惡對曰大王德澤无私中外荷
福然我狂愚不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感
輙爲刺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
心對曰大王集諸国傾府庫供養沙門鎔鑄
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蒙省問心誠愧
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

恥乃令狂愚敢行凶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
有五百婆羅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
門蒙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火衆
人潰乱欲以此時殺害大王既无緣隙遂雇
此人趍隘行刺是時諸王大臣請誅外道王
乃罸其首悪餘黨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
度之境於是乃還都也 城西北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也 如来在昔於此七日說諸妙法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
有如来髮爪小窣堵波 說法窣堵波南臨殑伽
河有三伽藍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
穆役使淨人數千餘户精舍寶函中有佛牙
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相趍士
庶咸集式脩瞻仰日百千衆監守者繁其
諠雜權立重稅宣告遠近欲見佛牙輸大金
錢然而瞻礼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
心競每於齋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
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各有精
舍高百餘尺石基甎室其中佛像衆寶莊嚴
或鑄金銀或鎔鍮石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
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甎室高二百
餘尺中作如来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
諸妙寶精舍四周石壁之上彫畫如来修菩

餘尺中作如来立像高三十餘尺鑄以鍮石飾
諸妙寶精舎四周石壁之上彫畫如来修菩
薩行所經事迹備盡鐫鏤石精舎南不遠有
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在天祠並瑩青石
俱窮彫刻規摹度量同佛精舎各有千戸充
其灑掃鼓樂絃歌不比晝夜大城東南六七
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
之所建也在昔如来於此六月說身无常苦
空不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又有如来髮爪小窣堵波人有染疾至誠
旋繞必得痊瘉家其福利大城東南行百餘
里至納縛提婆矩羅城據殑伽河東岸周二
十餘里花林清池互相影照納縛提婆矩羅
城西北殑伽河東有一天祠重閣層臺奇
工異製誠東五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
五百餘人並學小乗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
百餘步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基雖傾
陷尚高百餘尺是如来昔於此處七日說法
中有舍利時放光明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伽藍北三四里臨殑伽河岸
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昔
如来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来至佛
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

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說法窣堵波側有過
去四佛坐及経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来
髮爪窣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
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境
阿踰陀国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
里穀稼豐盛花菓繁茂氣序和暢風俗善順
好營福勤學藝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
乘小乘兼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寡少大城
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盤豆譯曰天親訛謬也
數十年中於此制作大小乘諸異論其側故
基是世親菩薩為諸国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
門等講義說法堂也城北四五里臨殑伽河
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
王之所建也是如来為天人衆於此三月說諸
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経行遺迹
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来髮爪窣堵波髮
爪窣堵波北伽藍餘趾昔経部室利邏多唐言
勝受論師於此製造経部毗婆沙論城西南五六
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伽藍是阿僧伽唐言无著
菩薩請益導凡之處无著菩薩夜升天宮於慈
氏菩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経論中
邊分別論等晝為大衆講宣妙理菴沒羅
林西北百餘步有如来髮爪窣堵波其側故

遏分別論尋畫為大衆講宣妙理奄沒羅
林西北百餘步有如来髮爪窣堵波其側故
基是世親菩薩從覩史多天下見无著菩薩
處无著菩薩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
中誕霊利見兼風悟道從弥沙塞部出家修學
頃之廻信大乗其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
部出家受業博聞強識達學研機无著弟子
佛陀僧訶(唐言師子覺)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三
賢哲每相謂曰凡修業行願覲慈氏若先捨
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其後師子
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親菩薩尋亦捨壽
時経六月亦无報命時諸異學咸皆譏誚以為
世親菩薩及師子覺流轉悪趣遂无霊鑒
其後无著菩薩於初夜分方為門人教授定
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仙乗霊下降
即進階庭敬礼无著无著曰尒来何暮今
名何謂對曰從此捨壽命往覩史多天慈氏
内衆蓮花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讃曰善来廣
慧善来廣慧旋繞纔周即来報命无著菩
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繞時見師子
覺在外衆中躭著欲樂无暇相顧詎能来報
无著菩薩曰斯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
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

慈氏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
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者
无猒无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至故伽藍
北臨殑伽河中有塼窣堵波高百餘尺世親
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親菩薩自北印度至
於此也時无著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
此伽藍遇而會見无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之
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甚深妙法
昔所未聞誹謗之愆源發於舌舌為罪本今
宜除斷即執銛刀欲自斷舌乃見无著住立
告曰夫大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
聖攸宗吾欲誨尒尒今自悟悟其時矣何善
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舌毀大乘今
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猶為善矣杜口絕言
其利安在作是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
不斷舌旦詣无著諮受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盛宣行從此東行三
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佉國（中印度境）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臨
殑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土宜同阿踰陁國
人淳俗質勤學好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
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无憂王

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東南不遠臨殑伽河岸有窣堵波无憂王
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是如来昔於此處三
月說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復有如来髮爪青石窣堵波其側伽藍僧
徒二百餘人佛像莊飾威嚴如在臺閣宏麗
奇製鬱起是昔佛陀馱娑唐言覺使論師於此製說
一切有部大毗婆沙論從此東南行七百
餘里度殑伽河南閻牟那河北至鉢邏耶伽國
中印度境
鉢邏耶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兩河交
周二十餘里稼穡滋盛果木扶疎氣序和暢
風俗善順好學藝信外道伽藍兩所僧徒
寡少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數百異道寔
多大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百餘尺在昔如来於
此處降伏外道其側則有髮爪窣堵波經行
遺迹髮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唐言天
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處初提婆菩
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中有外道婆羅門
高論有聞辯才无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
提婆博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何
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

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
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狗是誰提婆曰
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
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
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
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敬風猷
中有天祠瑩飾輪奐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
處是衆生殖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
錢功踰地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斷命
受天福樂悠永无窮天祠堂前有一大樹枝
葉扶疏陰影蒙密有食人鬼依而棲宅故其
左右多有遺骸若人至此祠中无不輕捨身
命既林邪說又為神誘自古迄今習謬无替
近有婆羅門族姓子也闍達多智明敏高
才來至祠中謂衆人曰夫曲俗鄙志難以導
誘吾方同事然後攝化亦既登臨俯謂友曰
吾有死矣昔謂詭妄今驗真實天仙伎樂依
空接引當從勝境捐此鄙形尋欲投身自取
殞絶親友諫諭其志不移遂布衣服遍周樹
下至其自投得全軀命久而醒曰唯見空中
諸天召命斯乃邪神所引非得天樂也大城
東南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彌漫自古
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此周給

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塏細沙瀰漫自古
至今諸王豪族凡有捨施莫不至此周給
不計号大施場今戒日王者聿脩前緒篤述
惠施五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珎
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持上
妙奇珎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現前衆次高
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道學徒隱論肥遁次
鰥寡孤獨貧窮乞人備極珎玩窮諸上饌如是
節級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髻中明
珠身諸瓔珞次第施与初无悔心既捨施已
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金剛堅固藏矣從
此之後諸國君王各獻珎服嘗不踰旬府庫充
滿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死彼俗
以為欲求生天當於此處絕粒自沈沐浴中
流罪垢消滅是以異國遠方相趍萃止七
日斷食然後絕命至於山猨野鹿群遊水濱
或濯流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日王之大施
也有一獼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迹絕食
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道脩苦行者於河
中立高柱日將旦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
柱端躡傍杙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
屈延頸張目視日右轉逮乎曛暮方乃下焉
若此者其徒數十冀斯勤苦出離生死或數

若此者其徒數十輩斯勤苦者出離生死或數
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入大林中惡獸野象
群暴行據非多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
至憍賞彌國（舊曰拘睒彌國訛也中印度境）
憍賞彌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
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粳稻多甘蔗茂氣序
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
餘所傾頓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
祠五十餘所外道寔繁城內故宮中有大精
舍高六十餘尺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鄔陀
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塡王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閒起神光
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眾莫能
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源迹即此像
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昇天宮為母說法三
月不還其王思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
伽羅子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
雕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像起迎世
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導末世寔此為冀精
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浴室井猶充汲室已
頹毀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舊曰
瞿師羅訛也）長者故宅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
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城東南不遠有故伽

訖也 長者故宅中有佛精舍及髮爪窣堵波
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城東南不遠有故伽
藍具史羅長者舊園也中有窣堵波无憂王
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來於此數年說法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
有如來髮爪窣堵波伽藍東南重閣上有故
塼室世親菩薩嘗住此中作唯識論破斥小
乘難諸外道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
无著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城西南八九
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伏此毒龍於中留影
雖則傳記今无所見其側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及
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釋迦法盡
此國寂後故上自居王下及衆庶入此國境
自然感傷莫不飲泣悲歎而歸龍窟東北大
林中行七百餘里度殑伽河北至迦奢布羅
城周十餘里居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
基趾是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黨
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中召一
論師聰敏高明達幽微者作為邪書頌凡
三万二千言非毀佛法扶正本宗於是召集
僧衆令相推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无
負斷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
慧日已沈法橋將毀王黨外[illegible]

負斬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負集而議曰
慧日已沉法橋將毀王黨外道其可敵乎事
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默然无堅議者護法
菩薩年在幼稚弁慧多聞風範弘遠在衆
中揚言贊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
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微議墮負
稚齒也然則進退有辭法僧无恥命曰允諧
如其篤葉尋應王命即升論席外道乃提頂
綱抑揚辭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
薩納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復逆而誦耶
為乱辭而誦耶外道憮然而謂曰子无自高
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受其文後釋其義
護法乃隨其聲調述其文義辭理不謬氣韻
无差於是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
非謝改執是悔即為說法心信意悟王捨邪
道遵崇正法護法伏外道側則有窣堵波无
憂王所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
来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迹及髮
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八十里至鞞索[illegible]
迦国 中印度境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六里穀
稼殷盛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
不倦求福不廻伽藍二十餘所僧衆三千餘

稼穡殷盛花菓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學
不倦求福不迴伽藍二十餘所僧衆三千餘
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
甚多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羅
漢於此造識身論說无我人瞿波阿羅漢作
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此法執遂深諍論
又是護法菩薩於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
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
所建也如来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化道說法
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伐常无增減是
如来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
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来殘伐尋生如故
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復有如来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影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国舊曰舍衛国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論師伽藍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化道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遞代常无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遺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外道衆競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不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林沼交影

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国〔舊曰舍衛国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國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拘尸那揭羅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荒頹疆埸无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犀那恃多王（唐言勝軍王舊曰波斯匿訛略也）所治國都也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

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為如來
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
波是佛姨母鉢邏闍鉢底唐言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尼
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
多唐言善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
堵波是鴦窶利摩羅唐言指鬘舊曰央掘摩羅訛也捨邪之處
鴦窶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
害生靈為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為鬘將
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行導化遙見
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
言在茲害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
且止先當害彼大沙門尋即杖劍往逆世尊
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鬘疾驅不逮世
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鬘
聞誨悟所行非因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
怠證羅漢果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曰
祇陀訛也是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
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
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
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
圮唯餘故基獨一甎室巋然獨存中有佛
像昔者如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
王聞出愛王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
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貧哀孤恤
老時美其德號給孤獨聞佛功德深生尊
敬願建精舍請佛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
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
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

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尋詣太子
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竪乃賣善施聞之
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
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
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
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
来應謂此地為逝多樹給孤獨園給孤獨園
東北有窣堵波是如来洗病比丘處昔如来
之在世也有病比丘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
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不耐看病
故今嬰疾无人瞻視如来是時愍而告曰善
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
戶外更易敷蓐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比
丘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給孤獨園
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
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无熱惱池
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
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方
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者在无熱惱
池命我召尒尒利子曰且止須我補竟与子偕行
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尒石室
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
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
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
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
力不如智慧之力矣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
井如来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无憂

力不如智恵之力無舉常窣堵波側不遠有
井如来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也中有如来舍利經行之迹説法之
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
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婬女以謗佛處
如来十力无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
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
乃誘雇婬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
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
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荅摩大沙門常稱
戒忍今私此女殺以滅口既婬既殺何戒何忍諸
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伽藍
東百餘歩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
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斛飯
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藏後為
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三十
減佛未幾大衆圍繞何異如来思惟是已即
事破僧舍利子没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
佛威神説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
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礼復以害
佛方行此謀自遠而来至於此也地遂坼焉
生陷地獄
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毀謗如来生身
陷入地獄處瞿伽梨坑南八百餘歩有大深
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来生身陷入地
獄之處佛為人天説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遥
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

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
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
荅摩敗其善譽當今我師獨擅芳聲乃懷
繫木盂至給孤獨園於大衆中揚聲唱曰此
說法人与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
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訕謗時天帝釋欲
除疑故化為白鼠囓斷盂糸糸斷之聲震
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
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
身墜陷入无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坑洞无
崖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无水
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
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与諸外道
論議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
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
祠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
舍利子与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買逝
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
利子隨長者而瞻揆外道六師求角神力舍
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
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釋迦王（舊曰毗流離王訛也）興甲
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釋迦王
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興甲兵動大衆部署已
畢申命方行時有比丘聞以白佛世尊於是
坐枯樹下毗盧釋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礼敬
退立言曰茂樹扶疏何故不坐枯林朽蘖而

坐枯樹下毗盧釋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礼敬
退立言曰茂樹扶疏何故不坐枯林朽蘖而
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
庇蔭何異在王曰世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
於是覩聖感懐還軍返國還軍之側有窣
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釋迦王誅釋克勝
簡五百女充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
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之發怒命令誅戮
執法者奉王教刖其手足投諸坑穽時諸釋
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比丘
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妙法所謂羈纏五欲
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
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
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骸火葬後
人記焉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
盧釋迦王身陷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
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毗盧釋迦王却後七
日為火所燒王聞佛說甚懐惶懼至第七日安
樂无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河側娛遊樂
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濫熾焰飆發
焚輕舟墜王身入无間獄備受諸苦伽藍西北
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迹諸聖習定
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國有群盜五百
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抉去其
眼棄於深林群盜苦逼求哀稱佛是時如來
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
山藥滿其眼已尋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
發菩提心歡喜頂礼投杖而去因植善根為大

山藥滿其眼已尋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
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捨杖而去因植善根莫夭
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万
歲時迦葉波佛本城生也城南有窣堵波成
正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窣堵波中有迦葉波
佛全身舍利並无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
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毗羅衛国訛也中印度境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宮城十數荒
蕪已甚王城頹地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
四五里壘甎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
稀曠无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
播氣序无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
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餘人習學小
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宮城内有故
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
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大術夫人寢殿也上
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
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
部菩薩以唱羅頞沙荼月後半三十日夜
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廿
三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
北有窣堵波阿私陁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
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
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心明言以對
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
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
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礼敬請就寶座

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
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礼敬請就寶座
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
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悅我時問言何悅
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贍部洲中釋種淨飯
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
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遭聖
化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与諸釋角力
擲象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
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欲出城提婆達
多素負強力自外而入問馭者曰嚴駕此象
其誰欲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
達多發憤引象批其頳蹴其臆僵仆塞路
杜絕行途无能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至
而問之曰誰死此象馭者曰提婆達多即曳之
僻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為不善害此象耶提
婆達多害以杜門難陀引之開任太子乃舉
象高擲越度城塹其象墮地為大深坑土
俗相傳為象墮坑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
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
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作受業之
像太子學堂故基也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
作太子乘白馬淩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
門外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
太子遊觀覩相增懷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
僕迴駕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中有窣堵波
是賢劫中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
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等正覺已見父

是賢劫中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村馱佛本生
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
之處城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
前建石柱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
滅之事无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
行卅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
壽四万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
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
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
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无
憂王建也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
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
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迴照樹
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大城西北有數
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毘盧釋迦王
既克諸釋虜其族類得九千九百九十万人
並從殺戮積屍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
收骸瘞葬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
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鄙其
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娉焉勝軍王立
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毘盧釋迦王毘盧
釋迦欲就舅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
講堂即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
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毘
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
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
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

此七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
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
之宗子敢行凶暴安忍殺害污辱宗門絕親
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國王一為
梵衍那國王一為呬摩呾羅國王一為商彌國
王奕世傳業苗裔不絕城南三四里尼拘律
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
覺已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
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
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
耳時來降趾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
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
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群臣四十
里外佇駕奉迎是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
周衛四天王前導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
與色界天侍右諸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
眾如月映星威神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
空至本生國王與從臣禮敬已了俱共還國止
尼拘盧陀僧伽藍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
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
次此窣堵波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
子於此習諸伎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石
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襁褓中所入祠也
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
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將太
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
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城南門外路左有

子至彼彼衆敬是時傳母抱而入祠其石天像起
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城南門外路左有
窣堵波是太子与諸釋角藝射鐵鼓從此
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
鏡是太子与諸釋力强弓挍能弦矢既分穿
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時俗相傳謂之
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方之人持泥
以歸隨其所苦漬以塗額靈神冥衛多蒙
痊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有
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彌漫其北二十
四五步有无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誕靈之
處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
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无憂王所建二龍浴太
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而
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
盡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
而各吐水一冷一煖以浴太子浴太子窣堵波東
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
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
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煖遂以洗浴其南窣
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
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
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大
天王以金色㲲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
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人
世乎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
柱上作馬像无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霹

世平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
柱上作馬像无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霹
礰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去俗号
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
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爲水
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
至藍摩國 中印度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无記城邑丘墟居
人稀曠故城東南有塼窣堵波高減百尺
昔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
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
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
力警察初无間替昔无憂王之分建窣堵
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
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
象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紆駕降
臨我室王曰尒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
我此池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
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
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咎願王躬
往觀而礼敬无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
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无廢
毀无憂王自度力非其儔遂不開發出池之
所今有封記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
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揔任衆務遠方
僧至禮遇殊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耆

尠矣清肅皎然而以沙彌摠任衆務遠方
僧至禮遇殊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耆
舊曰昔有比丘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
波見諸群象相趍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
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
懐有一比丘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
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歳月遂淹行業无紀
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群象踐灑
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
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
愛无虧勝業亦既離群重申誠願歡然獨
居有終焉之志於是葺茅為室引流成池
採掇時花灑掃塋域懸歷歳序心事无殆
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
而勸請屈知僧務自尓相踵不泯无功而以沙彌
摠知僧事沙彌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
大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
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
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
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
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
遁非苟違離欲斷无常絶諸有漏闡
鐸迦 舊曰車匿訛也 曰臣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
言慰喻感悟而還迴駕窣堵波東有贍
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
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既
剃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
多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

斵髮易裳雜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
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麁
皮衣持弓負箭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
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與
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授所得衣凌虛而
去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
刀自斵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為供養時
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銛刀徐步而至
太子謂曰能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
遂為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
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
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
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
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
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
諸婆羅門无所得獲於涅疊般那唐言焚燒
舊云闍維訛也地也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
脩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
多愈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
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故伽藍左右數百
窣堵波其一大者无憂王所建也崇基雖
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
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
為害不細出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
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
甎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城
内東北隅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准陀(舊曰純陀
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
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
多伐底河(唐言无勝此世共稱耳舊曰阿利羅跋提河訛也典言謂之尸剌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沙)
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槲而皮青白
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
甎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
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
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
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
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
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以迦剌底迦月後半八
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
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
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
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群
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
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飆逝時有一
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
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虛勞羽翮大火方起
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
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有大福力
无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无功其
咎安在猛火方熾无得多言尋復奮飛往
赴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雉救火

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焰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雉救火
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
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焚中野
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厄後困猛火之難
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
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
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
羅唐言善賢舊曰須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處善賢者本梵
志師也年百廿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
雙樹間問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
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
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
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為
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答摩舊曰瞿曇訛略也
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為演說善賢
聞已心淨信解求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
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
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
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
善賢曰世尊悲愍拯濟無私四歲試學三
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
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
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
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
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
[illegible]

中入火聚之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
来寂後弟子乃先滅度即背後渡寔之竟是
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躃地
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切已了入寂滅
樂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
佛滅度悲慟唱言如来捨我入大涅槃无歸
依无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
悶絶躃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
死大海誰作舟檝无明長夜誰為燈炬金剛
躃地側有窣堵波是如来寂滅已七日供養
之處如如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
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
滅衆生福盡世間无依如来右脇卧師子牀告
諸大衆勿謂如来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
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比丘等歔欷
悲慟時阿泥律(盧骨反)陁(舊曰阿那律訛也)告諸比丘止
勿悲諸天譏怪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
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律陁告言
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
虚空讃聖德各竭誠心於輿供養儛棺側有
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来寂
滅棺斂已子時阿泥律陁上昇天宮告摩耶
夫人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
悶絶与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
錫杖拊之號慟悶絶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
間眼滅今此諸物空无有主如来聖力金棺自
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来下降諸行

闇眼滅今此諸物空无有主如来聖力令棺自
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来下降諸行
法尒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
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
降至雙樹問如来為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
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
是如来焚身之處地今黄黒土雜灰炭至誠
求請或得舍利如来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為
棺千氎纏身設香花建旛蓋末羅之衆
奉轝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連河盛滿香油
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氎不燒一極襯身
一最覆外為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徹
然无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来為大迦葉
波現雙足處如来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
燒不燃衆咸驚駭阿泥律陁言待迦葉波
耳時大迦葉波与五百弟子自山林来至拘尸
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
千氎纏絡重棺固斂香木已積即事焚燒
是時佛於棺内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
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人天悲慟
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礼旋繞興
讃香木自燃大火熾盛故如来寂滅三從棺出
初出臂問阿難治路次趾坐為母說法後現雙
足示大迦葉波現足之側有窣堵波无憂王
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
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
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

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
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
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
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
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无得獲
時諸天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
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
悲世尊忍修福善彌歷曠劫想所具聞今
欲相陵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
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
作八分帝尺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競阿
那婆答多龍王文隣龍王瑿那鉢呾羅
龍王復作是議无遺我曹若以力者衆非敵
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諠諍也宜共分之即住
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
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
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豪右巨富確亭
不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
坊窮諸資用備盡珎飾或有衆僧往來中
路慇懃請留罄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
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絶侶歲月
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
沙門疣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
逢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
煑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嚌齒便即置鉢沉
唫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
隨緣幸見臨顧為夕不安耶為粥不味乎沙
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

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邪爲粥不味乎沙

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

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路婆羅門

曰向許有說今何无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

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待聞今當略說吾向所

嘆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

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

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

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婆

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

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

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

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肅然其敬如

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黠反）

斯國（舊曰婆羅奈国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婆羅痆女黠反斯國　戰主國　吠舍釐國

弗栗恃國　尼婆羅國

婆羅痆斯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殑
伽河長十八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櫛比居人
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温恭俗重旃
學多信外道少敬佛法氣序和穀稼滋盛
果木扶踈茂草靃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
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
道万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
露形无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身求出生死大



道万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
露形无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身求出生死大
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彫石文木茂林
相蔭清流交帶鍮石天像量減百尺威嚴肅然
懍懍如在大城東北婆羅痆河西有窣堵波
无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
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婆羅
痆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藍區界八分
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
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
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
基階塼作層龕龕匝四周節級百數皆有
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鍮石佛像量等
如來身作轉法輪勢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
无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
高七十餘尺石含玉潤露鑒燭照徹殷勤祈
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
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有窣堵波
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
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
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
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舊曰彌勒訛略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

是梅呾麗耶(唐言慈即姓也 舊曰彌勒訛略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
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比丘當來之
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万歲有婆羅
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
正覺廣爲衆生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
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
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
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
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坐起白佛言願我
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
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慈氏菩薩受
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
中人壽二万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
輪開化含識授灌頂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
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号曰尺
迦牟尼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
行遺跡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
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傑異威嚴肅然
肉髻之上特出髻髮靈相无隱神鑒有徵於
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
舉二三難周詳述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
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
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

餘步如來嘗中盥浴次西大池周一百八十步
如來嘗中滌器次北有池周百五十步如來
嘗中浣衣凡此三池並有龍止其水更深其
味又甘澄淨晈潔常无增減有人慢心濯此
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
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
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
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池側不
遠有窣堵波是如來脩菩薩行時為六牙象
王獵人枝其牙也　詐服袈裟彎弧伺捕象
王為敬袈裟遂拔牙而授焉授牙側不遠有
窣堵波是如來脩菩薩行時愍世无禮示
為鳥身與彼獼猴白象於此相問誰先見是
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
知上下導俗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
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
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群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
田遊原澤𦬇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挍獵中
原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辰不日腐臭
无所充膳願欲次差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
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群
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群中有懷孕鹿次當就
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

死白其主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
誰不寶命雌鹿嘆曰吾王不仁死无日矣乃
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恩及
未形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
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
王聞之以為不誠門者白王乃信然曰鹿王
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
能忍敢以身代王聞嘆曰我人身鹿也尒鹿
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
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
此而興伽藍西南二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
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珎既无層龕便置覆
鉢雖建表柱而无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
曷剌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曰悉達多訛略也)太子踰城之後棲山
隱谷忘身殉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舅代
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脩學孤遊山澤
獨處林藪故命尒曹隨知所止內則叔父伯
舅外則既君且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
銜命相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
曰夫脩道者苦證邪樂證邪二人曰安樂為
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爭未有以明於

道三人曰勤苦爲道二三丈夫未有以明於
是太子思惟至理爲伏苦行外道飡麻麥
身彼二人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
夫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也捨
而遠道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行求證菩提
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者聞
而歎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旦
損巧於是相從來訪二人既相見已延坐高
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王宮就荒
谷去珍服披鹿皮精勤勵志貞節苦心求
深妙法期无上果今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
志吾知之矣无能爲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
晚歟此倡蹶人耳夫處乎深宮安乎尊勝不
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爲鄙賤人行
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薩浴尼連禪河
坐菩提樹成等正覺号天人師寂然宴默惟
察應度曰彼欝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
法諸天空中尋聲報曰欝頭藍子命終已來
經今七日如來歎曰惜斯何不遇垂聞妙法
遽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有阿藍迦藍
得无所有處定可授至理諸天又曰終已五
日如來再歎愍其薄祐又更諦觀誰應受教
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爾時起

曰如来再嘆随其庸祐又更歸観誰應受教
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来尒時起
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静神光晃曜毫含
玉彩身真金色安詳前進導彼人斯五人
遥見如来手相謂曰一切義成彼来者是歲
月遥淹聖果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
默然勿起迎礼如来漸近威神動物五人忘
制拜迎問訊侍從如儀如来漸誘示之妙理
兩安居畢方獲果證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
窣堵波傍有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
謂烈士聞諸先志曰數百年前有一隱士於
此池側結廬屏迹博習伎術究極神理能使
瓦礫為寶人畜易形但未能馭風雲陪仙駕
閲圖考古更求仙術其方曰夫神仙者長生
之術也將欲求學先定其志築建壇場周一
丈餘命一烈士信勇昭著執長刀立壇隅屏
息絶言自昏達旦求仙術者中壇而坐手按
長刀口誦神呪收視反聽遲明登仙所執
銛刀變為寶劍凌虛履空王諸仙侶執劍
指麾所欲皆從无衰无老不病不死是人既得
仙方行訪烈士營求曠歲未諧心願後於城
中遇見一人悲號逐路隱士覩其相心甚慶
悅即而慰問何至怨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

恍即而慰問何至悲傷曰我以貧窶傭力自
濟其主見知特深信用期滿五歲當酬重賞
於是忍勤苦忘艱辛五年將周一旦違失既
蒙笞辱又无所得以此爲心悲悼誰恤隱士
命与周遊来至草廬以術力故貨肴饌已而
令入池浴服以新衣又以五百金錢遺之曰
盡當来求幸无外也自時厥後數加重賂潛
行隱德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己
隱士曰我求烈士弥歷歲時幸而會遇奇貌
應圖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耳烈士曰死尚
不辭豈徒屏息於是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
事坐待日曛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
咒烈士按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空
中火下煙焔雲蒸隱士疾引此人入池避難
已而問曰誡子无聲何以驚叫烈士曰受命
後至夜分惽然若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
来慰謝感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
致害受中陰身顧屍歎惜猶願歷世不言以
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羅門家乃至
受胎出胎備經苦厄荷恩荷德嘗不出聲洎
乎受業冠婚喪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
親戚屬咸見怪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
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

親戚屬感見惟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謂曰
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殺汝子我時惟念已
隔生世自顧衰老唯此稚子因心其妻令无
殺害遂發此聲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
嬈耳烈士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
難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西有三
獸窣堵波是如來脩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
初時於此林野有狐菟猿異類相悅時天帝
釋欲驗脩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
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无驚懼耶曰涉豐
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
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
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己分路營求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猿於林
樹採異花菓俱來至止同進老夫唯兔空還
遊躍左右老夫謂曰以吾觀之尒曹未和猿狐
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无相饋以此言
之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狐猿曰多聚樵蘇
方有所作狐猿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
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
微躬充此一飡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
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嘆良久謂狐猿曰
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

夫復帝尺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猨曰
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
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
於此建窣堵波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
餘里至戰主國（中印度境）戰主國周二千餘里國大
都城臨殑伽河周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
隣土地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
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二十所異道雜
居大城西北伽藍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先賢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一升昔
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為天人眾顯說
妙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隣此復有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嶷
然靈鑒潛通奇迹間起大城東行二百餘里
至阿避陀羯剌拏僧伽藍（唐言不穿耳）周垣不廣彫
飾甚工花池交影臺閣連甍僧徒肅穆眾儀
庠序聞諸耆舊曰昔大雪山北覩貨邏國有
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礼誦餘閑每相謂曰妙
理幽玄非言談所究聖迹照著可足跡所尋
宜詢莫逆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
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
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

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時
此国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怪而問曰何方乞
士何所因来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
我都貨邏國人也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
同好觀礼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
門莫顧羈旅欲還本土巡礼未周雖迫勤苦
心遂後已至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
立伽藍白氎題書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
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霊祐也既為人王受
佛付屬凡厥染衣吾當恵濟建此伽藍式
招羈旅自今已来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
上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阿避陁羯刺拏伽
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殑伽河至摩訶娑羅
邑並婆羅門種不遵佛法然見沙先訪學
業知其雅識方深禮敬殑伽河北有那羅延
天祠重閣層臺煥甚麗飾諸天之像鐫石為
成工極人謀霊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卅
餘里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
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
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噉人而
肉作害生霊肆極妖祟如来愍諸衆生不得
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匿
以不殺之戒諸鬼兼敬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

其屍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唐
以不殺之戒諸鬼蒙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
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時厥後无信
之徒競共推移鬼量石座動以千數莫之能
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无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
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
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
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
蜜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
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
焉後无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
至齋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
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舊曰毗舍離國訛也中印度境吠舍釐國
周五千餘里土地沃壤花果茂盛菴沒羅果
茂遮果既多且貴氣序和暢風俗淳質好福
重學邪正雜信伽藍數百多已圮壞存者三
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異道雜居露形之徒
寔繁其黨吠舍釐城已甚傾頹其故基趾周六
七十里宮城周四五里少有居人宮城西北
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
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
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

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毗摩羅詰經
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
利子等於此證无學之果舍利子證果東南
有窣堵波是吠舍釐王之所建也佛涅槃後
此國先王分得舍利式脩崇建印度記曰此
中舊有如來舍利一斛无憂王開取九斗唯
留一斗後有国王復欲開取方事興功尋則
地震遂不敢開其西北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傍有石柱高五六十尺上作師子之
像石柱南有池是群獼猴為佛穿也在昔如
來曾住於此池西不遠有窣堵波諸獼猴持
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不遠有窣堵波
是諸獼猴奉佛蜜處池西北隅猶有獼猴形
像　伽藍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摩
羅詰（唐言无垢稱舊曰淨名然淨則无垢名則是稱義雖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訛略也）故宅基多
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舍其狀疊甎傳云
積石即无垢稱長者現疾說法之處去此不
遠有窣堵波長者子寶積故宅也去此不遠
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等諸比
丘尼於此證入涅槃伽藍北三四里有窣堵
波是如來將往拘尸那国入般涅槃人与非
人隨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堵
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

波是佛於此最後觀吠舍釐城其南不遠有
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羅女園持以施佛
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槃處佛
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足者能住壽一
劫如來今者當壽幾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
天魔迷惑故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
魔來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
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尊以少土
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耶爪上土多耶對
曰地土多也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
者如大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而
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我在林間
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蒙密驚風忽起摧
散无餘將非世尊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
請問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爲魔蔽不時請
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
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之月鼓濯清流
麋鹿隨飲感生女子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
人見已收而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
足所履地迹有蓮花彼仙見已深以奇之令其
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而還時梵豫
王田遊見花尋迹以求悅其奇怪同載而返

繞歷方乃淂大鹿女保命得大而還時梵豫
王田遊見花尋迹以求恱其奇特同載而返
相師占言當生千子餘婦聞之莫不圖計日
月既滿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
誣罔咸稱不祥投殑伽河隨波泛濫烏陸國
有王名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而
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有大力焉時
有千子杖境四方兵威乘勝將次此國時
梵豫王聞之其懷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
矣是時鹿子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寇戎臨
境上下離心賤妾愚忠能敗強敵王未之信
也憂懼良深鹿女乃外城樓以待寇至千子
將兵圍城已帀鹿女告曰莫為逆事我是汝
母汝是我子千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
兩乳流注千岐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
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經行舊
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見親欲知千子
即賢劫千佛是也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
堵波光明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
羅尼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講堂側不遠有
窣堵波中有阿難半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
百窣堵波欲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

百窣堵波故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
寂滅處吠舍釐城內外周垣聖迹繁多難以
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
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呫（昌葉反）
婆子（舊云離車子訛也）別如來處如來自吠舍釐城趣
拘尸那國諸栗呫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
從悲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
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呫婆悲
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吠舍釐城西北
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
窣堵波是佛在昔為諸菩薩人天大衆方說
本生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號曰摩
訶提婆（唐言大天）有七寶應王四天下覩衰變之
相體無常之理實懷高蹈忘情大位捨國出
家染衣修學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
堵波是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去後百一十
年吠舍釐城有諸比丘遠離佛法謬行戒律
時長老耶舍陁住憍薩羅國長老三菩伽住
秣菟羅國長老釐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
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沙羅梨弗
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
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

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藏得三明有大名
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
陁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吠舍釐城猶少一人
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
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菩伽於
大衆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无諠歛哉念哉
昔大聖法王善權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
吠舍釐城懈怠比丘謬於戒律有十事出違
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
於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衆莫不悲
感即召集諸比丘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
謬法宣明聖教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
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奐重閣翬
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側有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傍窣堵波无憂王之所
建也如来在昔南趣摩揭陁國北顧吠舍釐
城中途止息遺迹之處濕吠多補羅伽藍東
南行卅餘里殑伽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
是尊者阿難陁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陁者如
来之從父弟也多聞總持博物強識佛去世
後繼大迦葉住持正法導集學人在摩揭陁
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
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壞除詣其所

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彌諷誦佛經章句錯
謬文字紛乱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
提撕指授沙彌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謬矣我
師高明春秋鼎盛親承示誨誠无所誤阿難
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
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无利可
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渡殑
伽河泛舟中流時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
戀德即嚴戎駕疾驅追請數百千衆營軍
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
奔馳迎候數百千衆屯集北岸兩軍相對旌
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殺害從舟中起
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
又中析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
一分舉軍號慟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脩供
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特國北人謂三
伐持國北印度境弗栗特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
土地膏腴花菓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
敬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
大都城號占伐拏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
三千餘家若村邑也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
寡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陽有窣堵
波

寘少學葉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陽有窣堵
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人處
也昔在佛世五百漁人結暐附黨漁捕水族
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
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
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
衆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
尒宜知時於是大衆圍繞神足凌虛至于河
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尒勿殺魚以神通
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
貫解人情尒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
何罪流轉惡趣受此弊身魚曰昔承福慶生
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者我身是也恃其
族姓淩蔑人倫恃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
心毀讟諸佛以醜惡語詈辱衆僧方類形比
謂若駝驢象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此弊
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因覩聖化親蒙聖教
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
導魚既聞法於是命終乘茲福力上生天宮
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
恩与諸天衆肩隨度凶前礼既畢右繞退立
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
妙法於是感悟輸誠礼懺裂網焚舟歸眞受

以天寶香花持用供養世尊指告漢人爲說
妙法於是感悟輸誠礼懺裂網焚舟歸眞受
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漢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无
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昔於此六月說
法度諸天人此北百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
如來昔於此處爲諸比丘制戒次西不遠有
如來髮爪窣堵波近遠邑人相趍輻湊焚香
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
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中印度境）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
雪山中國大都城周廿餘里山川連屬宜穀
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
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剛獷信義輕薄无
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
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
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呫婆種
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号鴦輸伐
摩（唐言光胄）碩學聰叡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
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
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
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陁國（舊曰摩伽陁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散花燈炬不絶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
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
雪山中国大都城周廿餘里山川連屬宜穀
稼多花果出赤銅犛牛命命鳥貨用赤銅錢
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對獷信義輕薄無
學藝有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
接堵連隅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
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粟呫婆種
也志學清高純信佛法近代有王號鴦輸伐
摩（唐言光胄）碩學聰睿自製聲明論重學敬德
遐邇著聞都城東南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
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為火從此復還吠舍
釐國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国（舊曰摩伽陁又曰摩竭提皆訛也中印
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一国　摩揭陁国上

摩揭陁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户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麁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温暑崇重志學尊敬佛法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万有餘人並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殑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趾尚存昔者人壽无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宮多花故以名焉逮乎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

名波吒釐子城舊曰巴連弗邑訛也初有婆羅門高才
博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遊觀
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儔謂曰夫何憂乎曰
盛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无成顧
此為言憂心彌劇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
為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二人
為女父母遂坐波吒釐樹謂女婿樹也採時
果酌清流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
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无辭焉
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
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
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
管絃清雅帷帳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
有一嫗攜引小女竝賓從盈路袨服奏樂翁
乃指小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樂讌經七
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往而求之乃見獨坐樹
陰若對上客告與同歸辭不從命後自入城
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
往林中咸見花林是樹一大第僮僕役使驅
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
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朞歲之後生一子
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
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

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
棲寓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
人生行樂詎必故鄉今將築室宜无異志於
是役使靈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
由彼子故神為築城自尒之後因名波吒釐
子城焉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无憂
王作地獄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
有阿輸迦（唐言无憂舊言阿育王訛也）王者頻毗娑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
娑羅訛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婆吒釐重築
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浸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
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
北臨殑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无憂王嗣
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
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鑪銛鋒利刃備諸苦
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
犯法罪人不校輕重總入塗炭後以行經獄
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有沙門
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
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礼懺俄見一人縛來
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
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无常觀證无學果
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夷生死
雖入鑊湯若有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

雖入鑊湯若有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
主驚駭馳使白王王迹躬觀深讃靈祐獄主
曰大王當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臨刑獄
凡至獄垣皆從致害不云王入而獨免死王曰
法已一定理无再變我先垂令命豈除汝身汝
久濫生我之咎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鑪獄主既
死王乃得出於是頹墻堙塹廢獄寛刑地獄
南不遠有窣堵波基趾傾陥唯餘覆鉢之勢
寶為廁飾石作欄楯即八万四千之一也无
憂王以大功建於宮寓中有如來舍利一外
靈鑒間起神光時燭无憂王廢獄之後遇近
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阿羅
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異果不遭
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脩建諸窣堵
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弘誓
心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
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无憂王聞以
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含靈有
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遺身重從供養
今尒神鬼戮力同心境極贍部戶滿拘胝以
佛舍利起窣堵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搆待後吉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

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搆待後告命鬼神受
旨在所興功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
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
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藏下舍利心
雖此冀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
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宜下舍利王承
此旨宣告鬼神逮乎期日无憂王觀候光景
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申手蔽日營建之
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窣堵波側
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跡猶存其
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跡俱有輪相十指
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
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顧摩揭陀國蹈此
石上告阿難曰吾今最後留此足跡將入寂
滅顧摩揭陀國也百歲之後有无憂王命世
君臨建都此地匡護三寶役使百神及无憂
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跡石既近宮城
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競欲舉歸石雖不大眾
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
欲滅聖跡鑿已還平文采如故於是捐棄殑
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跡之所佛跡精舍側不遠有大
石柱高卅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无憂王

石柱高卅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无憂王
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
重自酬贖其辭云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
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无憂王為出家弟役
使神鬼之所建也初无憂王有同母弟名摩
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
暴衆庶懷怨國輔佐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
亦已太甚夫政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明
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收付執法无憂王泣
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靈况尒同胞豈忘
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
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
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
守衛珍羞上饌進奉无虧守者唱言已過一
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勵身
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棲
巖谷无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
豈意清升取證聖果既无滯累可以還國弟
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
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
巖吾從尒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
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尒曹相率來集我會
各持大石自爲床座諸神受命至期畢集

日吾於後日廣備珍羞尒曹相率來集我會
各持大石自爲床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
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縱橫亘自積聚因功
不勞疊爲靈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憂王
躬往迎請止此山廬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
槽是无憂王近役神功作爲此器飯僧之時
以儲食也故宮西南有小石山周巖谷間數
十石室无憂王爲近護等諸阿羅漢役使鬼
神之所建立傍有故臺餘基積石池沼漣漪
清瀾澄鑒隣國遠人謂之聖水若有飲濯衆
垢消滅也山西南有五窣堵波崇基已陷餘
趾尚高遠而望之欝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
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无憂
王建八万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升舍利故
別崇建五窣堵波製奇諸處靈異間起以
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曰
是昔難陁王建此五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
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
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
雷振士卒僵仆象馬驚奔自茲已降无敢
覬覦或曰衆議雜多未爲確論循古所記
信得其實故城東南有屈屈(屈勿反)吒阿濫摩
(唐言雞園)僧伽藍无憂王之所建爲无憂王初信

信得其實故城東南有屈〻吒阿濫摩
唐言鷄園僧伽藍无憂王之所建焉无憂王初信
佛法也式遵崇建脩殖善種召集千僧凡聖
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頹毀已久基趾尚
存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阿摩落
伽者印度藥果之名也无憂王搆疾彌留知
命不濟欲捨珎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誡勿
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翫之半爛握果
長息問諸臣曰贍部洲主今是何人諸臣對
曰唯獨大王王曰不然我今非主唯此半果
而得自在嗟乎世間富貴危甚風燭位據區
宇名高稱謂臨終遺乏見逼强臣天下非已
半果斯在乃命侍臣而告之曰持此半果詣
彼雞園施諸衆僧作如是說昔一贍部洲主
今半阿摩落王稽首大德僧足願受最後之
施凡諸所有皆已喪失唯斯半果得少自在
哀愍貧乏增長福種僧中上座作如是言无
憂大王宿期弘濟虎疾在躬姧臣擅命積寶
非已半果為施承王末命普施衆僧即召典
事羮中總煑收其果核起窣堵波既荷厚恩
遂旌顧命阿摩落伽窣堵波西北故伽藍中
有窣堵波謂揵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
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

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緘口其
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継前修外道
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疇召侶千計万數来
集僧坊揚言唱曰夫擊揵稚招集學人群愚
同止謬有和擊遂以白王請校優劣外道諸師
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淺外道曰我論
勝自今已来諸僧伽藍不得擊揵稚以集衆也
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詬而退十
二年間不擊揵稚時南印度那伽閼刺樹那
菩薩（唐言龍猛舊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
愛出家脩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
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
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揵稚日月驟
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
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尒非其疇吾今行矣
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
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
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道義提婆隨破
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嘆曰謬辭易
失邪義難扶尒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
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之聞也即相召集
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
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

婆

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揵
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隣境異僧勿使入城
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
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疊僧
伽胝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
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
莫有相舍遂宿揵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
擊衆聞伺察乃昨客遊比丘諸僧伽藍傳聲
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
婆提婆曰夫揵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
之何為王使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
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
重擊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
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
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諠談異議各曜辭鋒提
婆并既升論座聽其先論詭隨義折破曾不
浹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
基以旌至德建揵椎窣堵北有故基昔
鬼辯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
門葺宇蔬藪不交世俗祠鬼求福魍魎相
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帷以
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
聖有阿溼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万物道

聖有阿濕縛窶沙唐言馬鳴菩薩者智周万物道
播三乘每語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
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
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
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
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
願褰帷敢申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帷
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辭
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吾已知矣摧彼必矣尋往
白王唯願垂許与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
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与彼
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
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
羅門既述辭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
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
所事鬼魅宜速授辭疾褰其帷視占其怪婆
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
晨聲問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
盛德誰覽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先前國有常
典宜旌茂實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
趾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間發近遠
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鞮羅擇迦伽
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
頻毗娑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召高才廣延
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髦彥同類相趍肩隨戾
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
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
牖棟梁壖垣堦陛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
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
菩薩像凡斯三像鍮石鑄成威神肅然冥鑒
遠矣精舍中各有舍利一升靈光或照奇瑞
間起鞮羅擇迦伽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
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
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盤石上建窣堵
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
神止此坐斯盤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
靈聖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來出定諸
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
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
類長蛇猛獸群從右旋天仙靈聖肩隨讚禮
山東岡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負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
員嶺崇基疏崖峙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
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德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
此山中有外道摩沓婆者祖僧佉之法而習道
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烈德重當時
君王珍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
國學人承風仰德儔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
二城環居封建時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
早擅清徽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沓婆論
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敬問
摩沓婆善安樂也宜忘勞弊精習舊學三
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
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
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沓婆甚懷惶懼誡
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不得居止沙門
異道遞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
而來至摩沓婆邑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
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
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冀宿其邑
因以慈心卑辭謝曰尒曹世俗諦之淨行我
又勝義諦之淨行淨行既同何為見拒婆羅
門因不與言但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
中中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

中中舊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
束蘊持伏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
遠傳聲問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墜嘉聲重
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援行矣
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善淨信德慧者我
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
告宜可速行既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
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
矣恐人知聞來相圖害德慧謝曰不敢忘德
於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
而至願王垂許與摩沓婆論王聞驚曰此妄
人耳則命侍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有異
沙門來求談論今已營灑論場宣告遠近佇
望來儀願垂降趾摩沓婆問王使曰豈非南
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沓婆聞心甚不悅事
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臣士庶豪右咸皆
集會欲聽高談德慧先立宗義洎乎景落摩
沓婆辭以季衰智惛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
難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无異論於至第六
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顧命妻曰尒有高才
無忘所恥摩沓婆死匿不發喪更服鮮綺來
至論會衆咸諠譁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
高恥對德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菩薩

至論會衆咸諠詆更相謂曰摩沓婆自負才
高恥對德惠故遣婦来優劣明矣德惠菩薩
謂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沓婆妻知難
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然德惠曰惜哉摩
沓婆死矣其妻欲来与我論耳王曰何以
知之願垂指告德惠曰其妻之来也面有死
喪之色言含哀怨之聲以故知之摩沓婆
死矣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如
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継軌无爲守
道含識霑化依先国典褒德有常德惠曰苟
以愚昧體道居貞存止足論齊物将弘汲引
先摧慠慢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
摩沓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人則垂
誡来葉流美義无窮唯彼淨信見廷讚著福
延千世食用同僧以勸清信以褒厚德於是
建此伽藍式旌勝迹初摩沓婆論敗之後十
數淨行逃難隣国告諸外道恥辱之事招募
英俊来雪前恥王既珍敬德惠躬往請曰今
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敢聲論鼓唯願
大師摧諸異道德惠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
學人欣然相慰我曹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
道闡揚義理德惠菩薩曰今諸外道逃難遠
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与彼對論

道闡揚義理德慧菩薩曰今諸外道遐邇難逮
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与彼對論
德慧有肩座竪素聞餘論頗閑微旨侍立於
側聽諸高談德慧拊其座而言曰沬汝可論
衆咸驚駭異其所命時肩聖座竪便即發難深
義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重挫
其銳再折其鋒自伏論已來為伽藍邑戶德
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伽藍尸羅
跋陀羅唐言戒賢論師論義得勝捨邑建焉一
危峯如窣堵波置佛舍利論師三摩呾吒國
之王族婆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
印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伽藍遇護法
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以究竟之致問
以解脫之路既窮至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
聲高異域南印度有外道探賾索隱窮幽洞
微聞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鼓
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內有大論師
我雖不敏願与詳議王曰有之誠如議也乃
命使臣請護法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
來求較論唯願降趾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
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前進請
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潛暉傳燈寡照
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

外道蟻聚異學蜂飛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
賢曰恭聞餘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
而允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難
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曰有貴高
明无去齒歲以今觀之破彼必矣洎乎集論
之日遠近相趨少長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
其幽致戒賢循理責實深窮幽玄外道辭窮
蒙恥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辭曰染
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邑爲王曰
法王晦迹智舟淪溺不有旌別无勵後學爲
弘正法願垂哀納論師辭不獲已受此邑焉
便建伽藍窮諸規矩捨其邑户式脩供養戒
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禪河至伽
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羅門有千餘家大
仙人之祚胤也王所不臣衆咸宗敬城西北
卅餘里有清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
濯罪垢消除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谿谷
杳冥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君
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莫不登
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
无憂王之所建也靈鑒潛被神光時燭昔者
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伽耶山東南有窣
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

如來於此演說寶雲等經伽耶山東南有窣
堵波迦葉波本生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
伽耶迦葉波捺地迦葉波 舊曰那提迦葉訛也 洎諸迦葉例无波字略也
事火之處伽耶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鉢
羅笈菩提山 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正覺 先登此山故云前正覺也 如來勤求
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
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岡
登以至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止於
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覆菩薩下自
西南山半崖中背巖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
之跏趺坐焉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
空中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十四
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畢鉢羅樹下有金剛
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坐而成正覺願當就彼
菩薩方起室中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
願慈悲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 影在昔日賢愚咸覩洎於 今時或有得見之也 諸天前導
往菩提樹逮无憂王之興也菩薩登山上下
之迹皆樹旌表建窣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
異或花雨空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
異方法俗登修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西
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甎崇峻險

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塼崇峻險
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餘步奇樹名花連
陰接影細沙異草彌漫綠堤正門東闢對尼
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
伽藍壖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復精
舍並贍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族欽承遺教
建以記焉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
初成与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下
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賢劫
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曰金剛座焉證聖
道所亦曰道場大地震動獨无傾搖是故如來
將證正覺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
安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无復
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
剛座量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
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
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矣金剛
座上菩提樹者則畢鉢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
數百尺屢經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
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
青翠冬夏不凋光鮮无變每至如來涅槃之
日葉皆凋落頃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
方法俗數千万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

日葉皆彫落須之復故是日也諸國君王異
方法俗數千万衆不召而集香水香乳以溉
以洗於是奏音樂列香花燈燿継日競脩供
養如來寂滅之後无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
邪見道毀佛遺迹毀發兵徒躬臨翦伐根茎
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歩而積聚焉令事
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未靜忽生兩樹猛
火之中茂葉含翠因而謂之灰菩提樹无憂
王覩異悔過以香乳溉餘根洎乎將旦樹
生如本王見靈怪重深欣慶躬脩供養樂以
忘歸王妃素信外道密遣使人夜分之後重
伐其樹无憂王旦將礼敬唯見蘖株深増悲慨
至誠祈請香乳溉灌不日還生王深敬異
壘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近
設賞迦王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
壞僧伽藍伐菩提樹掘至泉水不盡根柢
乃縱火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絶滅
遺萠數月後摩揭陁國補剌拏伐摩王(唐言滿胄)
歟堅王之末孫也聞而嘆曰恵日已隠唯餘
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覩舉身投地哀感動物
以數千牛搆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
後翦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
樹隠於石壁上出二丈餘菩提樹東有精舍高

樹隱於石壁上出二丈餘菩提樹東有精舍高
百六七十尺下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甎
塗以石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迦菓亦謂
寶瓶又稱寶臺東面樓為重閣擔宇特起三層榱柱
棟梁戶扉寮牖金銀彫鏤以飾之珠玉廁錯
以填之奧室邃宇洞戶三重外門左右各有
龕室左則觀自在菩薩像右則慈氏菩薩像
白銀鑄成高十餘尺精舍故地无憂王先建
小精舍後有婆羅門更廣建焉初有婆羅門
不信佛法事大自在天傳聞天神在雪山中
遂与其弟往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
果非汝所祈非我能遂婆羅門曰修何福可
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菩提樹者
證佛果處也宜時速返往菩提樹建大精舍
大池氷興諸供養祈願當遂婆羅門受天命
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
是廣脩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
凡得祿賞皆入檀捨精舍既成招募工人欲
圖如來初成佛像曠以歲月无人應召久之
後有婆羅門來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
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

衆曰今將造像夫何所須曰香泥耳宜置精
舍之中并一燈照我入已堅閉其戶六月後
乃可開門時諸僧衆皆如其命尚餘四日未
滿六月衆咸駭異開以觀之見精舍內佛像
儼然結加趺坐右足居上左手斂右手垂東
面而坐肅然如在座高四尺二寸廣丈二尺五
寸像高一丈一尺五寸兩膝相去八尺八寸兩
肩六尺二寸相好具足慈顏若真唯
右乳上圖瑩未周既不見人方驗神
鑒衆咸悲歎殷勤請知有一沙門宿
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家而告曰我
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
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
魔來嬈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
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
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
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放昔下垂衆
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塡廁衆寶
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
欲毀此像既覩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
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
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
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

旨懼而嘆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
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
為役使遂於佛像前横疊塼壁心慙冥闇又
置明燈塼壁之前畫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
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
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
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奥室燈炬相継
欲覩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明鏡引
光内照乃覩霊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来
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
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佉月後半十五
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来
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菩提樹北有佛
經行之處如来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
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南北往来行
十餘歩異花随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塼為基
高餘三尺聞之土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
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随壽脩短數有增
減經行基北道左磐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
舉目上望昔者如来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
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菩提樹西不遠
大精舍中有鍮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
前有青石奇文異采是昔如来初成正覺梵

前有青石奇文異采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
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
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悠遠寶變
為石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
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
樹竊自惟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須淨草
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
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
菩薩受已執而前進受草東北不遠有
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群鹿呈祥之
處印度休徵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
群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
一窣堵波是魔王嬈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
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殷憂而返魔王
之女請往誘菩薩威神衰變冶容
羸策杖相攜而退也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
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
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也
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甎室各有地神之像
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
人念功圖形旌德菩提樹垣西北不遠有窣
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
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

堵波謂鬱金香高四十餘尺漕矩吒國商主
之所建也昔漕矩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
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
侶貿遷有无泛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
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
不謀夕勠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功
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照
曜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
宜於中止得自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
魚耳崇崖峻嶺鬐鬣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
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
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
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即隱兩
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淩虛而來
拯溺不踰時而至本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
福不迴建窣堵波式脩供養以鬱金香泥而
周塗上下既發信心率其同志躬禮聖迹觀
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商侶同遊更
相謂曰山川悠間鄉國遼遠昔所建立窣堵
波者我曹在此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
見有窣堵波駭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
建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國以鬱金為名菩提
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
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證佛果大梵天王

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波傍有精舍
中作佛坐像昔如来初證佛果大梵天王於
此勸請轉妙法輪菩提樹垣内四隅皆有大
窣堵波在昔如来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
歴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靜樹垣
之内聖迹鱗次差難遍舉菩提樹垣外西南窣
堵波奉乳糜二牧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
女於此煑糜次此窣堵波如来受糜處也菩
提樹南門外有大池周七百餘歩清瀾澄鏡
龍魚潜宅婆羅門兄弟承大自在天命之所
鑿也次南一池在昔如来初成正覺方欲
浣濯天帝釋為佛化成池西有大石佛浣衣
已方欲曝曬天帝釋自大雪山持来也其側
窣堵波如来於此納故衣次南林中窣堵波
如来受貧老母施故衣處也帝釋化池東林
中有目支隣陁龍王池其水清黒其味甘美
西岸有小精舍中作佛像昔如来初成正
覺於此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来
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為蓋故
池東岸有其室焉目支隣陁龍王池東林中
精舍有佛羸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
十餘歩南北各有畢鉢羅樹故今土俗諸有
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差是菩薩脩苦行處
如来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
食一麻一麦形容憔悴膚體羸瘠經行往来
攀樹後起菩薩苦行畢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
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之捨家也
彷徨山澤棲息林泉時淨飯王乃命五人隨
瞻侍爲太子既脩苦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
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牟堵波菩薩入尼連
禪那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
乳糜其側牟堵波二長者獻麨蜜處佛在樹
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
方從定起時二商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
商主曰尺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
寂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
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麨蜜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麨側有牟堵波四天王奉鉢處商主
既獻麨蜜世尊思以何器受之時四天王從
四方來各持金鉢而以奉上世尊默然而不
納受以爲出家不宜器此四天王捨金鉢奉
銀鉢乃至頗胝瑠璃瑪瑙車渠真珠等鉢世尊
如是皆不爲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石鉢紺
青映徹重以進獻世尊斷彼此故而總受之
次第重疊按爲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際爲四
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牟堵波如來爲母說法
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
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
池岸有牟堵波在昔如來現諸神變化有緣
處現神變側有牟堵波如來度優婁頻螺迦
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道隨
應降伏時優婁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
佛教迦葉波曰吾亦与尓俱逐迷途於是相
從來至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

佛教迦葉波曰吾亦与尓俱返迷途於是相
從来至佛所如来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
時諸梵志恭兼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
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泛与其門人從
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与
二百門人聞其兄兄捨法也亦至佛所頭從
梵行度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来伏
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来將化其人先伏所
崇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出煙焰
佛既入定亦起火光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
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悠惜優婁
頻螺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
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来乃以火龍盛置鉢中
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側窣堵波五百獨覺
同入涅槃處也目支鄰陀龍池南窣堵波迦
葉波救如来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得神
通遠近仰德黎庶歸心世尊方便導迷徒大
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注暴雨周佛所居令獨
无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謂門人曰沙門住
處將不漂溺泛舟來救乃見世尊履水如地
蹈河中流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之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此龍者
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来自前正覺山欲趣
菩提樹途次室側龍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
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
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
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
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菩提樹垣東門側
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

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今至此我眼
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菩提樹垣東門側
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
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无賴集諸神眾
齊勒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
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指之
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
仗變為蓮花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
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菩提樹北
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
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墻高三
四丈極工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
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高廣
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指節
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大如真珠色
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
眾人 即印度十二月三十日 當此正月十五日也 此時也或放光或雨花僧
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清肅戒
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王其王淳信佛
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聖迹遠遊印
度寓諸伽藍咸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
遠迎沙門悲耿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
此殷憂沙門曰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旅異
城載罹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譏誚負斯憂恥
詎得歡心王曰若是者何謂也曰誠願大王
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
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
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
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儀

福田為意於諸印度建立伽藍既旅聖迹又
擅高名福資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
之何晚於是以國中重寶獻印度王王既納
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報來儀
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大吉祥王大王威
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沙門欽風慕化敢遊
上國展敬聖迹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
甚蒙恥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
建一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
行人无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
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君臣拜賀遂乃
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
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无出此謀於是捨
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脩供養乃刻
銅為記曰夫周給无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
先聖明訓今我小子忝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
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
在有國人迹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无窮故
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
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比丘解安居日四
方法俗百千萬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
遍遊林中礼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
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
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
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
建古今不易諸部无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
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
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所任取一爲使者奉辭報命君臣拜賀遂乃
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
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无出此謀於是捨
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脩供養乃刻
銅爲記曰夫周給无私諸佛至教惠濟有緣
先聖明訓今我小子忝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
聖迹福資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國僧而得自
在有國人迹同僧例傳之後嗣永永无窮故
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
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比丘解安居日四
方法俗百千万衆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
遍遊林中礼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
以室羅伐拏月前半一日入雨安居當此五
月十六日以頞濕縛庾闍月後半十五日解
雨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
建古今不易諸部无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
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
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大唐西域記巻第九　摩揭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窣堵波
其北有池香象持母處也如來在昔脩菩薩
行為香象子居北山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
採藕根汲清水恭行孝養与時推移屬有
一人遊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象子聞
而愍焉道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白王曰
我知香象遊舍林藪此奇貨也可往捕之王
納其言興兵往狩是人前導指象示王即時
兩臂墮落若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
縛象子以歸象子既已維縶多時而不食
水草典廐者以聞王遂親問之象子曰我母
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詎能甘食王愍
其意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堵波前建石

旨寘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誰能有食王愍
其意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堵波前建石
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宴坐其側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四佛坐東莫訶河
至大林中有石柱是外道入定及發惡願處
昔有外道鬱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
澤於此法林棲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一
有定摩揭陁王特深崇敬每至中時請就
宮食鬱頭藍子淩虛履空往來無替摩揭
陁王候時瞻望亦既至已捧接置座王將出
遊欲委營事簡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小息
女淑慎令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陁王
召而命曰吾今方遠遊將有所委尒宜志心
慎終其事彼鬱頭藍仙宿所崇敬時至
來飯如我所奉勅誡既已便即巡覽小女承

若比丘比丘尼鄔波索迦（唐言近事男舊曰伊蒲塞又曰優婆塞皆訛也）
鄔波斯迦（唐言近事女舊曰優婆斯又曰優婆夷皆訛也）皆先濟度令離
流轉迦葉承旨住持正法結集既已至第
二十年猒世無常將入寂滅乃往雞足山
山陰而上屈盤取路至西南罡山陰險阻崖
徑盤薄乃以錫扣剖之如剖山徑既開逐路
而進盤紆曲折迴互斜通至于山頂東北
面出既入三峯之中捧佛袈裟而立以願力
故三峯斂覆故今此山三脊隆起當來慈
氏世尊之興世也三會說法之後餘有無
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至迦葉所慈氏彈
指山峯自開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
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禮敬已畢身昇虛

指山峯自劈彼諸衆生既見迦葉更增憍
慢時大迦葉授衣致辭礼敬已畢身昇虛
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遂入寂滅時衆瞻仰
憍慢心除因而感悟皆證聖果故今山上建
窣堵波靜夜遠望或見明炬乃有登山遂无
所覩雞足山東北行百餘里至佛陀伐那山峯
崖崇峻巘崿隱嶙巖間石室佛嘗降止其
傍有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栴檀塗飾如來
今其石上餘香郁烈五百羅漢潛靈於此諸有
感遇或得覩見時作沙彌之形入里乞食隱顯
靈奇之迹差難以述佛陀伐那山空谷中東
北行三十餘里至洩（移結反）瑟知林（唐言杖林）林竹脩
勁被山滿谷其先有婆羅門聞釋迦佛身長
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杖欲量
佛身恒於杖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
實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中有大窣堵波无
憂王之所建也昔如來在此七日為諸天
人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杖林之中近有鄔波
索迦闍耶犀那者（唐言勝軍）西印度剎帝利種
也志尚夷簡情悅山林迹居幻境心遊真際
內外典籍窮究幽微辭論清高儀範閑雅
諸沙門婆羅門外道異學國王大臣長者豪
右相趨通謁伏膺請益受業門人十室而六
年漸七十耽讀不倦餘藝捐廢唯習佛經
策勵身心不捨晝夜印度之法香末為泥作
小窣堵波高五六寸書寫經文以置其中謂
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
內常脩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
法導誘學人

之法舍利也數漸盈積建大窣堵波總聚於
內常脩供養故勝軍之為業也口則宣說妙
法導誘學人手乃作窣堵波式崇勝福夜
又經行礼誦宴坐思惟寢食不遑晝夜无
怠年百歲矣志業不衰卅年閒凡作七拘胝
唐言億也法舍利窣堵波每滿一拘胝建大窣堵波
而揔置中盛脩供養請諸僧衆法會稱慶
其時神光燭曜靈異照彰自茲厥後時放
光明杖林西南十餘里大山陽有二溫泉其
水甚熱在昔如來化出此水於中浴焉今者
尚存清流无減遠近之人皆來就浴沉痾宿
疹多有除差其傍則有窣堵波如來經行
之處也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
前有石窣堵波昔者如來雨三月為諸人
天於此說法時頻毗娑羅王欲來聽法乃
疏山積石疊階以進廣二十餘步長三四
里大山北三四里有孤山昔廣博仙人棲隱
於此鑿崖為室餘趾尚在傳教門人遺風
猶扇孤山東北四五里有小孤山山壁石室
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
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磨牛頭栴
檀塗飾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石室西
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洛舊曰阿脩羅又曰阿須倫又曰阿
須羅皆訛也宮也往有好事者深閑呪術顧儔命侶
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
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瑠璃
是人至已有諸小女侍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
礼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
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浴也

礼遇於是漸進至内城門有二婢使各捧金
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候謂諸人曰宜就浴池
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
特速集餘十三人遂則沐浴既入池已恍若有
忘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
矣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昔頻
毗娑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夷
川感疊石感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
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矩奢揭羅補羅
城唐言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
君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
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
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
内城餘趾周三十餘里羯尼迦樹遍諸蹊徑
花含殊馥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
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與未生
怨王共為親友及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
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伏醉
象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恃
比丘唐言馬勝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
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
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
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
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寂宜小佇待觀其進
趣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
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
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尒不知
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

人證何法若此之悅豫乎馬勝謂曰汝不知
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
六年證三菩提具一切智是吾師也夫法者非
有非空難用詮敘唯佛与佛乃能究述豈
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
利子聞已便獲果證舍利子果證北不遠有
大深坑傍建窣堵波是室利毱多（唐言勝密）以火
坑毒飯欲害佛處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
邪見諸梵志曰喬荅摩國人尊敬遂令我
徒无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食門穿大坑
滿中縱火棧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飯食皆
雜毒藥若免火坑當遭毒食勝密承命
便設毒食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
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
无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
而往足履門閫大坑成池清瀾澄鑒蓮花
弥漫勝密見已憂惶无措謂其徒曰以術免
火尚有毒藥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
勝密聞已謝咎歸依勝密火坑東北山城
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也）於此
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垣墻種殖花果餘趾
株蘖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
復有時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羅矩吒山
（唐言鷲峯亦謂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接北山陽孤標特起既棲
鷲鳥又類高臺空翠相映濃淡分色如
來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
毗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

来御世垂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説妙法頻
毗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
峯岑跨谷淩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
五六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王至
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則簡凡夫不同往其
山頂則東西長南北狭臨崖西埵有塼精
舎高廣奇製東闢其戸如来在昔多居説
法今作説法之像量等如来之身精舎東有
長石如来経行所履也傍有大石高丈四五
尺周卅餘步是提婆達多遥擲撃佛者也
其南崖下有窣堵波在昔如来於此説法花
經精舎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来在昔於此
入定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為魔
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王化作鷲鳥
於黒月夜分據其大石奮翼驚鳴以怖尊
者尊者是時驚懼无措如来鑒見申手安慰
通過石壁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
所變化宜无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石上
鳥跡崖中通穴歳月雖久于今尚存精舎側
有數石室舎利子等諸大羅漢於此入定舎
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枯涸无水墟坎猶存精
舎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来曬袈裟
之處也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傍石上有佛
脚跡輪文雖暗規摸可察北山頂有窣堵
波是如来望摩揭陀城於此七日説法山城
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曰山西南崖陰昔
有五百温泉今者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煖
未盡温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无熱惱池潛

来書溫也其泉源發雪山之南无熱惱池潛
流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枝小
熱地獄火勢上炎致斯溫熱泉流之口並皆
彫石或作師子白象之首或作石筧懸流之
道下乃編石為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之者
宿疾多差溫泉左右諸窣堵波及精舍基
址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淪之士蓋亦
多矣溫泉西有卑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
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定比丘
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子之形見之者
心發狂亂然斯勝地靈聖所止躡迹欽風忘
其災禍近有比丘戒行貞潔志樂幽寂欲於
此室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災異
為害不細既難取定亦恐喪身宜鑒前事勿
貽後悔比丘曰不然我方志求佛果摧伏天
魔若此之害夫何足言便則荷錫而往室焉
於是設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中少女謂
比丘曰尊者染衣守戒為含識歸依脩惠習定
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懼我曹如來之
教豈若是耶比丘曰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
迹山谷遠諠雜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
尊者誦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族
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自護
非欲害物往昔行人居此習定期於證果以濟
幽塗覩怪驚懼喪棄身命汝之辜也其何
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惠斯淺自今已來

辞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恵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須尊者勿誦神咒比丘於是脩定如初安静无害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脩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山城北門西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彩狀血染傍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自害證果之處昔有比丘勤勵心身屏居脩定歲月遒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竊復嘆曰无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則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雅操建以記功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比丘宴坐山林脩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繫念无忘静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待時此比丘遥見聖衆身意勇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則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甎室東闢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像量等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號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衆今天人師无以館舍時諸鬼神感其誠心行逐外

見如来聞法淨信追惜竹園居彼異衆今天
人師无以館舍時諸鬼神感其誠心斥逐外
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
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含怒而去
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
来是時遂受其施迦蘭陀竹園東有窣
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唐言未生怨舊曰阿闍世訛也）之所建也
如来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
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无憂王之發信心
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
未生怨王窣堵波側有窣堵波有尊者阿難
半身舍利昔尊者將寂滅也去摩揭陀國趣
吠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
分其身摩揭陀國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
脩崇建其側則有如来經行之處次此不遠
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
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
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波於此与九
百九十九大阿羅漢以如来涅槃後結集三藏
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阿羅
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
又覩地震曰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
見佛世尊於雙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
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云汝
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
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衆
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
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衆生

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
其徒曰惠日淪照世界闇冥善導遐棄衆生
顛倒墜懈怠比丘更相賀云如來寂滅我曹
安樂若有所誰能訶制迦葉聞已深更感
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佛禮敬
既而法王去世人天无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
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
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揵椎唱如是言今
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揵椎
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
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
寂滅世間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
集法務從簡靜豈恃群居不成勝業其有
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謬辯才无㝵如斯上
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
百九十九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召而謂
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
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結集而見擯斥
法王寂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惱
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
斷阿難辭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无學勤求
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
漢往結集處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
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隟入禮僧
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於是迦
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
集素呾纜舊曰脩多羅訛藏優波釐持律明究衆
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耶訛藏我迦葉波集阿毗

集素呾纜（多羅訛）藏優波釐持律明究衆
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耶訛）藏我迦葉波集阿毗
達磨藏雨三月盡集三藏訖以大迦葉僧
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坐部焉大迦葉波結集
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
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廿餘里有窣堵波无憂王之
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无學數百千
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
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寂滅簡異我曹
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愚智
畢萃復集素呾纜藏毗奈耶藏阿毗達磨
藏雜集藏禁咒藏別爲五藏而此結集凡聖
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焉竹林精舍北行二
百餘步至迦蘭陁池如來在世多此說法水
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无餘迦蘭
陁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也
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
五十餘尺上作象形也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
闍姞利呬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无復遺堵內城
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
毗娑羅王都在上茅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遇
火灾一家縱逸四隣羅灾防火不暇資產
廢業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
民羅患脩何德業可以禳之群臣曰大王德
化邕穆政教明察今茲佃民不謹致此火灾宜
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
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
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

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
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令遷於彼同夫棄屍
既恥陋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頃
之後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臣曰我其遷矣乃
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
吠舍釐王聞頻毗娑羅王野處寒林整集
戎旅欲襲不虞邊候以聞乃建城邑以
王先舍於此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
家焉或云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王
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遷都
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故今城中
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家耳宮城西南
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往來此止是佛昔
日說法之處次此西北有窣堵波殊底色迦
（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長者本生故里城南門外道左有
窣堵波如來於此說法及度羅怙羅從此
北行卅餘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厭也）僧伽藍聞之耆
舊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名
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實義
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王建都此地
悲愍眾生好樂周給時美其德號施無厭
由是伽藍因以為稱其地本菴沒羅園五百
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
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久
此國先王鑠迦羅阿逸多（唐言帝日）敬重一乘遵
崇三寶式占福地建此伽藍初興功也穿傷龍
身時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
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

身特有善占尼乾外道見而記曰斯勝地也
建立伽藍當必昌盛為五印度之軌則踰千
載而彌隆後進學人易以成業然多歐血傷
龍故也其子佛陀毱多王唐言覺護繼體承統
聿遵勝業次此之南又建伽藍呾他揭多毱
多王唐言如來篤修前緒次此之東又建伽藍婆
羅阿迭多唐言幼日王之嗣位也次此東北又建伽
藍功成事畢福會稱慶輸誠幽顯延請凡
聖其會也五印度僧萬里雲集眾坐已定二
僧後至引上第三重閣或有問曰王將設會先
請凡聖大德何方最後而至曰我至那國也和
上嬰疾飯已方行受王遠請故來赴會聞者
驚駭遽以白王王心知聖也躬往問焉遲上重
閣莫知所去王更深信捨國出家既已位居僧
末心常怏怏懷不自安我昔為王尊居最上
今者出家卑在眾末尋往白僧自述情事
於是眾僧和合令未受戒者以年齒為次故
此伽藍獨有斯制其王之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
位之後信心貞固復於此北建立伽藍其後中
印度王於此北復建大伽藍於是周垣峻峙同
為一門既歷代君王繼世興建窮諸剞劂誠
壯觀也帝日王本伽藍者今置佛像眾中日
差四十僧就此而食以報施主之恩僧徒數千
並俊才高學也德重當時聲馳異域者數
百餘矣戒行清白律儀淳粹僧有嚴制眾
咸貞素印度諸國皆仰則焉請益談玄竭日
不足夙夜警誡少長相成其有不談三藏
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

不空之風夜警誡小長相成再有不談三藏
幽旨者則形影自愧矣故異域學人欲馳聲問
咸來稽疑方流雅譽是以竊名而遊咸得禮
重殊方異域欲入談議門者詰難多屈而還
學深今古乃得入焉於是客遊後進詳論藝
能其退飛者固十七八矣二三博物眾中次詰
莫不挫其銳頹其名若其高才博物強識多
能明德哲人聯暉繼軌至如護法護月振芳
塵於遺教德慧堅慧流雅譽於當時光友
之清論勝友之高談智月則風鑒明敏戒賢
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眾所知識德隆先達
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盛流通見
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
乎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
諸天人廣說妙法次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
方比丘見佛處昔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
如來聖眾內發敬心五體投地便則發願求
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眾曰彼比丘者甚可悲
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
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所
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
塵是一輪王報也既就世樂聖果斯遠其南
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
舍周旋右繞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
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
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
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
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披在昔如來嚼楊枝棄
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

樹高八九尺其幹兩披在昔如來嚼楊枝棄
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初无增減次東大精
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妙法次
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
徒興供養者所見不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
出檐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觀自在菩薩精
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
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
下大精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
說妙法西北側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鍮石
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
八十尺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
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彌覆昔
滿胄王之所作也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甎
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靈
甚察每歲元日盛興供養隣境国王大臣豪
族賫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遞奏絲竹相
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内有大井昔
在佛世有大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
指其地可以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
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伽藍西南
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也是尊者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
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无餘涅槃其中則
有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与舍利子少
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以精鑒延
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
与厭俗共求出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

與舍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要終始契同去就相
与猒俗共求出家遂師珊闍耶焉舍利子遇
馬勝阿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
悟法遂證初果与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
世尊遙見指告衆言彼來者我弟子中神
足第一既至佛所請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
丘淨脩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特鬚髮
落俗衣變戒品清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
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沒特伽羅子故里
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娑羅王迎見佛
處如來初證佛果知摩揭陁國人心渴仰受
頻毗娑羅王請於晨朝特著衣持鉢与千
比丘左右圍遶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
染衣前後明從入王舍城特帝釋天王變身
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
寶杖足躡虛空離地四指在大衆中前導佛
路特摩揭陁國頻婆娑羅王与其國內諸婆
羅門長者居士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王舍
城奉迎聖衆頻婆娑羅王迎佛東南行廿餘
里至迦羅臂拏迦邑中有窣堵波无憂王
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井今
尚在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寂滅其中則有
遺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其父高才博
識深鑒精微凡所敏典靡不究習其妻感
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寢夢感異人身被鎧甲
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
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
唯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
論劇談言无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
[illegible]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

論議談言无屈滯尊者年始八歲名擅四方其
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惠与沒
特伽羅子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
是与沒特伽羅子於珊闍耶外道所而脩習焉
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
求明道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
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
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
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
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
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即證初果
遂与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
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惠第一至已頂禮願從
佛法世尊告曰善來比丘聞是語時戒品具足
過半月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
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
滅斯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戀仰
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
尊告曰宜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
彌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
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去於後夜分正意
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迦羅臂
拏迦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
子門人入涅槃處或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
物胝（物胝者唐言億）大阿羅漢同於此地无餘寂滅舍
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至因陀羅
勢羅窶訶山（唐言帝釋窟也）其山巖谷杳冥花林蓊
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
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

巘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
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天帝釋
以卌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存今
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礼敬者莫不肅然敬懼
山嶺上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
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
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為照燭因
陁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
謂亘(許贈反)娑(唐言鴈)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
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
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群鴈飛翔戲
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宜知是時
言聲未絕一鴈退飛當其僧前投身自殞比
丘見已具白衆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
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
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鴈垂誡誠為
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
式昭遺烈以彼死鴈瘞其下焉因陁羅勢
羅窶訶山東北行五百六十里至迦布德迦(唐言
鴿)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
東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
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
捕羽族經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
為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
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
如來告曰汝應蘊火當与汝食如來是時化作
大鴿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
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
捨家脩學便獲聖果因名所建為鴿伽藍迦
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

捨家脩學便獲聖果因名所建爲鴿伽藍迦
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山甚崇峻樹
林欝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靈廟
頗極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軀
量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
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
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
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
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
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
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
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
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
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
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
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爲梵天王等七日
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殑伽河南至大聚
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彫飾東南不
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
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羅聚落其伽
藍前有大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佛昔於
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
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
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國王清旦以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贍部洲
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
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
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
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
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
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有大窣
堵波多有靈異佛昔於此為梵天王等七日
說法其側則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處伽藍東北行七十餘里殑伽河南至大聚
落人民殷盛有數天祠並窮歇飾東南不
遠有大窣堵波佛昔於此一宿說法從此東入
山林中行百餘里至洛般膩羅聚落其伽
藍前有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佛昔於
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
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
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 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大唐西域記巻第十 十七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 瞻波國 羯朱唱祇羅國
奔那伐彈那國 迦摩縷波國 三摩呾吒國
耽摩栗底國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 烏荼國
恭御陁國 羯餕力亂反伽國 憍薩羅國
案達羅國 馱那羯磔迦國 珠利耶國
達羅毗荼國 秣羅矩吒國

伊爛拏鉢伐多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臨殑伽河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近有隣王廢其國君以大都城持施衆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

道雜居近有隣王處其國君以大都城持
施泉僧於此城中建二伽藍各減千僧並學
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大城側臨殑伽河有伊
爛拏山含吐煙霞蔽虧日月古今仙聖繼踵
棲神今有天祠尚遵遺則在昔如來亦嘗
居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大城南有窣堵波
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有過去三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
是室縷多頻設底拘胝(唐言聞二百億舊曰億耳訛也)比
丘生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
嗣時有報者輙賜金錢二百億因名其子
聞二百億洎乎成立未曾履地故其足蹠毛
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黃金珍愛此兒備
諸玩好自其居家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
交路凡須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
踰時其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
命沒特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由自
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是
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中降立於前長者
子疑日天也因施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
舍城時頻毗娑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
乃竹林精舍沒特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因
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者承命思
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之危乘車馭馬
懼蹎蹶之患於是自其居家至王舍城
鑿渠通漕流滿芥子汎舟安上長縆以引
至王舍城先禮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
使召汝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宜結

至王舍城先礼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娑羅王命
使召汝无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観者宜結
加坐申脚向王國法當死長者子受佛誨而往
時入遵謁王欲視毛乃加趺坐王善其有禮
特深珍愛亦既得帰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
誨喻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脩習
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告曰汝善
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曰知若然者以爲喻
絃急則聲不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
其聲乃和夫脩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怠緩
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旋如是不久
便獲果證國西界殑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巘
崇崖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伏薄句羅藥
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石寸餘
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上則建窣堵波焉次
南石上則有佛置捃稚迦(即澡瓶也舊曰軍持訛略也)跡深寸
餘作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羅
藥叉腳跡長尺五六寸廣七八寸深減二寸
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
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
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
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
令不殺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此西有
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垂大山林中
多諸野象其形偉大從此順殑伽河南岸東
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瞻波國周四千餘
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
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加

里國大都城北背殑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
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
藍數十所多有頹毀僧徒二百人餘習小乘
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軌其
高數大基趾崇峻卻敵高險在昔劫初人
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
人中遊殑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
爲分贍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畺
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之始也
城東百四五十里殑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
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崖為室引流
成沼花林奇樹巨石危峰仁智所居觀者
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象舊獸群遊千數
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彼俗謂羯蠅
揭羅國中印度境）羯朱嗢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
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才崇
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
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隣國
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
度於此築宮理諸國務至則葺茅為宇
去則縱火焚燒國南境多有野象北境去
殑伽河不遠有大高臺積壘塼石而建
爲基趾廣峙刻彫奇製周其方面鏤眾聖
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度殑伽河行六百
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中印度國）奔那伐彈那國
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
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

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
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溼稼穡滋茂般
㮈娑果既多且貴其果大如冬瓜熟則黃
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如鶴卵又更破
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果之結
實或在樹根若伏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
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
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
形尼乾寔繁其黨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姿
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
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
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
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
齋日特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
鑒无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
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万餘里國大都城周卅餘里
土地泉溼稼穡時播般㮈娑果那羅雞果
其樹雖多弥復珎遺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
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
言少異中印度性甚獷暴志存強學宗事
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
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
天祠數百異道數万今王本那羅延天之
祚裔婆羅門之種也字婆塞羯羅伐摩唐言日胄
號拘摩羅唐言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
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
[illegible]

日胄號拘摩羅童子自據疆土奕葉君臨
逮於今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
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敬高
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摩揭陁那爛
陁僧伽藍自遠方來學佛深法慇勤往復
者再三未從來命時尸羅跋陁羅論師曰
欲報佛恩當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
涉拘摩羅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
也因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大心發弘誓
願孤遊異域遺身求法普濟含靈豈徒
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聖教開
導群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於是辭不獲免
遂與使偕行而會見焉拘摩羅王曰雖則不
才常慕高學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寡
能褊智猥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
好學顧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
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
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
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
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
已久山川道阻无由自致曰我大君聖德遠洽
仁化遐被殊俗異域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
王曰覆載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日王在羯朱
嗢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沙門婆
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遣使來請願
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國東山阜連接無
大國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類蠻獠矣
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
險阻嶂氣氛沴毒蛇毒草為害滋甚國之

詳問土俗可兩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
險阻嶂氣氛沴毒蛇毒草爲害滋甚國之
東南野象群暴故此國中象軍特盛從此
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三摩
呾吒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地遂卑濕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滋植花果繁茂氣
序和風俗順人性剛烈形卑色黒好學
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
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
居露形尼乾其徒特盛去城不遠有窣堵
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爲諸天人於
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
尺相好圓備靈應特効
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差呾羅國
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
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
訶瞻波國即此云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閻摩
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
壤界聲聞可智自此三摩呾吒國西行九百餘
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
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
稼穡時播花果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
人性剛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
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國濱海隅水
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
抵殷富城側窣堵波无憂王所建也其傍則
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
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羯

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
七百餘里至羯羅拏蘇伐剌那國東印度境
羯羅拏蘇伐剌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廿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濕
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果繁植氣序調
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
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不食乳
酪遵提婆達多遺訓也
大城側有絡多末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庭宇顯敞臺
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
其中警誡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
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錮銅鍱首戴明炬杖策
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鼓求欲談議或者問
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恐腹坼裂悲
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无問者詢訪髦
彥莫有其人王曰合境之內豈无明哲客難
不酬爲國深恥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
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強學是務今屏居
幽寂久矣于茲非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
乎王聞之已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
也客遊止此學業庸淺恐黜所聞敢承來旨
不復固辭論議无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
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
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
博苞含名相網羅視聽沙門一聞究覽辭
義无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
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

辞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肩恥而退王
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方弘法教伽
藍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也在昔
如来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
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来
說法之處无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
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印度境）烏荼國周七千餘
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
盛凡諸果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
述氣序温暑風俗獷烈人貌魁梧容色黧
黮言辞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
法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乗
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
餘所並是如来說法之處无憂王之所建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澁波祇釐僧伽藍其
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
諸浄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競脩供養承露
盤下覆鉢勢上以花蓋笥置之便住若磁石
之吸針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
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國東南境
臨大海濱有折利呾羅城（唐言發行）周二十餘里入
海商人遠方旅客往来中止之路也其城堅
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
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万餘里静
夜遥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
離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南大林中行
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陀國（東印度境）恭御陀國周

翻翻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山西南大林中行
千二百餘里至恭御陁國(東印度境)恭御陁國周
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
阜隱軫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
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
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
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万
餘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交城
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无強敵國
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
大青象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
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𩜁(力亂反)伽國
(南印度境)羯𩜁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綿動
數百里出青野象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
俗躁暴性多獷烈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
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
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
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衆
多是尼乾之徒也羯𩜁伽國在昔之時氓俗
殷盛肩摩轂擊舉袂成帷有五通仙棲巖
養素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咒術殘害國人少
長无遺賢愚俱喪人煙斷絕多歷年所頗
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尚少城南不
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
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
无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

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壽
无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
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憍薩羅國（中印度境）憍薩
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
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
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剛獷
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剎帝利
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
万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
雜居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无憂
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處現大神通摧
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
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珍敬龍猛周衛門廬時提婆
菩薩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
為通謁時門者遂為白焉龍猛雅知其名
盛滿缽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
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缽懷疑而返龍猛
曰彼何辭乎對曰默无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
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亞聖
盛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
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隨器方圓逐物清
濁彌漫无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
智之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
宜速召進而龍猛風範懍然肅物言談者
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徽久希請益方欲
受業先騁機神雅懼威嚴升堂僻坐談
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
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

玄永日辭義清高龍猛日後學冠世妙辯
光前我惟衰耄遇斯俊彥誠乃寫瓶有
寄傳燈不絕法教弘揚伊人是賴幸能前
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自負將開義
府先遊辯囿提振辭端仰視質義忽覩
威顏忘言杜口避坐引責遂請受業龍猛
曰復坐今將授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
婆五體投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
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
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
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
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文王年壽已數百歲
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
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徂落夫龍猛菩
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
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
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
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讚誦經行忽見
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夕降趾僧坊若危若
懼疾驅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
捨之士以為含生寶命經誥格言未有輕捨
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
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
忍或投身飼獸或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
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叉血諸若此類羌
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
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募

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募
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
多虐害无辜穢德彰顯惟菩薩脩習聖
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无邊輕生若
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尒
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
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
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
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為意誰能濟之
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絶命以乾茅葉自刎
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
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
命終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
釐山(唐言黑蜂)岌然特起峯巖峭險既无崖谷
宛如全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此山中
建立伽藍去山十數里鑿開孔道當其山
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廊步簷崇臺重
閣閣有五層層有四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
量等佛身妙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
從山高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
踈寮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藍也
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心甚憂慼
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憂色王曰輒運大
心敢樹勝福期之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
財用已竭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
福勝善其利不窮有此弘願无憂不濟
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

福勝善其刹不窮有興加願无憂不濟
今日還宮當據歡樂後晨出遊歷覽山野
已而至此平議營達王既受誨奉以周旋龍
猛菩薩以神妙藥滴諸大石並變為金王遊
見金心口相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由遊神
鬼所惑山林之中特見金聚龍猛曰非鬼惑
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特取用濟成勝業
遂以營達功畢有餘於是五層之中各鑄四
大金像餘尚盈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
中礼誦龍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
菩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上第
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五層居止淨
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僧徒所舍聞諸先志
曰引正王營達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物
胝（物胝者唐言億）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
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相乖凶伺
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閣反拒以擯僧徒自尒
已來无復僧衆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
醫方者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大
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案達）
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廿餘里號瓶
耆羅土地良沃稼穡豐盛氣序溫暑風俗
猛暴語言辭調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
同伽藍廿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餘異
道寔多瓶耆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
層臺制窮剞劂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
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唐言所行）阿
羅漢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

藍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並阿折羅唐言所行阿
羅漢之所建也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
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現
大神通度无量衆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
十餘里至孤山山嶺有石窣堵波陳那唐言授菩
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世後承
風染衣智願廣大惠力深固愍世无依思弘聖
教以為因明之論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成
業乃還迹幽巖棲神寂定觀述作之利
害審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
變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昔佛
世尊善權導物以慈悲心說因明論綜括妙
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
福智悠遠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
放
薩乃大光明照燭幽昧此時國王深生尊敬見
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請菩薩證无生果陳
那曰吾入定觀察欲釋深經心期正覺非願无
生果也王曰无生之果衆聖攸仰斷三界欲洞三
明智斯盛事也願疾證之陳那是時心悅王請
方欲證受无學聖果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
警誡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廣大心
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濟之願欲為善利
當廣傳說慈氏菩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
利甚大陳那菩薩敬受指誨奉以周旋於是覃
思沈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懼其文微辭約也乃
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
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

舉其大義綜其微言作因明論以導後進
自茲已後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林
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亦謂大安達羅國南印
度境
馱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
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荒野多邑居少氣序
溫暑人貌黧黑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
蕪已甚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學
大衆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
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
奠川通逕疏崖峙閣長廊步檐枕巖接岫
靈神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每
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罷安居日皆證羅漢以
神通力凌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
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豺狼或為猨狖驚
恐行人以故空荒闃無僧衆
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毗吠伽唐言清辯論師住阿
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
遠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內弘龍猛之學
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千有懷
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
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汝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
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為
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謁菩提樹者誓不
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
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
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

約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
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慈氏成佛
誰決我疑於觀自在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絶
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色身謂論師曰
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
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脩勝善願生覩史多
天於斯礼對尚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奪心不可
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馱那羯磔迦國城南山巖
執金剛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
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
何所願若此對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
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
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
壁當開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詎
知佛興執金剛神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
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咒芥子以擊
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萬衆觀覩忘返論師
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
警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
敢履戶謂是毒蛇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
六人從入論師顧謝時衆從容而入入之既已石
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
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南印度境珠利耶國周二千四
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土野空曠藪澤蕪
居戶寡少群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宄人
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頹毀粗有僧徒天祠
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城東南不遠有窣堵

性獷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有僧徒天祠
數十所多露形外道也城東南不遠有窣堵
波无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嘗於此處現大
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城西不遠
有故伽藍提婆𦬇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
𦬇聞此伽藍有嗢呾羅（唐言上）阿羅漢得六神通
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覩其風範既至伽藍投
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无
以為席乃聚落葉指令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
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
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
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
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爾所知宜
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
剖析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𦬇聖智之釋也豈
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然誠如來旨於是避
席禮謝深加敬嘆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
里至達羅毗荼國（南印度境）達羅毗荼國周六千餘
里國大都城號建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
壤稼穡豐盛多花果出寶物氣序溫暑風
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言文字少
異中印度伽藍一百餘所僧徒一万餘人並皆遵
學上座部法天祠八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
世數遊此國說法度人故无憂王於諸聖迹
皆建窣堵波建志補羅城者達磨波羅（唐言護法）𦬇本
生之城𦬇此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
弘遠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心慘悽對

弘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謁之夕憂心擽懐對
佛像前殷勤祈請至誠所感神負遠遁去此
數百里至山伽藍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
年疑其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懐指告因請出家
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推求迴迹乃知
菩薩神負遠遁王之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
學精勤令問風範語在前記城南不遠有大伽藍
國中聰叡同類萃止其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
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廣度人
天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
南行三千餘里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秣羅國南印度境秣羅
矩吒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田
舃鹵地利不滋海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
多黧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善逐
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少僧徒亦寡
天祠數百外道甚衆多露形之徒也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址尚在無
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東有窣堵波崇基
已陷覆鉢猶存無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
此說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標
建歲久彌神祈願或遂國南海濱有秣剌耶山
崇崖峻嶺洞谷深澗其中則有白檀香
樹栴檀你婆樹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
登高遠矚其有大蛇縈者於是知之猶其木
性涼冷故蛇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為記冬蟄
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
果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

性涼冷故虵盤也既望見已射箭為記冬蟄
之後方乃採伐羯布羅香樹松身異葉花
果斯別初採既濕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
析其中有香狀若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
香也秣剌耶山東有布呾落迦山山徑危險
巖谷敧傾山頂有池其水澄鏡流出大河
周流繞山二十匝入南海池側有石天宮觀
自在菩薩往來遊舍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
命厲水登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寡
矣而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或為
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從此山東
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伽羅國路聞諸土
俗曰從此入海東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
國唐言執子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廿三國

僧伽羅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　恭建那補羅國　摩訶剌侘國

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　摩臘婆國　阿吒釐國

契吒國

契吒國　伐臘毗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剌侘國

瞿折羅國　鄔闍衍那國　擲枳陀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鉢伐多國　阿點婆翅羅國　狼揭羅國

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出舊曰波斯）　臂多勢羅國

阿軬荼國　伐剌拏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国大都城周四十餘

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菓甚繁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国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温暑稼穡時播花菓甚繁人戶殷盛家産富饒其形卑黒其性獷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珎寳棲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娉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輿中心甘喪命時師子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菓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請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擔負母妹下趍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母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役寄邑人人謂之曰爾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携来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无所見追戀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来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残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致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群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万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命乃謂母曰飢寒已

尋復於墓其有擒彼師子除國患者當酬重
賞式旌茂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
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
可若是彼雖是畜猶謂父焉豈以艱辛而
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
此心何冀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眾
萬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
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怒乃剚
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刳腹
含苦而死王聞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
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
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凶
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
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
王言不貳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
國周給賞功女男各從一船隨波飄蕩其男
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
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殺其商主留其子女
如是繁息子孫眾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
築邑據有疆埸以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
功而為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剌斯西神鬼
所魅產育群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
子國人形貌卑黑方頤大顙情性獷烈安忍
鴆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人多勇健斯一
說也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
五百羅剎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竪二高幢
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

五百羅剎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
表吉凶之相有吉事吉幢動有凶事凶幢
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
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讌歡
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
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
務与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
洲時羅剎女望吉幢動便賫香花鼓奏音樂
相攜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剎女王
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彌歷歲時皆
生一子諸羅剎女情疏故人欲幽之鐵牢更
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
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
問曰誰相拘縶而此怨傷曰尒不知耶城中諸
女並是羅剎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
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
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
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
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
時天馬來告人曰尒輩各執我毛鬣不迴顧
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洲吉達鄉國
諸商人奉指告專一无貳執其髦鬣天馬乃
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剎女忽覺夫逃
遞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攜稚子凌虛往來知
諸商人將出海濱遂相召命飛行遠訪嘗
未踰時遇諸商侶悲喜俱至涕淚交流各掩
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
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

從所詣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
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
能忍幸願留顧相与還城高人之心未肯迴
慮諸羅剎女策說无功遂縱妖媚備行嬌
惑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
隨羅剎諸女更相拜賀与彼商人攜持而
去僧伽羅者智慧深固心无滯累得越大海
免斯危難時羅剎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
曰汝无智略為夫所棄既寡善能宜勿居
此時羅剎女王將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
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
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剎我乃是人人鬼異路
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剎女知
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紿其
父僧伽曰我是其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
生一子矣齎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
舟檝飄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
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詈
言不遜罵為羅剎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
遺羈旅進退无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
所言宜時即室居无何僧伽羅至父謂之曰
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剎女也
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
時羅剎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
曰羅剎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
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
伽羅曰恐為災禍斯既羅剎食唯血肉王
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

伽羅曰恐為灾禍斯既羅剎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寶渚召餘五百羅剎鬼女共至王宮以毒咒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遂至宮庭閱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矣於是國輔老臣群官宿將歷問明德推據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寶位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眾庶樂推尊立為王僧伽羅辭不獲免允執其中恭揖群官遂即王位於是除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侶在羅剎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也收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剎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誑王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神咒身奮武威諸羅剎女蹎墜退敗或逃隱孤嶋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牢救得商人多獲珍寶招募黎庶遷居寶渚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而為國號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後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

此王者所居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
生之事也僧伽羅國先時唯宗淫祀佛去世
後第一百年无憂王弟摩醯因陁羅捨離
欲愛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足步虛
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布遺教自茲已降
風俗淳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万餘人遵行
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
門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大乘習
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學兼二乘弘演三
藏僧徒乃戒行貞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
濟濟如也王宮側有佛牙精舍高數百尺瑩
以珠珎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曇
摩伽羅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晝夜遠望
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洗香水香末或濯或燔
務極珎奇式脩供養佛牙精舍側有小
精舍亦以衆寶而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
先王等身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
伺欲竊取而重門周檻衛守清切盜乃鑿通孔
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像漸高遠其盜
既不果求退而歎曰如來在昔脩菩薩行
起廣大心發弘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
愍四生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悋寶靜言於此
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是盜得
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之曰此寶乃先
王金佛像頂髻寶也尒從何獲來此鬻賣遂
擒以白王王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
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覦驗像猶俯首王覩
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

盜也王以為不誠命使覩驗像猶俯首王覩
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寶莊嚴像
髻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至於今王宮側建
大廚日營一万八千僧食食時既至僧徒持鉢
受饌既得食已各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
供養子孫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
亂未有定主乃廢斯業國濱海隅地産珍寶
王親祠祭神呈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
其福報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國東
南隅有駿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
來於此說駿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國南浮海數千里
至那羅稽羅洲洲人卑長餘三尺人身鳥喙
既無穀稼唯食椰子至那羅稽羅洲西浮海
數千里至孤嶋東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
面而坐以月愛珠以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
懸流滂霈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
飄浪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渇
乏者久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流水衆皆獲
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拯之於是即留停
遂經數日每月隱高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
未必為濟我曹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
照即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遂
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髻當見其
人說其始末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無
人居止唯神棲宅靜夜遥望光燭山水商人
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荼國北入
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羇旅

往之者多矣咸无所得自達羅毗荼國北入
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人結黨作害羇旅
行二千餘里至恭建那補羅國南印度境恭建那
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卅餘里土地
膏腴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
黧黑情性獷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
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數
百異道雜居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
餘人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
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飾以寶珍
盛以寶函每至齋日出置高座香花供養時
放光明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
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至齋日
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之所造也城北
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
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
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
二百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城東不遠
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三丈聞諸耆舊
曰此中有如來舍利或至齋日時燭靈光在
昔如來於此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群生城西
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
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此現大神通化度衆
生傍有伽藍唯餘基趾是彼羅漢之所建也
從此西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群盜凶殘行二千
四五百里至摩訶剌侘國南印度境摩訶剌侘國周
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
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

六千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
地沃壤稼穡殷盛氣序温暑風俗淳質其
形偉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或
陵辱殉命以讎窘急投分忘身以濟將復怨
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後爭鋒臨陣逐北
不殺已降兵將失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
激自死國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
酣醉一人摧鋒万夫挫銳遇人肆害國刑不
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飼暴象凡數百頭
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馳蹈踐前無堅敵其
王恃此人象輕陵隣國王剎帝利種也名補
羅稽舍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
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邇肅唯此
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甲兵及募召諸
國烈將躬往討伐猶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
俗也如彼人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
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
數異道甚多大城内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无憂王建也自餘石
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城南不
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石像靈鑒
潛被願求多果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
障重巒絕巘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
宇疏崖枕峯重閣層臺背巖向壑阿折羅
唐言所行 阿羅漢所建也羅漢西印度人也其母
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
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

既終覌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身羅漢遂來
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受入里乞食至母生
家女子持食來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
不祥羅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
懷生育之恩感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此伽
藍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高七
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綴蓋間相去
各三尺餘聞之耆舊曰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
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藥術之功考厥實錄未
詳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昔脩
菩薩之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祥入寂滅
之靈應巨細無遺備盡鐫鏤伽藍門外南北
左右各一石象聞之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
震動昔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千餘
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昌葉反）婆國（南印度境）跋
祿羯呫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
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稀踈煮海為鹽利海
為業氣序暑熱迴風飆起土俗澆薄人性詭
詐不知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
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餘所異
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里至摩臘婆國
（即南羅國南印度境也）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樓莫訶河東南土地膏腴稼穡
殷盛草木榮茂花果繁實特宜宿麦多食
餅麨人性善順大抵聰敏言辭雅亮學藝
優深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
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

優洛五印度境兩國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
北摩揭陀國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
邪正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万餘人習學小乘正量
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衆多是塗灰侶也國
記曰六十年前王号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機慧高
明才學贍敏愛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誕
靈洎乎沒齒貌无瞋色手不害生象馬飲水
漉而後飼恐傷水性也其仁慈如此在位五十
餘年野獸狎人舉國黎庶咸不殺害居宮之
側建立精舍窮諸工巧備書莊嚴中作七佛
世尊之像每歲恒設无遮大會招集四方僧
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道具或以七寶
珎奇〻〻世相承美業无替大城西北二十餘
里至婆羅門邑傍有陷坑秋夏淫滯彌淹
旬日雖納衆流而无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
波聞之耆舊曰昔者大慢婆羅門生身陷入
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知博物學
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微曆數玄文若視
諸掌風範清高令聞遐被王甚珎敬國人宗
重門人千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尊述
聖導凡先賢後哲无与我比彼大自在天婆
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皆風靡祖述其
道莫不圖形競脩祗敬我今德踰於彼名擅
於時不有所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栴檀刻作
大自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為
座四足凡有所至負以自隨其慢傲也如此時西
印度有比丘跋陀羅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
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无求

印度有比丘跋陀羅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
窮異論道風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
於物聞而嘆曰惜哉時无人矣令彼愚夫敢
行凶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以其宿心
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之敬然高其志強為
之禮遂設論座告婆羅門婆羅門聞而笑曰
彼何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數
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衣敷草而
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正法敷述邪宗
比丘清辯若流循環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
王乃謂曰久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
負當戮欲以鑪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乃
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王仁化遠洽
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行殘酷恕其不逮唯
所去就王令乘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
辱發憤歐血比丘聞已往慰之曰尒學苞空有
聲聞遐迩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名者何實
乎婆羅門憤恚深詈比丘謗毀大乘輕蔑先
聖言聲未靜地便坼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
自此西南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吒釐國南印度境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雖
備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菓稀少出胡椒樹樹
葉若蜀椒也出薰陸香樹樹葉若棠梨也氣
序熱多風埃人性澆薄貴財賤德文字語言
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
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

儀形法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
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從摩臘
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契吒國
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戶殷盛
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
產遂同其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此北行
千餘里至伐臘毗國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人
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積財百
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奇貨多聚其國
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
法天祠數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
故無憂王於佛所遊之跡皆樹旌表建窣堵波
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相間今
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國尸羅阿迭多
王之甥今羯若鞠闍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
壻号杜魯婆跋吒(唐云常叡)情性躁急智謀
淺近然而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
珍上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
貴之珍既以總施倍價酬贖貴德尚賢尊
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城不遠有大
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所建立德惠賢惠(慧堅慧イ)菩薩
之所遊止於中製論並盛流布自此西北行七
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阿難陀補羅
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廿餘里人戶殷
盛家室富饒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
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盛家室富饒无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
宜氣序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十異
道雜居從伐臘毗國西行五百餘里至蘇剌
侘國（西印度境）蘇剌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卅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產富饒
役屬伐臘毗國地土醎鹵花菓希少寒暑雖
均風飄不靜土俗澆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
邪正兼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
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國
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為業貿遷
有无去城不遠有郁鄯多山山頂伽藍房宇
廊廡多鑿崖嶺林樹鬱茂泉流交鏡聖賢
之所遊止靈仙之所集往從伐臘毗國北行千
八百餘里至瞿折羅國（西印度境）瞿折羅國周五
千餘里國大都城號毗羅摩羅周三十餘里土
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家產富饒多
事外道少信佛法伽藍一所僧徒百餘人習學
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天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剎
帝利種也年在弱冠智勇高遠深信佛法高
尚異能從此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鄔闍
衍那國（南印度境）鄔闍衍那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土宜風俗同蘇剌侘國居人殷盛
家室富饒伽藍數十所多以圮壞存者三
五僧徒三百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天
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
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无憂

祠數十異道雜居王婆羅門種也博覽
邪書不信正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无憂
王作地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陀國
南印度境擲枳陀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
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菽麥多花果氣序
調暢人性善順多信外道小敬佛法伽藍數
十少有僧徒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
種也篤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之士多集
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
國中印度境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卅餘里土宜風俗同鄔闍衍那國宗敬外
道不信佛法天祠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
門種也不甚敬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復
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信度大河
至信度國西印度境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
號毗苫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麥
出金銀鍮石宜牛羊橐駝騾畜之屬橐駝卑小
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
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
數鬪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藍數百
所僧徒万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抵懈怠性
行弊穢其有精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寂遠迹
山林夙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道
雜居王戍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法如來在昔
頻遊此國故无憂王於聖迹處建窣堵波數
十所烏波毱多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
所止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
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

所亡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堵
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信度河側千餘里陂澤
間有數百千戶於此宅居其性剛烈唯殺是
務牧牛自活无所係命若男若女无貴无賤剃
鬚髮服袈裟像類比丘而行俗事專執小乘非
斥大乘聞之耆舊曰昔此地民庶安忍但為殘時
有羅漢愍其顛墜為化彼故乘虛而來現大
神通示希有事令眾信受漸導言教諸人
敬悅願奉指誨羅漢知眾心順為授三歸息
其兇暴悉斷殺生剃髮染衣恭行法教年代
浸遠世易時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殄雖服
法衣嘗无戒善子孫奕世習以成俗從此東
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三部
盧國（西印度境）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役屬磔
迦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俗質直好學尚
德多事天神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圮壞少有
僧徒學无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祠
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飾以奇寶靈鑒
通神功潛被女樂遞奏明炬繼日香華供
養初无廢絕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
捨施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
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祠四周
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
鉢伐多國（北印度境）鉢伐多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廿餘里居人殷盛役屬磔迦國多旱稻
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急言含
鄙辭學藝深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

宜宿麥氣序調適風俗質直人性躁暴言
鄙辭學藝淵博邪正雜信伽藍十餘所僧徒
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
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昔慎那
弗呾羅(唐言最勝子)論師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
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爲
天火所燒摧殘荒圮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百
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阿點婆翅羅國周
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朅鱡濕伐羅周三十
餘里僻在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壯
麗多有珍寶近無君長統屬信度國地下濕
土斥鹵穢草荒茂疇壟少墾穀稼雖備菽
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飆勁烈宜牛羊橐騾畜之
駝
類人性暴急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
淳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多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所多是塗灰外道
之所居止城中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
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在昔如來頗遊此
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此聖迹
建六窣堵波從此西行減二千里至狼
揭羅國(西印度境)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
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号窣菟黎濕伐羅土
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點婆翅
羅国居人殷盛多諸珍寶臨大海濱入西女
國之路也無大君長據川自立不相稟命役
屬波剌斯國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
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
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

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乘
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其徒極衆
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壯麗塗灰外道之
所宗事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雖非印度之國路次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剌斯國周數萬里國大都城號蘇剌薩儻
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序亦異大概溫
也引水為田人戶富饒出金銀鍮石頗胝水
精奇珍異寶工織大錦細褐氍毹之類多善
馬橐駝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無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伎凡諸造作
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屍其形偉大齊
髮露頭衣皮褐服錦氎戶課賦稅人四銀錢
祠甚多提那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
三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法釋迦
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鶴秣城內城不廣
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
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國形貌語言稍有乖異
珍寶亦富饒也拂懍國西南海嶋有西女國
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貨附拂懍國故
拂懍國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
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
多勢羅國西印度境臂多勢羅國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無大君長役
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麥少花菓
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
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廿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
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

外郭周六十餘里居人衆家産富西北接拂
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
珎寶亦富饒也拂懍国西南海嶋有西女國
皆是女人略无男子多諸珎貨附拂懍國故
拂懍国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若産男皆不
舉也自阿點婆翅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臂
多勢羅國(西印度境)臂多勢羅国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无大君長役
屬信度国土地沙鹵寒風淒勁多宿麦少花果
而風俗獷暴語異中印度不好藝學然知淳
信伽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廿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十
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无憂
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明是如來昔作
仙人為国王所害之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
是昔大迦多衍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
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跡之處建窣
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里至阿
軬荼國(西印度境)阿軬荼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无大君長役屬信度國土宜
穀稼宿麦特豐花果少草木疏氣序風寒人
性獷烈言辭朴質不尚學業然於三寶守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二十二國

漕矩吒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　安呾羅縛國

闊悉多國　活國　瞢健國　阿利尼國

曷邏[羅イ]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呬摩呾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佉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漕矩吒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號鶴悉那周三十餘里或都鶴薩羅城城周三十餘里並堅峻險固也山川隱軫疇壟爽塏穀稼時播宿麥滋豐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宜鬱金香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溉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

出興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中涌
泉流派國人利之漑田也氣序寒烈霜雪繁
多人性輕躁情多詭詐好學藝多伎術聰而
不明日誦數万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衒
虛談少成事實雖祀百神敬崇三寶伽藍數
百所僧徒万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今王
淳信累葉承統務興勝福敏而好學无憂王
所建窣堵波十餘所天祠數十異道雜居計
多外道其徒極盛宗事䅚（鋤句反下同也）那天其神昔
迦畢試國阿路猱山徙居此國南界䅚那呬
羅山中作威作福為暴為惡信求者遂願輕
蔑者招殃故遠近宗仰上下祗懼隣國異俗
君臣僚庶每歲嘉辰不期而會或賫金銀奇
寶或以羊馬馴畜競興貢奉俱申誠素所以
金銀布地羊馬滿谷无敢覬覦唯修施奉宗
事外道克心苦行天神授其呪術外道遵行
多効治療疾病頗蒙痊愈從此北行五百餘
里至弗栗恃薩儻那國
弗栗恃薩儻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千餘
里國大都城号護苾那周二十餘里土宜風
俗同漕矩吒國語言有異氣序寒勁人性獷
烈王突厥種也深信三寶尚學遵德從此國
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

東北踰山涉川越迦畢試國邊城小邑凡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崇峻危
磴攲傾蹊徑盤迂崖岫迴互或入深谷或
上高巖盛夏合凍鑿氷而度行經三日方至
嶺上寒風淒烈積雪彌谷行旅經涉莫能佇
足飛隼翱翔不能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下
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特高其巔
无樹唯多石峯攢立叢倚森然若林又三日
行方得下嶺至安怛羅縛國
安怛羅縛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
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序寒烈風雪淒勁豐
稼穡宜花果人性獷暴俗无綱紀不知罪福
不尚習學唯脩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无
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嶺度諸城行
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
闊悉多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減千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无大君長役屬突厥山多川
狹風而且寒穀稼豐花果盛人性獷暴俗无
法度伽藍三所僧徒尠少從此西北踰山越
谷度諸城邑行三百余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大 城
國

活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余里大城
都周二十餘里无別君長役屬突厥土地平
坦穀稼時播草木榮茂花果具繁氣序和暢
風俗淳質人性躁烈衣服氈褐多信三寶少
事諸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乘
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南諸小國
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東入葱嶺葱嶺者
據贍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西
至活國東至烏鎩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
嶺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氷雪寒風勁烈多
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東
行百餘里至瞢健國
瞢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四百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无大
君長役屬突厥北至阿利尼國
阿利尼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帶縛蒭河兩崖周
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
大同活國東至曷邏胡國
曷邏胡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北臨縛蒭河周
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土宜風俗
大同活國從瞢健國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
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

川城行三百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千餘里
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
風俗大同菩健國但其人性暴惡有異北至
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邏國故地也東西二百餘里
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
瑟摩國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
餘里至呬摩呾邏國
呬摩呾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三千餘里
山川邐迤土地沃壤宜穀稼多宿麥百卉滋
茂衆果具繁氣序寒烈人性暴急不知罪福
形貌鄙陋擧措威儀衣氈皮褐頗同突厥其
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
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
舅姑俱喪角冠全棄其先強國王釋種也葱
嶺之西多見臣伏境隣突厥遂染其俗人為
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十數堅
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栗
瑟摩國從此行二百餘里至鉢鐸創那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
國大都城據山為固周六七里山川邐迤沙
石流漫土宜菽麥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
寒烈人性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

石礫瘠土宜蕎麦多蒲陶胡桃梨柰等果氣序
寒烈人性剛猛俗无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
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性淳質
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二百餘里至
淫薄健國
淫薄健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
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
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鉢鐸創那國但言
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
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
屈浪拏國覩貨邏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
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淫薄健國俗无法則人
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
氈褐有山巖中多出金精琢析其石然後得
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宗三寶
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
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侶人護謁庫）
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間覩貨邏國故地也
東西千五六百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
踰一里臨縛芻河盤紆曲折堆阜高下沙石
流漫寒風淒烈唯植麦豆少樹林乏花果多
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无禮義人性
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

出善馬馬形雖小而甚馳涉俗无禮義人性
獷暴形貌鄙陋衣服氈褐眼多碧綠異於諸
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馱多城國之都
也中有伽藍此国先王之所建立疏崖貫谷
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
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国王愛子嬰疾徒究
醫術有加无瘳王乃躬往天祠礼請求救時
彼祀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无他慮王
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
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
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来弟子所謂比
丘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嬰疾生死未
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愛子難濟王曰天神
謂其不死沙門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
信遲至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
猶曰不死疹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主而數
曰汝曹群居長惡妄行威福我子已死尚曰
當瘳此而謬惑孰不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
廟於是殺神主除神像投縛芻河迴駕而還
又遇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无明導
佇足邪塗澆弊雖久沿革在茲願能垂顧降
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葬子既已謂沙
門曰人世糺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疹問其去
留神而妄言當必痊差先蒙指告果无虛說

門曰人世糺紛生死流轉我子嬰疾罔其去
留神而妄言當必疾差先兼指告果無虛說
斯則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沙
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自爾之後佛
法方隆故伽藍中精舍為羅漢建也伽藍大
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銅圓蓋眾寶莊
嚴人有旋繞蓋亦隨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
聞諸耆舊曰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關
祕術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考厥衆議莫
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

尸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
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麥少穀稼林樹稀
疎花果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獷勇忍於殺戮
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
現世災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覩貨
邏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
至商彌國

商彌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
下穀稼備植菽麥彌豐多蒲萄出雌黃鑿崖
析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
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雹奮發氣序寒風
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狹伎能淺
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

薄文字同覩貨邏國語言別異多衣氈褐其
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
藍二所僧徒寡少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
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
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
間故寒風淒勁春夏飛雪晝夜飄風地鹹鹵
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
人止波謎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
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
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
黑味甚甘美潛居則鮫螭魚龍黿元反鼉鼉鼈
浮游乃鴛鴦鴻鴈駕鵝鷫鴇諸鳥大卵遺
棄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
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派一大流東北
至佉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
水皆東流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
金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險路無人
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
朅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
背徙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
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
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

穀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
墟城邑空曠俗无礼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
力亦驍勇容貌醜弊衣服氈褐文字語言大
同佉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
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今
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
已來多歷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呾
羅（唐言漢日天種）此國之先葱嶺中葱川也昔波刺
斯国王娶婦漢土迎婦至此時屬兵乱東西
路絶遂以王女置於孤峯峯極危峻梯崖
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静
欲趣婦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
命迎婦屬斯寇乱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
德感妖氣已静今將婦國王婦有娠顧此為
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諠譁
莫究其實時彼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
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
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婦必見誅留
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
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
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
王建宮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
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
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

子稱尊号服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
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卒在
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
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
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世母
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
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夏首飾方冠身衣胡
服後嗣陵夷見迫強國无憂王命世即其宮
中建窣堵波其王於後遷居宮東北隅以其
故宮為尊者童受論師建僧伽藍臺閣高廣
佛像威嚴尊者呾叉始羅國人也幼而穎悟
早離俗塵遊心典籍棲神玄旨日誦三万二
千言兼書三万二千字故能學冠時彥名高
當世立正法摧邪見高論清舉无難不酬五
印度國咸見推高其所製論凡數十部並盛
宣行莫不翫習即經部本師也當此之時東
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有童受号為
四日照世故此國王聞尊者盛德興兵動衆
伐呾叉始羅國脅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
仰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
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
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鬚髮
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大崖東北踰

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剎彘易衣大崖東北踰
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逋論反）穰舍羅（唐言福舍）蔥
嶺東岡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
冬夏積雪風寒飄勁疇壠舄鹵稼穡不滋既
無林樹唯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
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艱險聞諸耆
舊曰昔有賈客其徒萬餘橐駝數千齎貨逐
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朅盤陀國有大羅
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
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收諸珍寶集其所
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鄰國鬻戶邊城
以賑給往來故今行人商侶咸蒙周給從此
東下蔥嶺東岡登危嶺越洞谷谿徑險阻風
雪相繼行八百餘里出蔥嶺至烏鎩國
烏鎩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臨徙
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林樹鬱茂花果具
繁多出雜玉則有白玉黳玉青玉氣序和風
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剛獷多詭詐少廉恥文
字語言少同佉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
能崇信敬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
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
嗣無別君長役屬朅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
至大山山氣巃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

嗣无別君長役屬朅盤陀國城西二百餘里
至大山山氣巃嵸觸石興雲崖隒崢嶸將崩
未墜其巔窣堵波欝然奇製也聞諸土俗曰
數百年前山崖崩圮中有比丘瞑目而坐軀
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
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礼都人士子不召
而至焚香散花競修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
此偉也有比丘對曰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
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
有期限或言聞揵椎聲或言待日光照有茲
警察便從定起若无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
身遂无壞滅段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
灌注令得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俞
乎乃擊揵椎其聲纔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
久之乃曰尒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
曰我比丘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
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悵若
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
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久之乃起昇虛
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墜地王收其骨起
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佉
沙國舊謂疏勒者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訛也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
花果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㲲氍毹氣候和

佉沙國周五千餘里多沙磧少壤土稼穡殷盛
花果繁茂出細氈褐工織細㲲氍毹氣候和
暢風雨順序人性獷暴俗多詭詐礼義輕薄
學藝膚淺其俗生子押頭匾㔸容貌麤鄙文身
綠睛而其文字取則印度雖有刪訛頗存體
勢語言辭調異於諸國淳信佛法勤營福利
伽藍數百所僧徒万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
切有部不究其理多諷其文故誦通三藏及
毗婆沙者多矣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濟徙
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 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
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礫石彌漫臨帶
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柰其果寔繁時風寒
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
旦那國言語有異礼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
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
餘人習學大乘教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
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貌谿澗浚瀨飛
流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多運
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
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
巖岫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
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

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
佛法至處莫斯為盛也十万頌為部者凡有
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
谷行八百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結信可言乳即其之雅言也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谿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大半壤土隘
狹宜穀稼多衆果出氍毹細氈工紡績絁紬
又產白玉黳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
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伎能衆庶富樂編
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氈裘
多衣絁紬白氈儀形有體風則有紀文字憲
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
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
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
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无人毘
沙門天於此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呾叉始羅
國被抉目已无憂王怒譴輔佐遷其豪族出
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牧至此西界推舉酋
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
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
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
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
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

年長忿形辞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
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
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
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
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
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
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
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
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
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
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
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
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門天神所
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
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
養育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
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
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奕世相承傳國君臨不
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
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號王城南十餘里有
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建
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彌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
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
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
曰尒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来弟子
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讃佛教建伽藍召僧
衆王曰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棲勤
苦奉教曰如来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
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
羈纒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云大
聖為我現形若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弘
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
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
揵椎扣擊召集王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
何所羅漢曰王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礼請
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揵椎因即誠信弘
揚佛教王城西南二十餘里至瞿室𩜁伽山
唐言牛角山峯兩起巖隒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
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来曾至此處為諸
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
法遵習大乘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
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无替
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
黑蜂群飛毒螫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王
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

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
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
臣被譴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
遥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
藍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夷城中有佛坐
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嶷然首戴寶冠
光明時照聞諸土俗曰本在迦濕弥羅國請
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弥弟子臨命終時求
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國有此
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弥啖已願生其
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懾遐迩
遂踰雪山伐迦濕弥羅國迦濕弥羅國王整
集戎馬欲禦邊寇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
我能退之尋為瞿薩旦那王說諸法要王初
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先身沙弥時
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与迦濕弥
羅王謝咎交歡釋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
養佛像隨軍礼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
伽藍式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
先王所施也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
路中有堆阜並鼠壤墳也聞之土俗曰此
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群
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為從昔者匈奴

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群
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群鼠為從昔者匈奴
王率數十万衆寇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將
瞿薩旦那王率數万兵恐兵力不敵素知磧
中鼠奇而未神也洎乎寇至無所求救君臣
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冀其有
靈小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
敬欲相助願早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
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
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
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
厥帶系鼠皆齧斷兵寇既臨面縛受戮於是
殺其將虜其兵匈奴震懾以為神靈所祐也
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奕世尊敬
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脩祀祭
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
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
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逢災變王城西五六
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
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
山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
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有一沙
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

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
躬往觀察旣覩聖賢乃心祗敬欽風不已請
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有所仔幽林藪
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
深加崇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
止其中頃之王城感獲舍利數百粒甚為慶悅
竊自念曰舍利來應何其晚歟早得置之窣
堵波下豈非勝迹尋詣伽藍具白沙門羅漢
曰王无憂也今為置之宜以金銀銅鐵大石
函等以次周盛王命匠人不日功成載諸寶
輿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宮導從庶僚百
觀送舍利者動以万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
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
安函其功斯畢扵是下窣堵波无所傾損觀
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彌篤敬法之志
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
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扵掌內
衆生无動靜之想演法性扵常音衆生有隨
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恵絕言其靈已隱
其教猶傳餐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
賴其福勉哉凡百宜深崇敬佛法幽深扵是
明矣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
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蠶桑聞東國有

明矣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
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蠶聞東國有
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勅關防
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
求婚東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
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尒致辭東國君女
我國素无絲綿桑蠶之種也可以持來自為
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
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
驗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
儀礼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
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
以雜葉飼之自時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
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敢有
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
桑恚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殺竊
有取絲者來年輒不宜蠶王城東南百餘里
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
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
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
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譴何重也羅漢曰大
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
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
女淩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无從所以河水

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
女淩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无從所以河水
絶流農人失利王於国内選一貴臣配我為夫
水流如昔王曰敬聞任所欲耳龍遂目悅
國之大臣王既迴駕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
鎮農務者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絶食則
死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對曰久
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未遇其時今而
預選敢塞深責苟利万姓何悋一臣臣者國
之佐人者國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脩
福建僧伽藍王允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請
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餞其臣乃
衣素服乘白馬与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
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麾鞭畫水水為中開
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鼓封
一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遺細微謬參神
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鼓懸城東南
若有寇至鼓先聲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歲
月浸遠龍鼓久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
伽藍荒圮無僧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
數十頃地絶無蘖草其土赤黑聞諸耆舊
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伐此
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万東禦

戰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伐此
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戎馬數十万衆東禦
寇敵至於此地兩軍相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
乘勝殘殺虜其王殺其將誅戮士卒无復
孑遺流血染地其迹斯在戰地東行三十餘
里至媲摩城有彫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
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
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土俗曰此像
昔佛在世憍賞彌國鄔陀衍那王所作也
佛去世後自彼淩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
初此城人安樂富饒深著邪見而不珍敬傳
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礼拜此像國人
驚駭異其容服乃馳以白王王乃下令宜以沙土
坌此異人時阿羅漢身蒙沙土餬口絕糧時
有一人心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礼此像及見
羅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從後七
日當雨沙土填滿此城略无遺類介宜知之早
圖出計猶其坌我獲斯殃耳語已便去忽
然不見其人入城具告親故或有聞者莫不
嗤笑至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
寶滿衢路人更詈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
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宵分之後雨沙
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
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

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媲摩城
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
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落
迦城為大堆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
取其寶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
道路迷失媲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
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中澤地熱濕難以
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
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
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
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
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者聚遺骸以記之
乏水草多熱風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
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怳然不知所
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
里至覩貨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
此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䭾那故國即涅末
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從此東北行千
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
考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
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
所遊至略書梗概舉其見聞記諸慕化斯
固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
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萬里
者哉記贊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
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
[illegible]

者哉讚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遐運
神道遍通晝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
識晝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絕示寂而無寂
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動
靈感緣垂迹銅種剎利紹微釋迦鍱城中之尊
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御法界擒玉
豪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萬物雖出希
夷之外將流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
振音辯於群有八萬門之遙別十二部之綜
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鶩福林風軌之所
敷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天人之義備
矣然後息動寂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
之境莫繼乎有待遐遂乎無物尊者迦葉妙
選應真將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總其源流
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在越
自降生洎乎潛化聖迹千變神端萬殊不書
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彌新備存經誥詳著記傳
然尚群言紛糺異議乎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
此指事之實歸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
至理沖邈研覈奧旨文關如焉是以前修令德
繼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彥繼武欽範之文大
義鬱而未彰微言闕而無闡法教流漸多歷
年所始自炎漢迄于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
暉玄道未攄真宗猶昧遐聖教之行藏固王
化之由致我大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孝聖
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為大
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
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閟於萬里之外神道無
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
師普流[illegible]

方聖教有寄待緣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
師者疏於清流於雷澤流洪源於嬀川體
上德之禎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
葺行福樹曩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閑居
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
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郊
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髦彥
遍效請益之勤冠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
側聞餘論考厥衆謀競黨專門之義俱嬰
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
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
遵路杖錫遐征資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
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淩山雪山之險驟移
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俞大化於異
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
奧旨則博問高才启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
體道聞所未聞得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
法門之匠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
蘊三冬聲馳萬里印度學人咸仰盛德既曰
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號木叉提婆唐言解脫天
大乘法衆號摩訶耶那提婆唐言大乘天斯乃高其
德傳徽號敬其人而議嘉名至若五將奧義
三請微言探究源流妙窮枝葉優照慧悟怡
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
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
覽山川能偏遊邑出苐城而入鹿苑遊杖林
而憩雞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
生故基與川原而膴膴潛靈餘址對郊阜而滄
睹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麦秀

生故其谷與川原而膴膴宿靈餘址對苑阜而遲
遲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嘆匪唯麦秀
悲殷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
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説歲月遄邁
寒暑屢遷有懷樂土言返迹請得如來肉
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
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
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
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
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
檀寫真容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
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降履寶階像銀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峰山説
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三尺五寸
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
行化像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
十二部上座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
律論一十五部三彌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
彌沙塞部經律論二十二部迦葉臂耶部
經律論一十七部法密部經律論四十二部説
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七部因論卅六部聲論
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
將弘至教越踐畏途薄言旋軫載馳歸駕出
舍衛之故國背伽耶之舊郊踰葱嶺之危隆
越沙磧之險路十九年春正月達于京邑謁
帝雒陽肅承明詔載令宣譯爰召學人共成
勝業法雲再蔭慧日重明黃圖流鷲山之化
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爲盛矣法師

勝葉法雲弄薩慧日重明黃面流鷲山之化
赤縣演龍宮之教像運之興斯為盛矣法師
妙窮梵學式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
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元譯務
存陶冶取正典謨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
紳先生動色相趍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
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
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
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
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仲玄義資感德若其
裁以筆削調以宮商實所未安誠非讜論傳
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
則艷質甚則野讜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
大過矣始可与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
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言
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袪
蒙滯將存利喜違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
章法王之至誠也縉素僉曰俞乎斯言讜矣
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
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
孔門文學嘗不能措一辭焉法師之譯經亦
猶是也非如童壽逍遙之集文任生肇融叡
之筆況乎園方為圓之世斲彫從朴之時其
可增損聖旨綺藻經文者歟辭擬遠兼輕舉
之徵少壞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草服爲
大惣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雅遇近
石朽木雖欣輦入法流暗骨不潤徒饒食而
終日誠面墻而弄歲輩藉時來屬斯善會肩
鷦雀之資蔚鷃鴒之末受命庸才撰斯方志

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徒飽食而
終日誠面墻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
燕雀之資廁鵷鴻之末爰命庸才撰斯方志
學非博古文無麗藻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恭
承志記論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
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有刊落昔司
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大史公書仍父子継
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
思繁文重義蓋不暇也其況下愚之智而能詳
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
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
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
略書梗概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
之士乃非所詳記然佛以神通接物靈化垂
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
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
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埸迴互
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
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
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
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極十二年秋
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
規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化懷荒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
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
想千載如目擊覽万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
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壽霑覆殊俗來往淳風
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
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
墟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疆場迴互
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
國末略指封域書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
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
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皇極二十年秋
七月絕筆殺青文成油素塵黷聖鑒詎稱天
規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
聞博望之功鷲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囿
想千載如目擊覽萬里若躬遊夐古之所不
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壽覆殊俗來往淳風
遐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頒左史
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